

550

KARL BORDERS 著

盧 逢 清 譯

蘇俄的農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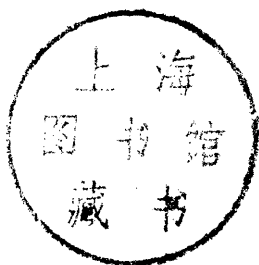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196B



中華學藝社圖書館

書 碼 630.947/700 到館日期

登記號碼 2028 備 註

中華學藝社清點組

清點證

圖字第 023674 號
類別

1954年

KARL BORDENS
盧逢清 著

蘇俄的農民生活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蘇俄的農民生活

緒言

沒有充分的自信，我想沒有人這樣輕率，敢在能力洪厚的出版界和讀之不盡書籍山積的美國社會裏，去印行這樣的一本小書。是以讓我說一點關於我在蘇俄的遊記。

自革命以來，我在俄羅斯已三年了，起初於一九二二年在朋友教宗救濟會裏充當工作人員，自一九二五年以降，則再在俄羅斯改造農場工作。我學習一種與俄羅斯相似的語言，而使我無論到什麼我所想到的地方，都有了了解各地語言的能力。我全部的時間，幾乎都直接消費於鄉間，在那裏在我日常工作的期

間內常與農民接近。我在窩爾葛河下游(Lower Volga)的薩麻拉郡(Samara Gubernia)羈留九閱月之久，我在那裏的職份是：往還游歷於這幾十個鄉村之中。我曾一次在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出產五穀和葡萄的地方開辦幾所政府農場的美國組織充當職員中的一份子歷一年之久，在這農場的所在地，我曾去參與精密調查這一州的工作。以後，我到北莫斯科的威爾郡(Tver Gubernia)參觀農業公營社的計畫，和列寧格勒森林不多一帶的鄉村。

我有充份了解俄文的能力，和大都依賴晚近的雜誌和報紙爲普通統計和消息的材料。這種消息的來源常是最新鮮的，同時，牠復有曾經演講者和著作家傳述過的好處，他們站在局內人優勝的地位，而尋覓各部的缺點而批評之，這一點對於找尋整個情形公正的考察的外國人，是很有價值的。這本書是在列寧格勒所完成的，在那裏我在一所大圖書館裏埋頭研究，關於鄉村各方面的工

作，備受地方各部熱忱的接待。

像這樣一個漫無界限的題目的工作，在這本篇幅有限的小書內，祇能根據一般人的願望，把蘇維埃統治下十年來俄羅斯各方面主要的鄉村生活，一目了然的梗概寫給大家知道，這一點是可以告無罪於天下的。想把像這個龐大無比的國家的散居各地，社會構造沒有一點是相同的一種形式的鄉村混合的模型繪出來，不是一件簡易的工作。我虛心接收無論任何關於鄉村各種我所耳聞的故事。只在前一星期，我在列寧格勒晚報看見下面一段的新聞：有一班探險家，曾發現一所幽閉於西伯利亞深林中的居留地，有一千五百的人民，他們與外界斷絕是這樣久，他們連大戰的發生，都不知道。他們沒有聽見革命這一回事，仍然以為俄皇在統治一切。祇有兩處居留地的人民認識字的。在這種的地方，無論什麼事故都會發生的。但是去下一個普通的結論，是另外的一樁事。

在這整個的研究之中，我極公正的使我的記載不背於事實，祇在末了那一章內，加以結論和意見。

我特別感謝俄羅斯改造農場，因為借用調查亞爾干日爾斯古州 (Archangelskoe county) 的材料，在這次調查，我也擔任一部份的工作；和允許我借用農場各種的文札。同時也感謝韓納畢加林 (Hannah Pickering) 的幫助，她是農場中的統計師，在那裏做探討的工作已一年了，自由借用她所搜集的材料，尤其是關於機械犁和公營農業的研究的。各部我曾拜訪過的職員和其他各個的農民，在我搜羅材料的時候，都會盡力幫我的忙。

卡爾包爾達斯 (Karl Borders) 於列寧格勒，三月一日，一九二七年。

蘇俄的農民生活目錄

第一章 已往的陳跡……………一

第二章 鄉村與鄉民……………一六

一個歐亞東南草原的鄉村……………一六

家庭內的設備……………二七

家庭的衣櫥……………三四

用膳的時候……………三九

牛房……………四二

南部和北部……………四七

交通.....四九

第三章 土地.....五三

承襲的產業.....五三

蘇維埃的計畫.....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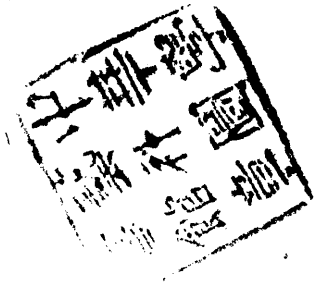
田間.....六九

折衷的土地法律.....七六

古辣克(Kulak).....八四

第四章 機械犁和公營農業.....九〇

農業共產會(The Commune).....九〇



農業共濟會 (*Artels*) 九四

新經濟政策下的公營制 九七

機械犁 一〇四

蘇和斯 (*Sovkhoz*) 一一一

第五章 政府教育和對於農業的援助 一二九

農業學校 一二九

亞金郎 (*Agranoms*) 一三三

農業文學 一三七

借貸信用 一三五

殖民 一五六

第六章 鄉村貿易 一四四

市場 一四五

消費合作社 一四八

農業合作社 一五四

政府—收買五穀者 一五八

第七章 政治 一六七

鄉村議會 (*The Village Mir*) 一六七

蘇維埃的組織 一七〇

鄉村選舉 一七三

工作中的蘇維埃 一八〇
 工作中的共產黨黨員 一八三
 賦稅 一九四
 農民所想的是什麼？ 二〇五

第八章 社會和文化的活動 二〇九

教堂 二一〇
 那洛尼洞 (Narodni Dom) 二二三
 鄉村的少年 二二三
 『小而紅的校舍』 二四三
 鄉村的醫士 二五五

第九章 斯麥加(Smichka).....二六五

第十章 結論.....二八三

蘇俄的農民生活

KARL BORDERS 著

盧 逢 清 譯

第一章 已往的陳述

蘇俄是一個純粹農業的國家，現雖盡力採行工業政策，可是在最近的許多年中，她仍會保持着固有的情況。她的居鄉人口有百份之八十是住在鄉村的。已屆工作年齡的蘇聯人民，以耕爲業者，約占百份之七十五。

是以近日的『農民問題』，無疑義的，甚至於在今日成爲恐佈的共產黨休戚相關的要點；無怪乎近代以農爲生的一大部份的民衆，很堅決的要求與以土

地的增加，這種趨勢遂決定國家的政策和預備下革命進展的道路。

這個研究的目的：是去敘述十年來蘇維埃統治下的俄羅斯近日鄉村的生
活；估計其政績，和報告其志趣。但是對於她——鄉村——的背景，由這種背景浸
潤而產生的牠，若沒有些少已往的認識，沒有人能明瞭現在蘇俄的鄉村。須
知道過去的背景雖相類，可是牠的前途是極不相同的。在美國的我們，常會想
像農民自古以來都很自由的：他們由叢林裏開闢他們的新土地，或不受拘束的
用他們的犁耙開墾平原。但是腦子裏有這種想像，便很難使我們對於這些奴隸
的子孫——俄羅斯的農民——充分了解。

欲充分了解這種情形，特引用一小段歷史以資參考。

根據十一世紀前的編年錄的記載，有基弗（Kiev）的以商爲業的皇子，因
販賣皮革和奴隸而著名。君士但丁的富人若欲得一個好的奴僕，必到俄羅斯販

賈奴隸商人處求之。但是到十二世紀的時候，俄羅斯的貴族或商人開始購買大段的土地，他們的奴隸遂留爲家用以耕種土地，奴隸的數目也逐漸增加，這是他們多由鄰近的王侯處掠奪而來的。最初俄羅斯的法律，有耕種土地的奴隸爲地主所有品的規定，這是很重要的。這種概念的推論，遂根深蒂固的盤據着農民的腦海。幾世紀來，農民常對他的主人說：『我們是屬於你的，但是土地是我們的。』

一直到十六世紀的末葉，農民是被人視爲有可隨意由某地遷往他處的自由。家奴仍然被人視爲真正的奴隸，如其他的動產一樣，可以隨便賣買。事實上，雖在這個時期極久之前，農民或因負主人的債務，或受公開的傳束，大部份都變成土地的附屬品了。結果，除了私逃或被強有力的地主侵入附近的弱鄰，把他們架去之外，就沒有解放方法。這種的遷變，當然是要與家庭和家族

分離。這不過是更換一個主人罷了，而不是得着真正的自由。

這種農僕的實在情形，是在一六二八年當大規模戶口財產調查完成之後，被國家認為合法的，這是在合衆國民的始祖爲他們自己在美洲奮鬥而得着一所自由的區域的時候。文字的記載告訴我們說，那農民仍要留處從前固有的地位。他們是地主的財產，地主祇負有向他們征收稅賦的責任。從前家奴和農僕的區別，總而言之，他們現在已合而爲一，遂成一大羣的農奴了。他們都是一樣的，可以憑着主人的意旨，隨便賣買和送給他人。這種奴隸的情形，在五十年後，因大彼得需要大幫的勞工以建築公共的場所，如興建彼得堡，和他的熱忱搜求國中各階級正確的記載，遂變本加厲。在大加索林（*Catherine the Great*）執政的時候——這個時期是由一七六二年始——這種制度，發達到最高的程度。這個龐大的干涉者，在西歐洲自由空氣中，居然擴大奴隸制度的範圍，

和大事擴大農奴主人的統治權，一直到俄帝國滅亡爲止。她本人在她統治的時期之內，曾將八十萬國家土地內的半自由的農民贈給她的心愛的人們。

還不到一百年之後，在一八三六年，就是在林肯宣言解放黑奴的時候，在

亞力山大第二統治之下，這才俄羅斯的農奴，全行解放。根據吳禮斯 (Holtzner) 所著的俄羅斯四七三頁上說，奴隸制度的發達，可在下表內窺其大概：

全國人口	六〇，九〇九，三〇九
國家的農民	二三，一三八，一九一
在地主的土地耕種的農民	二三，〇〇二，三九〇
在皇族的土地等耕種的農民	三，三二六，〇八四

換而言之，全國三份二以上的人口，是處於各種爲法律所許可的奴隸地位，和在最少數人指揮之下過他們的生活。這屬於私人所有的二十三米零

(Million)的農民，是十萬有產者的財產。其中最大的數目，是在富有貴族的土地上耕種。現再引用吳禮斯的話以證明之：有一個貴族，是撒勒密太夫 (Sheremetief)公爵，他私有十五萬以上的男農奴，或說三十一萬以上的男女奴隸。

以上簡單的序述，我們已將二百五十年來的最普遍公開奴隸的形式，——這種形式的勢力，一直伸張到今日，——略略說過。這種的故事，不是全是不快聽聞的。雖然在這二世紀半我們為法律所許可的奴隸制度的歷史之中，有時我們也可找出有些主人是真實的注視他們的農民的利益，和很深切的了解他們的感覺，但是法律本身有一項的規定，『主人可命其農奴做任何的工作，可由他們處征收稅捐，和令其服役；祇有一種的限制，這就是主人不能破壞法定的日數，這幾日是給與農奴做自己的工作的。』又說，『干犯各種抵觸主人，或其

他屬於主人裁判權勢力之下的人們的罪，主人可處以肉體的責罰，但不得過四十鞭——這種鞭是用赤楊做的——，或用手杖打十五下。』更有甚者，他可送任何不服從的農奴到軍營中去，或把他們遣送到西伯利亞，這種無期限的懲罰，是比鞭打更可怕的。這種法律所規定的刑罰，主人儘可盡量行使，甚至於有超出法定之外者，這是有許多歷史和文學上的各種事實可資考證的。時至今日，這種不人道的遺留，仍不能消滅干淨呢。

不過數月之前，當我與一位鄰鄉的農民騎馬經過列寧格勒省鄉村的地方的時候，他指着一塊從前農民見而生畏的地主的土地說，由一個塔頂，這個塔現仍矗立園內，他——地主——常用望遠鏡而監視田中的工人，日晚，將怠工者的姓名，告訴監工者去責罰他們。壯夫手執赤楊的鞭，在牛房旁邊守候，有許多的農民因背受傷過重，致流血不止不能步行而被負回家哩。我的同伴告訴我，他

的祖父怎樣的被這個地主的監工鞭打而死的情形。有一天他得病不能去報告做工。監督者命取鞭，以四個農民按其手足，舉鞭親笞之。次日，監工往視之，他發覺祖父已死了。他似理不理地看死者一眼，兇惡的說：『算了罷，他一定是因病而死的。』

這就算這樁事的結束。沒有可疑的，這是很不幸的，他的不人道的行爲，遂使其主人喪失一個農奴。但是這種損失，與死了一隻牛是毫無分別的。

現再援引一個其他的事實來說說，我曾住在北高加索一所叫做栢勒錫加 (Plakseika) 農場很久，因為紀念可恐怖的暴虐，所以這個地方叫做『悲慟之地』，這個主人曾用暴虐的手段，驅使他的農奴，去開掘一條橫貫過他的土地的水道。地方的傳說告訴我們，說有數十條的生命在這種工作之中，怎樣的被鞭打和受飢挨寒而致死。

在俄羅斯各處的地方，這種事故的發生，何止千萬端，無疑的，雖然是這種富於忍耐性的農民，也連一接二很具決心的蜂起反抗這種主人，焚燬他們的房屋，常立刻把他們屠殺。在加索林（Catherine）當國的時候，甚至於像口是心非名聞遐邇的浦格齊夫（Pugachev）這一類的人，也會糾合幾千的農民，去劫掠地主，這種地主本身是已被豁免國家強迫的服役，但是他們的農奴是仍受重重的結束，這種事情是不足為奇的。所可異者，縱火和屠殺是很少見諸事實的。

但是奴隸的解放，雖被視為是一種重大的改革，可是牠對於農民的情境沒有什麼重大的改進。他雖得着公民的權利和責任的自由，但是沒有充足的土地，同時却負交納極重的租金和賦稅的責任。不能照着他們的慾願自由的去領取土地，這種現象是他們百思莫得其解的。解放奴隸的命令內有，農民可保留

那種從前撥歸鄉村農業共產會(Commune)的土地。因為鄉村對於這種土地，是要因由政府借款的幫助而完納租金於地主，或由地主主要購買而來的。這種辦法，對於地主可算是一種恩惠，因為有好些的地主，在歐洲各首都消磨他們大部份的光陰，揮金如土，遂逐漸入於貧困之境。他們的土地，大部份變成抵押品了。這種新好的辦法，給他們以需用的現款，同時復減輕周顧他們農奴的必要。在第二方面，農民所領受的，是小而又小的，是土地中最不肥美的部份。從前地主對於他們的重視是與牲口一樣的，現在他不過是一依人作嫁的租借土地者，是以他的景況，更不如前了。他自己的土地是不足以供給自己和完納租金和賦稅的，是以他不得不替地主工作，而期得額外的傭金，或令其妻子，在冬日到城市的工廠去工作。除此之外，還有地方土地官吏者，他們是代政府收斂賦稅和管理土地的各種問題，不久也被農民痛恨刺骨，像他們痛恨地主一樣。

農民問題和農村組織，由最初在俄羅斯革命活動的時期起，已成爲報章上和辯難間最通行的題目。但是在一八七四年，當「到民間去」運動勃興的時候，青年熱心家在鄉間去唱自由思想和政治熱忱的高調的時候，他們大受打擊，發覺他們的論調沒有人肯加以注意，有時他們反被他們欲加以援助的人民送將官裏去。但是農民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麼。他的需要是很簡單和具體的——就是土地，自由，廢除苛捐雜稅。但是這種最低限度的慾望，在農民中一直等到一九〇五年，經過慘切的日俄爭戰，他們始覺得切身之痛而覺悟起來，然後始能明白白白的把牠表現出來。農民的暴動，遍布全國。他們肆意開採森林，焚燬牛房，更有許多農民抗不交納租金和賦稅。這種運動最後的結果，遂有農民協會的組織，其最大的要求，就是「耕者有其田」。

農民中有三所主要的機關，對於這種意義的結合有相當的貢獻，和供給

表現自我的經驗，有了牠始得完成有統系和聯合的需求。這三個主要機關中之二是，古代鄉村密爾(Mir)或稱議會和合作運動，在下文將把牠詳說一番。第三是多少帶有例外性質的設立，叫做辛斯提塢(Zemstvo)，是在解放命令頒布以後所產生的。牠不是一個完全自治政府的形式，因為有好些中央威權的行使，內包括警察的調遣和賦稅的收征，仍繼續着與新機關并駕行使其職權。這也是應加注意的，地方選舉的規定，是按財產之有無爲斷，地主那方面，雖沒有外來的壓迫，他們仍操經濟上的優越，是以農民永沒有被選的機會，其結果，城市中第三者往往當選。辛斯提塢的責任中最主要的部份，內包括地方實際的工作，如建築和修理道路和橋梁，興辦醫院和學校，和後來對於農業上的幫助，如辦試驗區，和建築安放發售的農業機器的貨倉。是以農民至少得認識代表政府的可能，遂種下一九一七年事變的種子。

假定我們所舉的農民革命的背景，已足以證明那農民革命不是偶然而發生的，牠是在一個不可容忍和避免的情境之下而產生的。歐洲大戰，由窮僻的鄉村，召合幾百萬這種含辛茹苦的農民，飢寒交迫把他趕到前方去送死，他們對於這場戰爭本表深惡，而其致戰之原因，更爲不明。七米零以上的農民，暴骨於加里細亞(Galicia)或德意志的戰場之上，或因殘廢而護送回里。其餘的，都已筋疲力盡，精神不濟，在步來斯德里多夫斯克(Brest-Litovsk)極久之前都把兵甲棄掉，跑歸鄉井去了。約翰立茲(John Reeds)所著的十日記事(Ten Days)內說，『無論什麼事，畢意是要依賴農民的，……農民的多數黨的黨羽，比較是很少的；是以永久的俄羅斯實業工人的專政，是不可能的。』但後來，農民議會加入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和合力修正土地取用的程序，當時土地取用的手續，在俄羅斯國內各部份，不根據着法律和命令擅自執行，

已開始很久了。

但是富於忍耐性的農民的痛苦，是仍未消除的。在那裏，接連着便有三年的內爭，外國的干涉，和封鎖的政策，遂使出產受莫大的損失和壅滯。紅軍和白軍來往穿插於鄉中，隨意擄取民間的牲口和米麥。古力拉的強盜，掠奪和殘殺紅俄和白俄各半。得外人金錢的幫助，他們離開西伯利亞，溯黑海而上，擾亂沿西方低濕的古爾則斯 (Kolchaks)，蘭蓋爾斯 (Wrangels)，定日金斯 (Denikins) 等處。美國與太不列顛人圖飽私慾，占領亞爾干日爾 (Archangel)。同時，當城市絕糧的當兒，所有的糧草都送到紅軍手裏。農時的農民，也要出來守禦，以防敵人偷襲戰線。當蘇俄疆域縮小到由莫斯科至列寧格勒一小片的時候，軍事的佳兆漸漸開始，漸漸把四面環攻的敵人趕走。但是不待到一九二〇年告終的時候，已得着最後的勝利。凡此種種，天公像有意完全毀滅

這個風雨飄零的俄國，旱災和饑饉的侵襲，荒蕪的土地，賦稅的征收，雖在今日也沒有這種駭人聽聞的稅率，他們的幸福，則已剝削的不留分毫了。若使忘記已往的事跡，則不能公正的推估現在鄉村的情形，和也不要等到一九二三年，國家始能真正的從事建設的重大的工作了。

第二章 鄉村與鄉民

欲澈底了解俄羅斯鄉村的情形，首先必須摒除了我們腦筋中的以美國的意義來解釋這個名詞的觀念。俄羅斯的農民在星期六日下午是不到城市去的。他們很少居留在城市的，當土地需人料理的時候，他們就要回到鄉村裏去了。鄉村這個名辭是沒有人口的限制的。我知道有一個人口的稠密竟達於一萬人的鄉村——有我們的大城市中自誇為大白道 (*Great White Ways*) 這樣大——這樞鄉村是真正的農業社會，牠的大部份的人口是以農為生的。雖在登記在俄國的統計上的人口中心的地方，被列為市鎮或城市者，牠的人口，實際上有一大部

份是業農的，因為這種分類是根據行政上的功用，不是根據居民的職業而定的。鄉村是用保斯毓洛克 (P. syolok)，打李拿 (derevnya) 和蘇羅 (Selo) 這三個名辭而別其大小的。有十家的村落，亦可列入第一種的；最末了的那一種，我已說過，是有相當人口的中心點，數哩不絕，閭廬相望，沿一條闊大而塵土飛揚的大路而居，或聚居於川澤的兩岸，蘇羅的最容易辨別的地方，事實上是在於牠有教堂一所，而打李拿則沒有的。

着手研究這種學問，讀者也應小心翼翼地不要相信對於俄國一般普通的見解。我們應知道，那龐大的蘇聯是七個共和國和無算的不同種族的獨立邦組織而成的，占據地球上六份之一的土地。這個碩大無朋的領土，由大西洋冰雪封鎖北極的凜泥地，一直伸張到特蘭斯高加索 (Trans-Caucasus) 的半熱帶的巨域，其位置適在西歐羅巴洲和蒙古之間，在她的境界之內，包括不下四十種

不同的種族和更複雜的語言。她附屬的民族，有吉兒吉斯 (*Kirghiz*) 亞洲北平原的游牧民族，拉別林打 (*Lapländers*)，和受過文明洗禮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的居民。是以對於俄國任何的褒或貶的言論，我們應小心考察一番，因為兩方面也許都有有價值的真理的。我個人有一點關於在北方的列寧格勒政府的鄉村，在中窩耳葛河 (*Volga*) 的薩麻拉 (*Samarra*) 政府，和最近才安居下的和在北高加索農業發達的地方的學識。經過這幾處地方，若畫一條新月形的線而畫分最主要的農業區域，將會給我們以一目了然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這中心點和聯合最大的部份的鄉村生活。

一個歐亞東南草原的鄉村

外表上，經過幾世紀的歷程，這個鄉村也許有些少的更變了。吳禮斯

(Wallace) 的鄉村生活和風俗的研究 (*Study of Life and Customs in the village*) 一書，是在一八七五年所著的。這本書是在六年之中，對於俄人各方面的生活，經過一度極親切的接觸而成的。關於牠的內容和取材，雖在今日，牠仍有極大的價值的。鄉村有兩種的形式，是以牠所用建築的材料和形式而定的。北方有森林區域的鄉村，房屋當然是用木頭所建築的，牠的位置，多在明媚的湖邊，或在田野山林之間有水泉的地方。在東南沒有森林的龐大的平原，平常的農夫用不起木料，他們的房屋是以日光所曝乾的以泥和乾草所做的大磚頭所蓋的。欲知這兩種建築的分別，祇須先去看南方鄉村的形式，然後再一窺在北方列寧格勒政府的一個小鄉村，便可知其梗概了。

馬斯洛夫皆特 (*Maslovkut*) 是北高加索，土爾區，亞爾干日爾斯古 (*Archangelstskoe*) 州的一個中等鄉村。這一州有三萬九千人口，散居於三

十七個鄉村之內。鄉村的大小，最小的約在百人以上，最大的約有萬人。馬斯洛夫古特的人口約有三千六百人。但是，習慣上是用戶口或天井的數目而計算的，若照這種方法來算，那麼，牠的戶口是七百五十戶。這個鄉村，離火車路不滿一哩，這是很僥倖的，因為有好些的鄉村，與火車站的距離約需一日的路程，那是很不經濟的。有好些關於鄉村牧師的故事說，他們在古代的時候，帶着十字架和香，領導着他的信徒，去驅逐走近市鎮的魔鬼。此外，還有敷設俄皇明令所命造的鐵路線的工程師，或是訂立合同者，都任意延長路綫好增加費用，却不顧鐵路的終點所與人民的最大的利便。

由車站的高處，舉目一望，可以看見幾百家用長而黑的乾草做屋頂的房子，影映於延壽木的森林裏。便在這種一層樓矮小的房屋之中，這個市鎮上祇有兩兩座建築物是巍然聳立雲際的，這就是木造的教堂。牠有五個圓形的屋頂

和一個樓；另外一個是舊地主的房屋，那是純用石和石灰蓋造的，牠的形式是模仿美國南部的植物園的大屋的樣子的。若使再仔細觀察，我們可以看見用瓦舖的，或洋鐵舖成而油以綠色的屋頂，星羅棋布着。這是表示牠是在社會上有聲望的人所住的，一個女子若得嫁與此中人，那真是非常榮幸的。

若在春秋多雨的時候，我們要在泥濘中涉水入村。若在仲夏風高的時候，一陣陣的狂風，帶着許多灰土直往我們的鼻孔裏送進去。除了冬天下雪之外，可怕的灰土沒有法子可以避免的。這鄉村不會蓋造兩旁的行人路。大道的中間，因被火車所破壞，遂變成凹下去的水道了。聚居幾哩外的德國殖民知道在他們的籬笆之前，築起一條河岸以供下雨的時候做過渡的橋梁。當我詢問他，何以俄國人不採用你們的方法的時候，他答說，因為俄國人是端正的門諾教派教徒，所以他們怕喝醉酒時，由行人道上跌下，反將他們的頸弄壞了。

若更小心察看他們的房子，我們可以證明牠的構造是非常簡單的。牠大都是隨便蓋在路旁的。若使主婦是一個好的管家婆，那泥磚牆的外面，每年最少要用有臭味而易退色的灰水油過一次。當表面乾了的時候，然後再把牠油白，或再加上一點綠色。簡單的茅屋前的修飾，是藉紙做的東西做窗門上或三角形屋頂下的裝飾品。這種裝飾，是表示從前牠是有聲望人家的府第，但是因為經過太長久的日月，所以鄉中已把這種符號的寓意都忘卻了。現在間中屋前也有同樣的裝飾，但是用爲裝飾的，沒有其他的寓意。經過行人的孔道，入口處就在屋子的旁邊。大車的入口處是與行人孔道并列，由這裏便可直達天井之內。天井用一道高牆，或泥磚或柳枝編成的籬笆圍住。在臨街的窗牖之下，總有一張長椅放在那裏。在富有的人家，這種椅是用木做的，在平常的人家，就用灰和土堆成的。當天氣晴明的時候，祖母和她的孫子常在那裏閒坐，歷數小時之

久，當晚間無事之時，家人和他們的鄰里廝集，一面談笑，一面吃食葵子。

馬斯洛夫皆特是位置於一條泥濘小河的高岸，這條小河發源於高加索山，順流而下經過許多沙地和低濕的地方而流入裏海。是以這個鄉村跟着曲折的河流而建築，不像其他的鄉村跟着長而闊的道路的原則而建築的。但是牠亦有與其他的鄉村相同之點，照地理上來說，教堂大都是蓋在鄉村中的中心點。臨風欲倒的古塔，是在大加索林(Catherine the Grea)時用彫花大塊的木頭所建的。牠的建築法，是一種在俄國常見普通的形式，五個一堆圓形的屋頂，中間那一個是最大而高出其他四個的。鐘樓與教堂的距離約二十五尺，中有修道院將二者連絡起來。鄰近的教會職員的禮拜堂和小屋，有一道火燒的磚蓋成的高牆重重圍住，牠是爲防禦敵人而設的，不是專以防止牛羊跑失而設的。在這個大鐵門之上，掛着很尊嚴神聖的相片，當信徒行經其前，必對之脫帽爲禮。

鄉村的中心點，爲教堂和其他主要建築物位置的地點。門前掛着紅旗的地方，就是鄉村蘇維埃的總機關。事實上，這個機關，不過是鄉人鑽營位置的地方，紅旗所代表的本義，已漸漸失卻了。這座房子，從前是一個富有的農人的住宅，牠的屋背是用洋鐵鋪的。除了蘇維埃建築物之外，還有一所鄉村圖書館，其一部份是劃爲臨時監禁犯人的地方。病院位置於村中那一邊，也是從前私人的住宅。三者之中，還有鄉村主要的學校，聳立於教堂之旁，牠是圖書館和病院的關係的符號。合作社在這裏開設一所分支的貨攤，發售香煙，現正在鄉中改建一座房子，以擴充其生意。這所從前地主的住宅，現在是政府大農場的總機關，占據三角形的鄉村的一角。馬斯洛夫皆特與其他的鄉村一樣，也有牠的爲革命而犧牲者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是一座很簡單磚做的柱礎，上有一座木製的金字塔，其頂則有一把鎚和鐮刀。各種戶外的示威運動，和公共

演講，皆在紀念碑之旁舉行。有好些其他的鄉村，已蓋有演講壇，和更雄壯的紀念碑。

離消費合作社一箭之地，總店在焉。在對過的路角，鄉中私人開設的二所商店之一在焉。再過數武之地，有生產合作社一所，占據天井一方，牠有購買穀米的地方；供給農業應用品的小店，和各種的貨倉。在街之盡頭處，有空地一片，是每星期市場的集合所，在每星期三舉行之。政府農場的小店內，是替我們修換馬蹄鐵的地方。若有人不知道鞋匠的所在，祇須問問路人，他們便會告訴你的。這種鞋店是不挂招牌的。藥品和麥酒，便要到離鄉四哩遠的州郡求之。若你一定要找裁縫做衣服，也要跑到州裏去的。村中也很少理髮的地方，電影有時也在政府農場的俱樂部開演，這個俱樂部是用爲村中交際的中心點。由這裏便可看得出那馬斯夫洛皆特是很貧困的，因爲那洛尼洞或民衆的議

會 (*Narodni Dom*)，乃交際中心點的稱謂，是鄉中最重要的建築物。但是在這個鄉村，自戰爭息止以來，不得已仍因舊就簡，沿用從前所遺傳下的小房子，做交際的中心點。

馬斯洛夫皆特的最塵囂的地方是噴水井，這個地方也是在教堂區域之內。由早晨至日暮，農民雲集，驅着裝水的大車，到這裏輪流汲引寶貴的水泉，以灌溉離水太遠的田畝。壯健的魯必加 (*Rebecca*) 人，用他們不穿鞋襪的腳，弄一條水道，令水流到桶內去，然後把那沉重的水桶，平均好挑在肩上一——這樁事真足令我羨慕不置的。小河內的泉水，流到距離不遠的菜園，以供灌溉之用。婦女們在河邊洗滌家製的細麻布。在北方的鄉村，我常目見她們鑿冰而洗滌衣服。

在游人的心目中，馬斯洛夫皆特不過是這樣的一個鄉村。除在距離很遠的

地方，看見這教堂的圓頂，聳入雲際，高出一般的小屋之上，最好的莫如在紅霞密布的早晨，炊煙四起，慢慢地被微風送上梢頭，這種風景帶有些許的詩意外，這個鄉村，實際上，並不美觀，也不堪入畫。成千其他的鄉村，遍布在東南沒有樹木的大平原，其情形大都是大同小異的。較大的鄉村，常是州中行政的中心點，有許多商店，如理髮匠，照相館，及鞋匠等，都挂起招牌做他們的生意。這種現象，尤其是在生意興隆的市場的鄉村中，是較普遍的，牠在每星期的市期，由鄰近各鄉來趕市期的主顧雲集。生意是以也加倍興旺。除卻一二被蘇維埃流風所及的鄉村，同樣的現象，在一百年以前也可以看見的。

●●● 家庭內的設備

現在讓我們更仔細地考察農人的房子和天井。我們將會覺得他是一個極肯

盡地主之誼的人，若使我們是沒有犯嫌疑的話，他總會叱開守門的犬請我們進去的。在日中的時候，他們的門戶常不加鎖的。入夜則雙門緊閉，主人和他的家人則深居他們的戰堡之內，除非狂呼敲門，則永不會把他們從夢中驚醒的。若客人已蒙允準入內，接着便要忙着開幾重的用鐵練和門門重重封鎖的門戶，最後大門豁然開放。是以最好是在日中去拜訪他們的。到天井的後面，便可以看見裏面有一個擁擠不堪的方場，場之四面是住家的地方，馬房，倉廩，安放工具的草棚等，若使他是稍闊綽的，就有家庭的洗澡的地方。我們將會立刻被邀入室，若我們願意的話，主人便會同客人參觀屋外的地方。

有一道小小的走廊，常是在房子的前面，朝着大街。經過這道走廊，我們由一道小門進去，若在一個貧寒之家，因為木料的缺少，這道小門，則更矮小，雖身軀短小之人，也要俯首才得進去。若使我們的主人是小康或富有的農

人，他則有二間或三間的房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首先必經過廚房或黑暗的隧道，然後始到布置周備的大客房。在俄人的家庭中，有三件東西，會令國外人深以爲奇的，就是：碩大無朋的磚爐，供奉神明的地方，幾乎家家現在仍有這種東西的存在，和在一所乾潔的房子之內，有一塵不染的地板，會令人有猶豫不敢舉足之勢。火爐是一個極奇怪的傢伙，以牠各種的功用，就可以賠償牠在房間內所佔據的地方。起火的簡單方法，是先以燃料放在磚做的爐心之內，等到燒得通熱，然後將煤炭取出，牠有煮食品烤麪色的各種工用。在國中有些的地方，用牠充極好的汽浴，以供有潔癖的人之用。

在冬天的時候，爐頂是老人家和小孩子極好睡覺的地方，若是一個小家庭的話，全家人就可在牠的溫暖的懷中，做其好夢了。梯階也可利用做睡覺的地方。小貓最喜歡在爐前的架旁，做其安樂窩。易於繁殖的油蟲也在架角之空隙

處成立牠們的家庭。

若在爐頂設牀的話，這種牀常是自己以木製的，沒有彈簧，祇是一塊實心的木板上舖以草墊罷了。牀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使牠不要令人看得出牠是放在爐上的。欲達到這個目的，則用一幅可以開閉的帳簾，由爐邊拉到牆角，在富有的農家就不是這樣了。我曾在薩麻拉政府的一家富有的農家寄居時，他們係用一道板牆，橫過房之一端，只有一小門，爲入臥房的入口處。鄉村房屋的窗門，是純爲透光而設。因爲沒有人願意在猛烈光線之下睡覺，所以在睡室內，他們不會考慮到做窗牖的必要了。我在北高加索美國人所開辦的農場，曾將這種家庭革新的計畫，對牠的一個工人說過，但是這個工人發笑的答我說，「我并不在睡室內讀書寫字，何必多此一舉呢？」

第二間的房間，也設有一個形式較特別的火爐，牠的職務是：用以保存煖

氣，非以生火取暖的。其法是用一個很簡單有鐵門以磚蓋成的箱，當燃料燒完了的時候，把這道在箱上可以緊閉的鐵門，密密關住。其用意：是把箱內的磚燒熱，而後保留着這種熱氣。這道可以緊閉的門的功用，是防止燃料的臭味外洩的。這種燃料，是在春夏之時，用馬房所掃除出來的牛馬的糞曬成磚形的。這種燃料是婦女所製的，其法先將馬糞用足踏成泥醬，再後用模做成一塊一塊磚形的燃料。然後把這種糞磚，在村邊的隙地，堆疊起來，等到全乾了的時候，再把牠搬到草棚內，壘起來以備冬日之用。這個火爐多半是建在兩間房子的中間，好等牠可以同時供給兩間房子的溫暖的。

在冬天的時候，每個窗門都用麻油石灰或紙條密密的封起來。稍為講究的房子，都有兩重的窗戶。窗上有一塊可以開閉的小小的玻璃，在每晨生火的時候，把牠開起來，以流通室內的空氣。整個冬天閉居室內的隱居生活，當開門

的時候，就有一種中人欲嘔的特別臭味。我作過長時期的研究，然後始發現這種臭味是兩種元素混合而成的；這兩種元素是：沒有硝好羊皮的臭味，和一種麥波加(*maboka*)草的煙——這種草是與煙草相類的植物——的臭味混合而成的。

屋內的家具是非常簡單的。祇有一二張沒經油漆的長檯，二三張以內的椅子而已。沒有問題的，牠是本村木匠所製的，其形式是極不雅觀而坐着又不舒服的。此外，在牆的四周，還有一二張長凳。牆上的小架或櫃，內有幾個盤和黃銅或白銅的煮菜的器具。還有一個煮水沖茶的茶缸。沒有錢的人家，則用這種不可或缺的自煮爐，做煮茶的器具。有些人家，有兩具以上大小不同的自煮爐，以配必需的茶碗的數目。

俄國普遍的嗜好飲茶的習慣，可防禦一切因飲不潔之水所招致的疾病，其所收的功效，比教育和政府衛生的設施的尤大。曾記得有一次聽見有一位薩麻

拉政府的農民說，他十年來祇以茶當飲料，從沒有渴過其他任何的水漿。茶可以說是一種植物芬香的樹皮或嫩葉。但牠亦可說是已經滾沸的水。旅客也隨身帶着他的茶壺，不肯斷絕其飲茶的嗜好，每個重要的車站，都有大鍋的不收費的開水，以供旅客之用。

洗手地方的設備，是其他家用必需的特別設置。牠是一個挂在牆上的二口釘上細小的鐵桶，桶底有活塞一枚以充開閉水道之用。取水一勺倒諸手面而洗滌之。事後，則把活塞弄開，桶下有盆以承取髒水。若屋內沒有這種的設備，當賓客洗手的當兒，主人則將親代客把水倒在手面而洗滌之。若能避免的話，俄人總畏忌在不流動的水中洗澡，當我們參觀他們的洗身房的時候，便可知其故。一盞小小的煤油燈，就是晚間供給光明的器具。稍為富有的人家，則有衣櫃或儲衣服的抽屜。幾乎每個人家，都有一個大箱，常用鐵條或銅條重重縛束

起來，與海盜堅固的大箱，一般無二。箱上一定要加上一重鎖，有時竟有鎖上兩重的。全家的財寶，上由家長的積蓄，下至女兒的服飾，都放在裏面。

家庭的衣櫥

家人的服飾，是比屋子的形式更描難寫的，一半因為服飾是因地而異的，但尤其是因為每個社會欲炫耀一種獨有的服裝，這種服裝在他處很少發見的。我相信得過，在俄國無論何人，都可穿着外國的服飾，斷不會引起旁人的批評，尤其是在前幾年的時候，比世界上任何的國家，都自由得多。在相當的理由之下，這是當然不會受人指摘的。當一個勇敢的美國婦人，遠適異國，穿着短褲頭一次現身於公共的地方，便成衆目集中的焦點，少不得要大放厥辭，大事批評了。但是在一個同樣的鄉村，百家之內可以穿木皮的鞋，覆以未經縫密

羊皮和小羊的大衣，和他的孫子哀文，穿着城市的鞋，闊腳的褲，和一件在最繁華的街市，無物不備的商店所購買的大衣和小帽。無知的農民仍不會用潔白的硬領，和爲一族模樣的俄國輕便外衣，在牠的領袖之上，有一點很美麗的刺繡，和衣服的前面仍脫不了農民服飾的模樣。若給與田舍少年以一件這種漂亮的內衣，鮮明的短褲配上一雙發亮的皮靴，戴上一頂美麗的皮帽，整其衣冠，這樣一來，像這種混合的裝束，會令你不禁失笑。靴是鄉民五趾的安樂窩，因爲牠不透水的。在夏天的時候，家人大多數是不穿鞋襪的，或祇穿一雙拖鞋。因爲剪髮的風氣，已傳播到窮鄉僻壤了，雖在極小的市場，也可以發見理髮匠的踪跡。從前以鄉人的面孔作笑材料的諷刺畫家和滑稽家，他們材料的來源將告斷絕了。比較年青的人們，都把他們的面孔剃得漂亮非常，與他們的在門外長椅上曝日，口目被鬚髮封鎖，這是已成過去的時髦，的祖父大不相同了。

更進一步，婦女剪髮也已傳播到鄉間了。人數雖不多，但這是不假的，短髮的婦女在鄉間已成司空見慣，不以爲異了。

製造品的增加，一變婦女們，特別是她們奇形怪狀的服飾的樣式。因爲棉織的製造品，比較是美麗和耐久一點的，但鄉人家織的毛布和刺繡的麻布，雖在窮鄉僻壤，特別是在烏克蘭 (Ukraine) 仍可發見的。無論是何種材料所做的衣服，其衣裾是特別寬大的，女子們若沒一雙法國式的高底皮鞋或拖鞋，則千方百計去達到她們的目的。普通人民的服飾，多在圍裙和長袖的輕便外衣上加以很美麗的刺繡。衣裾普通的顏色，是鮮紅或大紅的。但是農家女子，無論她所穿的是什麼服飾，不約而同的，她們都用一條肩巾繞在頭上，然後在頸或咽喉之下，打一個很簡單的結。這種肩巾是灰色或紅色的，這種顏色她們視爲最美麗不過的。這種顏色是很普遍的被用以代表博愛的意義，一直到現在其意義

繼續着被視爲極好的。

外國人欲尋覓從前俄人的服飾，他們非深入內地，則不能找尋着這種奇異的服飾了，總而言之，在外人的心目中，現在鄉村的服飾是樸素而不奪目的。這種變化，用不着說是工業化的結果，這也是全俄人民引領而望的，很明顯地，在近城市的鄉村已收獲着這種的結果了。

冬天鄉村的裝束，雖是很可以引人注目和奇特的，也許在好些年之中，仍不會更改鄉村這種特著的特性的。關於普通家樣的服飾，讓我們把他們在上身嚴冬乘雪車遠道旅行時的裝束，由足部起一直至上身的衣服止，詳加說明。首先所要說的就是：一雙沉重但穿起來極舒服叫做活林開 (*valenki*) 的靴。一件平常的羊皮大衣，和一頂任何種類的皮帽，密密地蓋住兩耳。最後就是一件包裹全身的外大衣，叫做蘇落 (*Sulup*)。這就是一種無論何人出外旅行的家常服

裝。這件外大衣疊摺之處，可以環繞身體兩遍，若穿者是特別高大的話，至少也要拖到地下。手袖可以蓋到手面，若穿者是在趕車的時候，可利用牠來做手套。那龐大的領，反過來可高過首部。穿起這套衣服之後，那穿者簡直是陷於動彈不靈的境地。他必須有友人的幫助，然後始得把地穿在身上。一條染得鮮豔奪目顏色家織粗大的腰帶，環腰二次束在腰部。幫他忙的人然後用膝部頂住穿者的背，像我們所常見放鬆馬肚帶的形狀，使帶緊固不脫。最後用繩把領在頭上緊緊地札住，祇剩下一孔露出雙目。這樣地裝束起來，你然後可舒舒服服地坐在雪車之上疾馳廿哩之遠。

上面所舉的第一種衣服，是冬天鄉村通常的服飾。在冰天雪地的天氣，靴的上面不用東西蓋住。若地上潮濕的時候，靴上或平常的牛革靴之上必蓋上一層羊皮。行路和工作時所穿的普通大衣，為利便起見，故把牠剪短。皮裘的

毛，大都是向內的，皮底是向外的。其結果很像一羣古銅色的人熊，熙來攘往，各事其事忙個不了。

用膳的時候

言歸正傳，現在繼續敘述我們拜訪的經過。若近用膳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被邀同食。農夫早起工作一直至九時或十時然後進早飯，早飯有麪包和茶或菜羹之類。大餐約在下午三時舉行。這一頓飯必有湯和各色的小菜數種，每個菜都有牠的名稱和烹製的方法。若將各色的菜，混合起來，是一種瀆犯神明的行為。若有客在座，像在我們的情形一樣，遂有鹹魚的設備，上加洋蔥和幾片鹹黃瓜。肉和洋薯是這頓飯主要的飯菜，菜湯中也少不了有一片的薄肉。主婦平日間若能得着水果，就把牠曬乾成脯，這種果脯用爲烹製甜菜或甜湯，以供賓

客。在南部產麥的地方，白麪包，最少也有一塊含有大成份麥製麪包，是他們日用的糧草。但是在北部一帶，黑麥和大麥是造麪包的主要物品，黑而重的麪包是惟一的糧食，白麪包被視爲是一種奢侈品，在假期或特別喜慶事發生時，始偶一用之。俄國的廚主最足以自豪的事，就是：他能夠用麪粉做成各種的食品。肉餅、椰菜餅，肉心的湯糰，各種的大餅，餅食，和各種奇形怪狀的饅頭，特別是在復活節這幾天，經廚主的烹飪神技，由俄國的火爐中逐一搬運出來。椰菜是園中最大宗的出產品之一。把牠連根拔起，收藏在地窖之中，或切成碎片製成酸菜，以充冬日做菜羹的材料，有時或用以包裹精細的肉片。普通言之，各種的蔬菜都是用爲做湯的材料，他們率皆賤視之，不以牠做其他的飯菜。

若使這家人是信教的話，在用膳之前，他們都很虔誠地向供奉神明的地方

行敬神禮然後就食，供奉神明的地方，有時也叫做「紅角」(Red Corner)。當其餘的家人都在用膳的時候，主婦慇懃代客夾菜，或促客自己爲之，等到飽醉始止。大小合度的木匙，用充取羹之用。我們將屢被主人慇懃勸食，因爲當俄國的農民有充足的糧食的時候，他是世間上再慇懃沒有的主人。

奉茶是一種敬禮，在吃飯之後，茶便端上來了。當用炭把茶缸燒熱之後，不久水就開了，仍要任牠嗚嗚地響了一陣，然後才把牠放在桌上。習慣上，用玻璃杯代男子倒茶，用茶杯替婦女倒茶。蜜製的食品或蜜糖，與茶一齊獻給客人，或直接放入茶內，使之發生一種香味。一塊堅硬的糖是他們最喜吃的東西。用一把特製的鉗子，把這塊糖弄成碎塊置諸口內，然後慢慢地飲喝沒有甜味的茶。這裏也有牛油和麪包的供給。席間是談笑的時候，在這數個小時快樂的時間中，不知不覺之間，吃喝了不可勝數的麪包和茶。散席後，這是不變的

儀節，我們應要照例向主人和主婦致謝。

●牛房●

現在讓我在屋外巡看一週，穀倉，若可能的話，都是用木頭蓋的，位置於屋之一面與其他的倉廩接連着，以供收儲米粟之用。米粟的出產，是因地而異的。自沒有歷史以來，農人便有收積大宗的糧草的觀念，所謂糧草，是指米粟和已做好的麩包兩者而言。工於打算的農人，永不見他的倉廩的底。馬和其他的家畜，皆象養於以泥磚蓋成的小屋內，或外面敷以泥用柳枝編成的籬笆內。普通對於馬房內一切禦寒和遮蔽風雨的設備，像人居的屋一樣，是比流通空氣和光綫更注意的。牛欄遠不如美國良好的農夫的這樣乾淨，但是他們要時時打掃獸糞以代燃料。南方的中等農民，最少會有兩匹馬，一頭牛，數頭羊，有時

有五六隻豬。我們會在下文發見，農夫貧貴的分級，完全依照地方的比較而定的，在國內各部份，其標準都各自不同的。

在天井的草棚之下，可以看見農家的耕具和運輸的器具。這裏有犁耙，播種的器具，打禾的器具，和刈禾的器具。普通夏日運輸的方法，是用一輛單馬沒有彈簧的大車，牠是用一個窄小活動的齒輪，和一張由車輪上伸出的睡床構成的，這張由車輪伸出的睡牀，是在車軸上用一條鐵支持着。車桿是另外縛在前軸之上，使那弓形的東西得安放在頸軛之上而駕御其馬，這種東西富於彈性，能使車桿和頸軛不至擦傷牛馬的頸部。在俄國一大部份的地方，雪車是冬天唯一運輸貨物的利器。普通形式的雪車，是一雙極簡單鄉村自製的雪車滑木，再裝上一個楔形的架子，其功用是等於船後防禦傾覆的機關，以防雪車的傾覆。一個富有的農民，常購備一輛有彈簧的車，以供夏日之用，又一輛像我

們在美國所習見的輕便雪車。但是他們大都對於運輸貨物的運價特別注意，對於坐位的舒服與否，就漠然置之，祇以一點乾草或麥稿給乘客做椅墊。

浴室，若便是可能的話，大率位置於最近水泉的地方。假使天井是與江河貼近的話，牠當然是蓋在屋子的後面。因為缺乏燃料的緣故，數家可公用一所浴所。但是星期六日的洗澡，俄人視為是他們的純粹宗教職務；假使他們沒有私設的浴室，他們就不遠數里的路程去洗一趟澡。這洗澡的方法是很簡單的；設法使一間小而矮的屋子的熱度增加到很高的度數，但以適合於人體能受得起為度，其法是用涼水潑在一塊燒紅的石頭或鐵塊之上，使這間小房充滿着蒸氣和湯氣；有二三級上升的階砌，洗澡者或坐或臥在階砌之上，旁有湯水各一桶以備沖洗。洗澡不祇是清潔身體的方法，牠是一種儀式，在這種儀式當中，那洗澡者要在湯汽氤氳之中，由他的友人或家人用一束赤楊枝，打他的被湯汽

薰熱的身體，若沒有舉行這種儀式，他就要爬到最高的一層階砌上，設法使自己出汗，等到筋疲力盡始止。如同洗手一樣，水是由頂上傾瀉而下，起先先來一陣炙手的熱水，然後再繼之以一陣涼水。我還記得很清楚，怎樣在薩麻拉政府治下的一個小村落，頭一次嘗試這樣的洗澡，我像一個兵士，趕快地睡在地下以圖逃避。在一所同樣的其他的浴室，有一位朋友教徒的女工因受不了湯汽的薰蒸，失了知覺，抬了出來。在一個肯搭給(Kentucky)的農場，我也預備去嘗試這種沐浴的風味，鄉村的沐浴是比星期六晚的更利害一點。

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南部產米麥地方中等農民的情形。在馬斯洛夫皆特同一的市鎮，那裏有好些貧窮的人家，住在一間沒有鋪地板的小房之內，有一匹馬或一匹也沒有，其他農具簡直是一點都沒有。在他一方面，富有之家，私蓄機械犁(Tractor)具，馬三匹，牛兩頭，和二十頭羊。由亞爾干日爾斯古

[Archangel'skoe) 州立統計館所得的位置於本州的一個四千六百三十六家鄉村的統計，公布下列馬匹的分配，這是最好的農民財產比較的指數：

無馬者 一千八百四十五家

有一匹馬者 六百六十九家

有二匹馬者 一千一百零七家

有三匹馬者 五百三十九家

有四匹以上者 四百七十六家

在第二方面，在一個我曾游歷過的列寧格勒郡的一個四十家的村落，普通每家有馬一匹。有一位啟導農民的職員告訴我說：在全鄉之中，有馬二匹的農民可算是例外的富人了。在莫斯科附近人口稠密的農業區域，也有同樣的現象。但是有一位西伯利亞的遊客告訴我說：在那裏的中產農民，每人有牛四頭

和馬二三匹。

南部和北部

外表上，北方的鄉村其所異於其他的鄉村，就是牠是用木頭蓋的，上覆以薄板。現在鄉中仍有一條一望無際的道路。房屋的三角牆都一律向着屋的前面，上飾以很美的彫刻品。馬房與房屋是接連着的，常有一扇小門可以直接通到內室，是爲冬天保護牲口的利便而設。在這裏木料是極豐富的，小心地積蓄牲畜的糞，以爲肥田之用。用木籬笆以代南部的土牆，一眼就可注意到，這裏沒有像南部的四面皆牆的天井。倉廩和外屋大都位置於離田園不遠的地方，與美國的農場相類。較小的居留地，常是因開墾森林而成立的，產松樹和赤楊一帶極繁盛的區域，是北方鄉村特殊的風景，而是南部所沒有的。以石頭爲蓋

房子和鋪路，也是與歐亞東南草原不同的一點。但是衣服和裝束及通常的生活，與南方沒有多大分別的。

令人神往的歐亞東南的草原一帶，一望無際，氣象萬千，夏日的野花如茵，冬日裏那輝煌奪目的光浪閃動着。在這樣的風景中，那隱約可辨的地方，可見一個村落的教堂的圓頂，高高地聳立雲際，高出其他一切草頂的房屋。一陣陣軟如羊毛的白雲，停留在上有蒼翠的青天的教堂的圓頂之上。這種秀麗的風景，會令人沒齒不忘啊。雖有泥濘的道路，原始的生活，但仍具有令離家的游子頓萌思家之念的魔力。在他一方面，那北方一帶的鄉村，其位置適居山明水秀風景超絕的區域。開門見林，蒼碧的枝幹直入雲表，那可愛的溪水，清潔無泥的漫漫流經草場之上。這森林區域的居民，不能自禁的對這可愛的樹林，發生極親切懷慕的感情。

交通

現刻應該說些關於俄國的道路和普通各鄉村間交通情形的話了。披閱一張該國良好的地圖，會發現很大部份的區域，爲火車所不經的地方。在同樣肥沃的土地，而有人口分配極爲不均的弊病，這種現象要負一部份的責任，在下章有詳細的討論。在像合衆國和加拿大兩處，殖民往往受火車路的引誘，而深入未經開發的區域。道路二字，如以我們日常對於牠普通的意義而解釋之，那末，在南部歐亞東南草原一帶，可以說牠尙沒有存在的。石頭是鋪堅固的道路惟一的材料，建築道路的方法，這是一種沒有人知曉的技術，雖在兩鄉交界的地點，也沒一條相通的道路。跨過歐亞東南草原的小路，在春秋二季，常常有數星期之久是不能通行的。若使鄉村教堂的圓頂看不見的話，異地之人游歷其處，一

定要有嚮導引路，甚至於本地的土著，若游行太遠的話，也常在歧途之中失其歸路。當冬日霜雪載途，湮沒了雪車的路跡，那道旁萎花的枯枝和小樹，是一種指示道路的記號。但是雖有在一個寒風刺骨，在歐亞東南草原所度的那一個有戲劇興味的寒宵，和又一次在巴斯笳（*Bashkir*）鄉迷失了道路，以後在一個德國人的鄉村安身一夜的經驗，可是這種幫助，對於我認識道路的能力是沒有幫助的。

欲方便行旅，最要緊要盡力建築和修補橋梁。這種工作是每州或市鎮擔任就地修蓋的，其結果，橋梁的多寡和質料的良否，各地都不一致的。有好些的橋梁，滑稽的救濟會工作者嘗以「奈何橋」的名詞名之，因為你的車不偏不倚地經行其上，那倒還好，若稍偏於左或右的話，便會發生慘劇了。在他方面，有時在國內窮僻的區域，也常有堅固精造的木橋。在國內冷雪封鎖的地方，大部

份穀粒和其他沉重物品的運輸，多在冬天行之。

郵便不用說幾乎純粹要依賴運輸的事業的。但是牠雖受了這種的障礙，牠的職務却仍大大地在擴充。在列寧格勒郡的一個離火車路十六哩的鄉村，有人告訴我說：在未革命之前，郵件的投遞，有時在方便之時行之，每月或祇一次。現刻則規定每星期有二次郵件的投遞。

電話對於鄉間與外界隔絕的農夫，已失卻牠的重要了，有些的鄉村，彼此間用電話互通消息。政府的理想，是想使各州和市鎮的中心點，都利用電話以增進他們的利益，但是這個目的究竟未能達到，大部份俄國的農民，因道路的不良，與外界完全隔絕，是以得不着良好醫藥的幫助，和與外界接觸的機會。這種情形與聯邦農業部在一九一九年所調查的一萬家農家的結果適適相反，這個調查指出：在普通社會裏，美國農家裝用電話者，約占百份之七十二。

這是鄉村的寫實，很富於畫意的，但是一切都很原始，和缺乏好些西方諸國視為進步重要的標誌的設備。在同一的鄉村之中，很少例外的東西，與百年前旅客在旅次所見的，是不同的。這是鄉村承襲着革命以來的傳說和惰性的結果。但是我們要觀察市鎮的情形，因為那裏有許多人家的。最大的變化，也許是潛伏古代的建築，或古代的裝飾之後能。

第三章 土地

承襲的產業

像我們所曾指出的一樣，那農民雖在奴隸時期，已養成土地應屬於他們這一種堅確的信仰。一九零五年所成立的農民協會，曾表示過「耕者有其田」明晰的要求。在「土地，和平，和麵包」戰爭的聲中，多數黨一躍而操全國的政權。但是土地公有是比較容易施諸實行的，這種制度的來源，可在農奴時期所發生的佃農的特殊制度尋其蛛絲馬跡，牠經過一度的小變遷，一直到革命的時候，仍保留着其原有的面目。至是牠遂成現代土地分配法的基礎。

在二百五十年的奴隸時期之中，地主以他的視爲足供溫飽的一部份土地，分給農奴的鄉村，這種制度流風所及，披靡全俄。慢慢地這種農奴以一半的時間，自耕其田；以其他一半的時間，爲主人服役的開端，遂成不可移易的習慣。根據一個史家的記載，謂保羅大帝曾發表其虔誠的意見，謂這種對於農奴的辦法，已得其中，不可再事苛求了，因爲俄皇的意見就是一般小民的意旨，所以牠就變成法律了。分給農民的土地，不是每人一份的。一概的土地是全鄉所有的，依照鄉中議會的決定而分配的。欲考察現代鄉村政治的制度，對於這種古代民主政治的制定，要加以特別注意的。在這種要注意的是：那鄉村會議，是各家的家長所組織而成的，土地的分配，視各家的需要而定之。按土地的多寡和肥瘠而做分配的權衡，以期達於公平的境地。禾稼的循環耕種法，是用簡單的三田制度：冬日種禾稼的田畝，春天種禾稼的田畝，和休閒而不播種

的田畝。這就是說，每家在各區域有鄉村所給與的狹長的土地，以供上述的用途。但是，尤不止此，因土地肥瘠之不同，欲使分配公平，一塊田地往往瓜分數次。有時一家耕種十餘塊大不盈掌分散在各處的土地。牛羊可在劃為公共的牧場放牧，和每家都有自己的小園。

奴隸釋放之令既下，鄉村的家長現刻遂有下列的規定：享受自由人的權利的市民，和領受在農奴制度之下所分給他們這樣多的土地。這種土地不再是鄉村的公物了。實際上，鄉村也沒有收回這種土地的權力，不過土地仍是地主的財產，農業共產會則負全責交納地主每年的租金。租金的交納，他們可用金錢或在從前的主人的殘餘的土地工作而償還之。對於需要現款，或要省卻收租的麻煩的地主，還有下列的規定：政府可即給與地主以五份之四的土地價格，和把這筆債撥歸農業共產會。農業共產會然後每年以百分之六的利息償諸政府，

以四十九日爲期，和也希望有將其餘的五份一歸還地主，或逐漸攤還。無怪乎農民當這種普遍的自由，是一種空虛的幸福！他們不但沒有得着更多的土地，而且反要被強迫去代沒有史以前他們爲是自己農業共產會的私產交納租金。

關於鄉村土地私人的守業，是種改革不特沒有什麼改善，并且將農民更堅固地縛束在社會之上。因爲現在全鄉要負完稅和交納地租的責任的。分配土地的制度仍與前一樣的。強迫每家接受其所得的土地，禍福都因土地之肥瘠而定的。一份的土地所出產的，往往不足以完納賦稅和地租之用，所以農民迫不得已，要和從前一樣，去替地主工作，或遷居城市，受雇於新開設的工廠，以其贏餘，寄家以充「收贖土地的款項」，這個名辭是交納地稅的稱謂。這種辦法的結果，總而言之，對於兩方面都沒好處的。地主則謂農民太懶，沉湎於酒，和不忠實。藉此爲名，他利用他的佃戶從來經濟不能獨立的弱點，強訂極苛刻勞

工的條例，自謂是合法的，那末，農民當然將盡其能力，去抵制這種契約。

吳禮斯 (Wallace) 很詳細的述說這種把農民縛束在土地之上的法律，是怎樣有心地去預防無產階級的崛起。這種現象，在西部工業中心點，現正在萌芽的時代。農民對於土地有根深蒂固的關係。但是這種取締方法不能得獲農民的利益，或他們的忠心。一八八一年，那未經奉行在一八六一年第一次釋放法令所特許購買他們守業的特權的鄉村，都被法律強使贖回他們的土地。鄉村的守業，本已不敷應用的，當人口加增的時候，則更有供不求之慮。在一八八一年所設立的農民土地銀行，不久借債也祇限於富有的農民了。中等鄉民的田畝，漸漸變成不堪耕種的土地了，一直到一八九一五穀失收那一年，遂釀成駭人聽聞的大饑，二十省中數百萬貧困的農民，流離失所，死亡載道。

下列的一個表，是農民改革聯盟會 (League of Agrarian Reform) 所

編的，解釋一九〇五年歐羅巴俄羅斯五十省土地所有權的分配，數目是以俄畝 (dessiatine) 做單位，一俄畝等於二·七英畝。

屬於君皇和親王的采地 一四五，二二九，〇〇〇

屬於教堂的 二，六一一，〇〇〇

屬於其他政府各機關的 六，一四八，〇〇〇

屬於貴族的 五三，一六九，〇〇〇

屬於農民私人所有的 二四，五九七，〇〇〇

其他個人所有者 二三，九六八，〇〇〇

鄉村農業共產會公有的 一三八，七六七，〇〇〇

在此應加以聲明，政府的土地，大半都是森林。因為有這種關係，我們應該明白，比較豐富的農民，雖開始向地主購買土地，但幾乎一半國家豐腴的土

地，仍在教堂國家，和地主的手裏。

但是牠的背景，還未全體露出來。下面的一個表，是農業委員斯米諾夫 (Smirnov) 所引用的，指出屬於農民的比較瘦瘠國家一半的土地，仍未能平均分配的現象。(這裏的數目是由一九〇五年土地調查所借用的，也是關於歐羅巴俄羅斯的情形，也以俄畝計的。)

私人守業的大小	人家的數目	人民的百份率	俄畝的數目	土地的百份率
壹至四俄畝	一、九八、〇〇〇	一五·七	四、八三、〇〇〇	三·六
四至八俄畝	四、三四、〇〇〇	三四·六	二五、九五、〇〇〇	一九·〇
八至二十俄畝	四、〇八、〇〇〇	三九·二	五七、三〇、〇〇〇	四一·七
二十至五十俄畝	一、〇六、〇〇〇	八·六	三〇、八九、〇〇〇	二二·六
五十至一百俄畝	一九二、〇〇〇	一·六	一二、一五、〇〇〇	八·九

一百以上俄畝	41,000	0.11	5,611,000	4.11
--------	--------	------	-----------	------

共 計	13,360,000		13,687,000	
-----	------------	--	------------	--

這樣一來，我們知道，有一部份的人，每家平均有地十一俄畝以上；其他百份之五十的人口，每家耕種在八俄畝以下。我們還記得，農家平均每家最少六人，五十或二十俄畝的土地，不足以供一家的衣食，是很明顯的。

跟着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活動聲中的農民蠢動之後，便有好些地主不止欣喜無量，並且很希望出賣他的財產。政府復出來幫他們的忙，和用很大的價格收買他們的守業，然後由農民銀行賣給農民。同時授與農民以脫離鄉村農業共產會，和索取農業共產會所分與的土地作爲人個財產的權利。這種士多利頻 (Stolypin) 所擬的辦法，是又一種的反動，其計畫是想麻醉這班蓬蓬勃勃富於革命性的農民，使成頑固守舊的地主。但是這種反動施行之後，跟着復有逮捕幾

千在一九〇五年參與暴動的農民，這種舉動，對於鄉村比較上可算是小而又小的壓迫。

結果，在蘇維埃奪得政權的時候，他們發覺不少類此的情形。很少數的農民，比較上漸漸富裕一點，除卻鄉村所分給的土地之外，他們由地主處購買了好些的土地。有的人利用法律上允準他們退出鄉村農業共產會的規定，脫離該會，依照美國農人的模樣，自己設立農場。但是大多數的農民，依然與一百年前的鄉村農業共產會貧窮的會員一般無二，土地照樣地缺乏，擔負着賦稅和債務的重擔，受着經濟壓迫的驅使，仍要為地主工作，賺些額外的零錢。比方說，在大戰之前，在由間工作的婦女日工，每日受一角錢的代價，壯丁每日不過二角五分，供給極粗糲的糧食。這個數目，隨着時間而飛漲，在大戰之時已增至二倍了，但是實際的儲金，比以前實際上是沒有增加的。

蘇維埃的計劃

多數黨的土地條例，是與歷史上農民領袖社會主義的革命土地條例一絲不異的。這種條例是在一九一七年六月頭一次在哀域斯亞報 (*Trudova*) 發表的，十一月九日爲工人議會 (*Congress of Workers*)、兵農代表 (*Soldiers and Peasants' Deputies*) 所採用，以後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爲農民議會 (*Peasants Congress*) 所認可，根本上復有土地國有的規定。照着這種第一次的規定，土地不得隨意「買，賣，出租，抵押，或用任何其他方法而收沒之。」此外還有第六節的規定，「國中公民，無論男女，若願用其家或其他會社的名義而領地耕種者，在他們能工作期間內，均給以享受土地的權利。」雇傭是懸爲厲禁的。

在這種新法律成立之前，事實上，在國內的好些地方，農民已開始把土地據爲己有了。高飛遠走的地主都遭殺戮，對於不走而深爲人所厭惡的地主，則收沒其所有的財產。新成立的政府，急頒令至各鄉村，教以組織各市鎮和鄉村的土地委員會的手續，由中央同時復派遣密使到各省考察和管理土地的情形。整個的傾向是去奪取土地分配和管理之權，交還地方團體，在一九一七年紛亂時期之後的羣龍無首的局面，那新成立的土地委員會，可以想像得出是不能順利地行其職權的。遲至一九二六年十月，農業委員在農業生活 (*Agricultural Life*) 上發表不滿於政府的文字，因在去年一年中，在蘇聯的法庭判斷了將近一百萬樁關於土地爭訟的案件。一九一七年第一次簡單的敕令，在一九一八年九月擴而充之，成爲五十三款的土地法律，一九二六年復加以修改遂成二百二十一節。我們且看一看這種新敕令和法律究竟給農民些什麼影響。

撮述農業印刷部所印行的農民日曆 (*Farmer's Calendar*)，可得下列的

答案：

「十月革命，所給與農民的是什麼？」

由地主，教堂，和國家處所收沒的新土地，約五十米零 (*Million*) 俄畝。由富有的農民所收沒的將近五十米零俄畝，把牠再分配給窮苦的農民。

共有值得十三比零 (*Billion*) 四百米零盧布土地的價格，這種價格是在戰前以公道的價格所估計的。

償還一比零四百米零盧布的地債。

由權貴地主沒收值得一百米零盧布各種產業和農場用具，和值得二百五十米零盧布的牲口。

完納一大筆的租金給地主。

償還俄皇的政府債務：外債，九比零一百米零盧布；本國資本家，十二比零九百米零盧布。

總計約三十一比零盧布的鉅賬。」

這樣一來，祇是由權貴地主所收沒的新土地，平均分配給二十米零的蘇聯農家，每家平均應增加約六俄畝的土地。但是這種簡單的辦法，當然是不可能的。每個鄉村祇能將牠從前的守業，加上牠所得的新土地，再重行分給鄉村的人口。在國中的某一部份，土地缺乏的解決辦法，除非等到移民於西伯利亞和東南的新地完成之後，則沒有解決的一天。蘇俄全區人口平均的密度，約而言之，每方里約十個半人。像烏克蘭 (Ukraine) 這樣最稠密的地方，每方哩有八十九人，在西伯利亞，每方哩則一人半弱。一九一九年農業的新英吉蘭，

每方哩十六人，中大西洋 (Mid Atlantic States) 各州每方哩五十六人，與之一比，相去究有多少。

比較廣大一點和得相當開墾的土地，最先就被政府所收沒和用爲蘇維埃的農場。撥充這種用途的土地畝數，約占權貴地主的全土地的百份之三。有好些較小的守業，已給與在革命後新興的農業共產會。某一部份的土地撥爲政府保守的土地。用各種的方法把這種土地平均地分配給鄉村的農家。偶憶及在一九二二年開放一部份與薩麻拉郡的一個鄉村相毗連的權貴地主的土地的情形。把這塊土地分成分量相等的部份，而分給鄉中各區的人民。各區的代表用拈鬮的方法而選擇之，他們在地上各拈取一條短繩，然後照着所拈的次序，去領取所拈得的土地。稍大的田畝，也照着這種辦法，視家人數目之多寡，再行分給區內的人家。

在一九二五年，俄羅斯改造農場 (*Russian Reconstruction Farm*) 的會員考察北高加索土斯基一帶 (*Terski District*) 的亞爾干日爾斯古州的情形，據說這個地方是不甚大的一個東南部豐產米粟的地方，他們搜集了許多關於這個地方有興趣的事實。就現下的情形而說，土地百份之九十三是屬於農民的；百份之三屬諸蘇維埃農場；百份之四是未曾分配政府的土地。分配的標準，是根據人口之多少而定，每州平均來算，每人可得地十畝半。

鄉村生活的制度，和古代所遺傳下農業共產式的土地分配習慣相似，土地收歸國有的程序因是似較易見諸實行，我們將會明白，牠也會使好些的社會計畫，化難為易，但是就離未經耕種的田畝很遠的農民方面來看，這種虛耗時光和不便利的制度，是一個絕大的缺點。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把集合的小團體遷移到所耕的土地隣近，其詳細的辦法，在下章再加討論。但這是一個很遲

慢的方法，施行以來，還不能找得出這種古代制度的弱點。土地委員會，像他們的先進鄉村議會一樣，想盡方法，對於土地的分配，務求共公平和公開。其結果，土地分配的標準，不特要依着土地的肥瘠，并且還要依據其離鄉之遠近而定。此外還有許多通融辦法的規定，是以如雙方同意交換的話，從前許多細縷土地的古制的壞處，已根本革除了。我們還可看許多像下述一類的事實：我在列寧格勒郡曾去拜會一家農家，那家因為貪這塊地離鄉不遠又是完整的利益，所以他情願把九俄畝的土地作這五俄畝土地的交換品。普通的常例，每家最少應有二塊耕種的土地，一塊離村不遠，其他的一塊比較遠些。有一個農業生活的作者，用統計學來證明一個在三日制度下耕種的農民，一季之中，在他的三塊田地中來來往往共跑了一千二百六十六哩的路程。這位作者復告訴我，說在窩耳葛河 (*Vologda*) 和東南一帶，祇有百份之十二的農民的土地離村在

二哩以內的；在黑土中部一帶（*Central Black Soil district*）約有百份之五十四；但是在西北一帶，約占百份之九十六。窩耳葛河的農民約百份之三十，其土地離家在七哩路以上者。我們在亞爾干日爾斯古州發見其最大鄉村農民的土地，有時離家有十六哩之遠者。

田間

在這種情形之下，農人惟一的辦法就是：在工作的時期搬到田間去住。除卻老人留下着守門戶之外，幾乎全家人都搬到在田間潦潦草草所蓋以避風雨的地方去。這種暫住的小屋，常用幾根木杖搭成三角形的架，然後覆以草或禾稿而成的。有時在屋下掘一地窖，以供尋涼避暑之用。因為到夏天日中的時候，天氣是熱得了不得的，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為俄國的天氣，不致熱到這種地

步，但事實與他們的想像相反的。戶外蓋一個火爐有時還有一個竈。鄰近就是養馬的地方。牛，甚至於雞和鵝都帶到田間餵養，使小孩子司看管之責。那有田地離鄉較近的農夫，但仍原得太遠一點，不能使他們安安樂樂地每日由家裏跑到田間去工作，他們每次帶足敷一星期之用的麪包，食盡後，然後再由家人或自己回家取之。在歐亞東南草原一帶，水是一種最寶貴不過的東西，人民常跑到數哩之外，去擔運清水以供人畜之用。

全家人在天方破曉的時候，就起來做工，在收割的時令，常在月光之下仍繼續着工作。但是在日午午飯之後，人人都在大車陰影之下或涼亭上，睡牠一兩小時的午覺。婦人也在田間從旁幫助，有時也做極笨重的工作，雇請工人的時候，常選男子充之。根據我們的維持生活勞動的標準，俄國農民沒有可疑的是比較懶怠一點，但是以他們每餐一食的不過是一點黑麪包和茶，而能幹這種

苦難的工作，真足令人驚異不置哩。

豐裕的東南部一帶的地方，其農具普通都比我所游歷過俄國其他各部份的較好一點。那裏德意志的門諾教派 (*German mennonite*) 的鄉村曾將鋼犁，尤其是兩重底的那一種，介紹給牠的鄰村使用。這種功績也許是牠立的，這種犁要用四五馬匹來駕御的，在這一帶的地方，常常可以找得出的。北部的用一匹馬的犁耙，在這裏是沒有的。特別是自兵災和飢饉蹂躪之後，在東南和窩耳葛河下流一帶的地方，駱駝是用爲運輸的動物。牛是被視爲最足令人滿意工作的牲口，特別是用爲做笨重的耕種工作；甚至於在有幾處的蘇維埃農場，有極多的耕牛，仍被任用這種的工作。第一次的機械犁是在一九二四年輸入亞爾下日爾斯古州的。在一九二六年夏天，除了在這一州開設蘇維埃農場的美國公司十九輛的機械犁外，這裏共有機械犁三十八輛。

照普通的來講，馬匹的缺乏，是該國發展的進程中最大的窒礙。根據一九二六年國家設計委員會的估計（*Control Figure of Gosplan*）（這是政府和設計幾字收縮的意義，）在一九一六年，蘇聯邦內，那裏有三十五米零以上的馬匹。在一九二二年，經過爭戰，革命，和飢饉的損失，這個數目減至十九米零。根據同一的表冊，這個數目現在已增加到二十八米零以上，但是這個數目，比戰前仍然是差得太多，比同樣數目的美國農夫所用的馬匹和驢子的數目，不過多過三米零而已。在各地普通用牛代馬的風氣，遂把馬匹的數目大大減少，但是需馬的要求，是顯而易見的。使用乳牛去曳載笨重的擔負，和通常不用細少的馬匹做工的現象，是常見不鮮的。

在比較複雜的置有收穫和打禾機器的田間，田園器具的缺乏，在美國觀察家的眼中，是很明顯而易見的。在亞爾干日爾斯古州，有一所代表豐裕區域的

地方，專事播種大麥一物，根據本州地方八千家的統計，我們發見這裏祇有一百五十八把束禾器具，二百十九具的播種器具，和三四具的打禾機器。收割大多數用一千零三十一具古老式的收割器具做利器，禾麥則用手捆紮之。大多數的農民用一個以馬拖曳有縐紋的石磨的老方法，做打禾的利器。然後把所打下的穀粒，很小心地在打禾場上掃集一堆，最後就用一個手轉的風箱，把牠弄得干干淨淨。這種工作，是在八月中最乾燥而炎熱的那一天在日間舉行的。用這種方法，一家若有一匹馬的幫助，每日可打禾二十四籮。增加馬一匹，每日可打禾六十籮。但是我曾看見一個美國的小打禾者，用一輛機械犁當發動機，和一羣數約六七位的農人，全季工作，每日約可打禾七百八十籮。在薩麻拉郡，出產米麥第二的大區域，在一個早晨短足的旅行，我曾經過這個地方，農家用打禾器具來打禾，第二幫人用一匹馬照上述的方法打禾，和第三幫人則用近代

的打禾機器。

普通來講，北部的農業，比較是更困難和更原始的。土地是更礮瘠，是以需要多量的肥料。土地多石，四圍復多卑濕之地。不像南部歐亞東南的草原，雨量過多通常是最大的問題。像我在上文已經說過，一匹馬是一家能力單位的標準。俄國自製輕便的鋼犁，漸漸把村長所製陳舊木質尖利的犁耙的地位霸占了，但是後者現在還有人使用牠的。米麥是常用手收割的，在能把牠的穀粒在牛房的打禾場用打禾器具打出之前。必先用人工的方法，把牠弄乾了才行。在這裏一帶的地方，小麥是沒有人種的。所種的穀類有黑麥，大麥，和雀麥。中等的人家，不常用麥粉，除卻在大節期每年用二三次之外，就不見其踪跡了。

下面的表，是取材於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蘇聯年表的，指示一九二三年收

獲品的分配，可看出爲今日該國的情形一斑：

蘇聯全域收穫品的分配至一百俄畝止

	百份率		百份率
冬天的黑麥	三〇・四	豆，豌豆等	〇・二
冬天的小麥	五・六	蘆	一・二
春天的黑麥	〇・三	苧	〇・五
春天的小麥	一三・三	薯	三・二
春天的雀麥	一三・四	造糖的蘿蔔	〇・四
大麥	八・七	葵花	三・四
三角麥	三・二	其他的收穫品	一・一
黍(可食的穀類)	七・六	飼料	一・三

玉蜀黍

七〇六

穀類的總數

八六・七

集約的總數

一一・三

在這裏就可看得出，那穀類的收穫品，包括俄國內農業出產品的大部份。但是在前幾年之中，農業部特別注重種植各種供專門需用的農業品。實業的發達，需求更多量這種的出產品。政府的托辣斯依據畝數之多寡，墊借債款，以供試驗各種農產的經費。農業雜誌鼓吹集約經營 (*Intensive Cultivation*) 的方法，和牠的價值，國內好些的地方，已被證明適用。葡萄園，在南部利於種植這種植物的地方，是一種獲利極厚的經營。在列寧格勒郡，我曾拜會過一位在鄉中繳納第二高率賦稅的農民，他依藉着十畝的禾黍和牧場，和半畝種植桃林，珠果，和養蜜蜂，便可得着比較快活的生活。

麪包是俄國的普通農家被視為小康之家的始得常用的糧食。一年中農家如

能供給足量的麪包，和一些簡單的衣服，就可無憂愁過日子了。但是雖有用革命手段所得來額外的土地，北部磽瘠的土地所生產的，似不足維持這種最低限度的需要，和在那些鄰近的地方，也不能找得到像在森林內劈伐樹木等額外的工作，其結果，成千的男女到城市中，謀覓位置。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廿一的列寧格勒日報的報告，在十六萬四千登記失業之人中，有百份之十四半人是由鄉中來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的莫斯科日報的第一篇，被討論同樣問題的文章占去了一大欄，內有下面一段的意見：在想法預防失業問題的當兒，鄉村若繼續差遣牠新加增的覓不着工做的工人到城市去，別要想能收充份的成績。作者提議去組織製糖廠，奶油廠，和磚廠等等的小工業，以收用村鄉賸餘的勞働，他又提出，農民應學習利用他們冬令的時間，而培植他們田畝的建議。

參

一年四季，婦女們多數都忙個不了，在夏天時候，要到田間與男子共同工作；冬日的時間又耗於織羊毛衣，紡紗，和縫紉等等的工作。但是大多數的男子，都圍爐而坐，閒談以消永日——這是俄國最大室內的消遣。比較上祇有一小部份的男子，在冬日致力於家庭生產的工業。

折衷的土地法律

在土地普通成例的討論未結束之前，對於原本土地的法律所有一切重要的改變，應加以注意。第一次關於租金敕令的規定，在一九一八年土地法典第四十五節會再三申說，『使用土地的權利，是不能轉給他人的。』但是不久就發現了好些緣故，其中最大的是，因為工作牲口的缺乏，數百萬的農家，不能耕墾分派給他們的土地。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律所規定土地公耕的辦法，是不能

實行的。各種違法的租借，遂應運而生了。

在一九二二年有修改法律，而容許土地出租的行動，其期限不得過一個農產品的循環，這就是，在三四制度之下，則不能過三年；四田制，則不得過四年，餘類推。但是法律有祇許租者自己本身耕種租借土地的規定。雇傭仍懸爲厲禁。雖有這種增加的自由，其所得的結果，仍不能適符政府的期望——耕種每畝的土地，使地盡其利。牠也沒有拯救那一郡，簡直無法耕種他們土地的貧苦農家。一直到一九二三年，蘇聯境內，超過百分之三十的農家，是完全沒有馬匹的，和百份之九十的農家，是沒有任何種類的牲口。是以，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再把法律擴大，容許土地的租賃，得延長到二個農產品的循環。年期的限制，照上屆修改的辦法，因田制而不同。但是，還有其他的修改，就是：人民委員會批准，在某種限制之下，可雇傭在租賃地工作。

現行的法律，有租賃的契約必須經過地方行政長官登記的規定。土地上各地的責務，如完稅等、租賃者應負完全的責任。他們雖可雇請工人幫忙，租賃的家人但仍要在所租賃的土地內工作。若在租賃期滿的時候，被指定耕種這塊地的農家，就不能繼續耕種這塊地了，牠就變為鄉村保守土地的一部份，再把他分配給其他需要土地的農家。

在下列的情境之下，（第廿九節）土地可以自由出租，（第廿八節）：（一）在各種像收成不好，火災，和牲口缺乏的天災人禍之後，經濟暫形緊張的時候；（二）當缺乏耕種器具的時候；（三）在家中工作份子，不幸死亡的時候；（四）在子弟被紅軍徵發為兵，致令耕種土地的能力不敷應用的時候；（五）能使家中一個工作的份子，被選去做各種特別的工作；（六）在做其他的工作，地主暫時離開田畝的情形之下的時候。把土地再分租給人，是懸為厲禁的。

租金這個普通的名詞，是以收穫品的瓜分做標準的，收穫品之一半歸諸租賃者，其他的一半以酬地主。在北高加索也有大宗的官地出租。牧地每俄畝租金一盧布，耕種的土地，每俄畝租金二盧布。這種土地離鄉極遠，而且沒有水泉的供給。在一九二五年，我們在馬斯洛夫皆特鄉，發見那鄉村共有地二萬九千一百三十五畝，其中的二千六百六十二畝是租給二百十六位租賃者。這種出租的土地，大半是屬於寡婦和貧苦不能自耕其地之人。在列寧格勒一帶，有人指着許多無人居住的茅屋，對我說：這種茅屋，在夏天有一人居住的時期，不過數星期而已，因為在這個時期，主人到城市工作，是以把他租給別人了。

田園雇傭限制的特權，在一九二五年大事推廣。契約的期限不得過一年，對於工作的性質，勞動的時期，工作的鐘點，酬勞之多寡和情形，都有詳細的規定。酬金看地方之情形而定的，和不得少過地方勞動官吏所規定最低的限

度。若經雙方訂定更高的儲金，雇主則要嚴遵這種規約。八小時的工作爲規定的時間，但是在收穫的時令，若得兩方的同意，時間可以酌量延長，在這種情形之下，額外的工作，則當給以相當的酬金。不得雇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做田園正式的工作；也不得任用婦人擔任沉重田園的工作。十二歲上下的兒童，可雇使擔任對於他們健康沒有損害細小的工作。在工作的當中，受雇者若受傷或患病，雇主得給與火食和住宿的地方，并保留其位置，由二星期至一月，依照他們被雇時間之長短而定。正式農場的工人，大半是土地和森林工人協會的會員。雇主若一次雇用兩個以上的工人，他得替他們代保壽險。此外還有租賃土地的特許，內含有雇主和他的雇人，應與工人共同工作的意思。

在馬斯洛夫皆特的俄美合辦的政府農場，是一個極大田工的雇主。在夏天的時候，成百的男女工人被雇在田園和葡萄園內工作。工人大半是協會的會

員，在能雇用五十個工人的雇主之中，協會便設地方秘書一人，他的職務是去保障工人的利益的。農場普通的酬金，婦女每日約三角三分至四角六分，男子則由五角至七角五分。當收穫時期而有額外的工作之時，泥匠工人，每日能賺一元至一元半的酬金。但是若論月包雇，不諳練的工人，每月祇能賺九元或十元的酬金。這筆款祇夠維持他們的生活。村中的木匠，泥匠，或其他這種諳練的工人，例定的傭金，每日由一元至一元半。

農業委員，在一九二六年十月的農業生活內討論在法庭上土地爭訟案之所以盛行的緣故。他指出在去年所判斷的一百萬樁的訴訟案，一大部份是關於下列的原因：一、關於干犯土地國有的法律，如出賣，交換，和遺產的承繼的案，是很少的；二、關於土地的分租，或完全用雇傭而耕種其土地的訟案；三、私把土地出租和雇用未成年的兒童；四、在土地法律所允許以前，開種土

地，尤其是關於牧場的誤用；五、侵犯被徵爲紅軍，或其他爲國服務，離開鄉井者的土地的權利；六、侵犯蘇維埃政府撥歸拯濟貧窮的土地的土地權利和特權。這種干犯法律的行爲，農業委員視爲是農民無知識的結果，他再三叮囑鄉村共產黨的機關，應更熱烈的去做教育的工作。

古辣克 (Kulak)

鄉村中最大的人妖，在告示板的廣告上，常被人詆爲農民田中的害蟲，在俄羅斯的雜誌報章上，常會發現他的肖像，他也是取之不竭辯論材料的來源，這就是古辣克。這是一個很老的名詞，其字面的意義是『拳頭』。在革命很久以前，這個名詞，就被人賜與那爲富不仁鄉村的農民，他們因他人的急需以圖私利。他是一個放小債的人。他借種子給人而收極高的利息。他常從事土

地投機的事業，和做各種瑣屑的生意。他自己亦在自己的土地做些少的工作，但是土地的工作，大半委諸雇賃的工人。在鄉村富革命時期所得利益的撮要內，已把牠指引出來，由這一班魚肉農民的階級所收沒的，和把牠分給貧苦的隣人的土地，幾與由大地主處所收沒的土地相等。但是這一班人仍然健在，不與地主同時消滅。新經濟政策的頒行，和租金及雇傭特權的擴大，連一接二的增加他們爲非作歹的機會，比較上遂逐漸變成富有了。始初的時候，多數黨已洞悉這種危險，他們繼續着與貧窮的農民，鄉中的無產階級，去與中等農民連成一氣而反抗古辣克。

革命第一步的程序，就是使社會上的一切都達於平。比較上這是很簡單的。但是現今提高鄉村普通水平綫以上的生活而不會侵擾到這種平等的新地位的秩序，是被證明是更繁雜的工作。托洛斯基(Trotsky)可以說是一個預見這

種危險比他的同僚更清楚的一人，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假期，在克斯維福斯（Kislovodsk）演講宣稱：『城市的工人，雖比他人得更優渥的薪金，仍然是一個工人。但是在鄉村之間，一個農民若致富，就變成古辣克，社會上的分化，就流傳到鄉村中去了。』

但是在這種剷除古辣克的運動之中，有一種很大的危險，就是：把這個誹謗罵人的名詞，無端的加諸無罪人民的身上。孳孳不息有智慧的農民，靠着自己的能力，漸漸地會比懶惰或無遠慮他們的鄰人，積儲下更多的財貨，因此他就被人目為古辣克了。上文已將俄國鄉村普通的貧窮和富有標準的表面情形，都因地而異的敘說過了，若照這一點看起來，上述的現象，豈不是一樁笑話嗎？斯米諾夫（Smirnov）在他的一九二五年出版已被人引用過的小冊子的序文裏面，曾把這種危險，說得極其透澈。他指出有把強健與富裕的農民別為二

類的必要。『第一類，純粹的放收高利者，專事魚肉苦無告者，不特專雇用人以事生產，并且用各種奴隸的契約，鄉村間的小交易，和放高息的借債。這種的農民，對於自己的農業毫不關心，他所有可以隨時調動的資本，都用在放高息的債之上。

『第二種富裕的農民，包括那一班強健而勤耕的農民，盡一己之所能，去增益和鞏固他們的生產，他們可以調動的資款，尤其是他們農場的資本，大都用爲購買牲口和器具，更好的種子，和諸如此類的物事。若使是必要的話，賃用雇傭在這裏是非常經濟的，但這純是暫時的性質，所以沒有理由指這種農民爲古辣克。

『對付第一種古辣克的農夫，我們應加以嚴厲的取締，用徵收地稅的政策，禁止一切會令人陷於奴隸地位的契約，嚴厲實施勞働的法律，組織低息信

用機關等，以應貧困鄉村的需要。在他方面，對於第二種強健勤耕的農民，我們應用各種方法去扶助他們，利用他們的資本，做擴充農業合作事業，和其他鞏固和提高農業經濟標準的媒介。』

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十五次共產黨會議之前，呂可夫(Рыков)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在他的演講之中，援引中央統計處最近的材料，以指出近今的趨向。已漸傾向於用已下過種子的田畝做標準，中等階級的經濟狀況，已漸趨平穩，貧窮農民的生活程度漸漸提高，和高等農人的收入也不像以前這樣駭人聽聞了。

總而言之，鄉間是一幅農業大區域的寫真，在好些地方沿用幾世紀以前耕種的方法，甚且以戰爭和饑饉的摧殘而退步。有這幾種混合的原因，在世界的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最普遍的試驗，才會一旦爆發。幾百萬大部份的農家仍承襲

着他們幾世紀以前的狀況。但是農業耕種的新方法，社會和經濟結合的新格式，也蒸蒸日上，這都是新改革榮華大者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種農業的合作，蘇維埃農場和比較沉重的機器所占的位置，尤以機械犁為最。

第四章 機械犁和公營農業

農業共產會(The Commune)

那土地收歸國有的手續，已成人人注意的集中點了，那權貴和地主階級的不動產，全部份或一部份地收歸國有，以充政府的農場，工廠的收歸國有，也以同樣的方法處置之。同時把數百份的小農場分給一羣自動組織的農業共產會的工人。在頭一兩年的時候，這種運動風起雲湧。因為有得國家的大塊的最肥美的土地，屋宇，機器，和牲口的權利的鼓勵。這種運動的熱心家的人數大大加增，是無疑的。均田改革同盟會的統計告訴我們，謂農業共產會的數目自一

九一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七月止，由九百五十個增加到二千零九十七個。

一九二二年在薩麻拉郡(Samarra Gubernia)，我所知道的一個最成功的農業共產會的領袖，常以農業共產會者來稱呼自己，這種籍契約的効力，而實行共產主義，正與其他以理想來解釋共產主義的一般相反。最初這種組織所定下的計畫，想把土地大公無我平均的分配。各種的財產都歸公有。工人當盡其所能做他們的工作，各種收入都充為公共店鋪的基金，由這間店供給這一羣會員的一切需要。大家在一塊食飯，會中的一切事宜，小如羹內鹽之分量的多寡，大至製造所的建築，都要在大會中討論之。兒童都收容在一所公共的宿舍，指派每個團體中的會員，去做照料兒童的工作。這類事實，大部份已成過去的陳跡。現雖有約二千的農業團體，仍沿用農業公共會的名稱，可是牠們大都把牠們的綱領已大加修改了。比方：有一個美國人，參觀一個大而興旺的農業共產

會，牠的會員，大都是美洲芬蘭人，告訴我們說：這種若有農業共產會食堂之設，則把每人所做的工作，詳詳細細查照一番，贏餘的分配，像首一次投資之多寡一樣，根據他們的工作而定之。這個團體想再進一步，採用規定的薪金，為一切勞動的代價。

大多數的農業共產會員，自然是共產黨的一份子，或至少亦可說牠是共產黨的熱烈表同情者。但是那裏同時也有許多的宗教的團體，牠們利用革命所給與牠們的新機會，去實行牠們基督教「普天之內皆兄弟」的旨意。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我參覽在的威爾郡 (*Tver Gubernia*) 的一個農業共產會，這個團體，是在四年前一羣持福音主義之人所創立的，團體內的事務仍根據着純正農業共產會的精神而施行的。這種團體的數目，現在約有一百個之多，所占有的從前私人的財產和建築，約有三百畝的肥田和一部份的森林。這種財產，在革

命之後，起初曾被收爲政府的農場。一部份的器具，內包含着許多刈禾器具，收割器具，打禾的機器，和其他細小的田具和財產一起接收過來。不交納土地和器具的租金。一九二五年統共所繳的三百七十三盧布的稅金，減少百分之廿五，作爲改革鄉村的津貼。這個團體興立一所榨油廠，和開設一所製皮廠和製鞋所。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鐵匠店，以碾磨他們自己的黑麥粉。牠雖是宗教的組織，政府仍給以極大的鼓勵和幫助。一匹政府極好的雄馬，常川放在農業共產會的馬房內，以供鄰近的村落之用。當農業共產會已買有牠們的機械犁，派遣團體中一位少年到政府學校學習駕駛機械犁的技能。在同州有一個共產的農業團體。在同一的學校，因學額已滿不收納牠們的一個會員。牠遂有痛斥政府偏袒宗教團體之舉。但是後來有人告訴他們說，政府是不因農民有無宗教信仰而有所輕重，祇視其農業上的活動而定他們應否加以援助的，牠們考慮過這個農

業共產會是一個極著成效的事業，所以要加以援助。

這個組織職務的施行，是以專司各種活動的各系頭目，組織而成的諮議會司理之。一個五人組織而成的委員會，執行一切的事務。判決各種重要事務的責任，都由他們執行之。他們維持一個公共的金庫，公共的貨倉，和公共的食堂。衣服是由團體的縫紉部預備，以供會員之需。兒童由父母撫養至十五歲，然後把他們安置在少年居住的地方。當我問他們用何方法來處置懶惰和不忠實的會員時，執行委員會的頭目答我說：

『我們患不着把他們趕出去。這種人在這裏自己將覺着不安樂，會把懶惰的性情改掉。』

農業共濟會 (Artels)

與農業共產會相類的運動，有一種在農業共濟會普通名稱之下所產生比較更簡單的組織漸漸發達起來。這個老名詞是用以指明一羣的工人，他們團結起來去做時令的工作。各種農業共濟會的加增，像雨後春筍，不可壓制。改革同盟所收集的歐羅巴俄羅斯的卅七郡的統計，指示給我們知道，那四百十二個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所登記的農業共濟會，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已加增到四千七百八十八個可驚的數目了，這個數目是比以前多過十倍。

在牠最簡單的形式言之，農業共濟會是一羣農民的結合，他們集合他們的工作，牲口，和機器去耕種一塊公共的土地。這種土地，或由所收沒權貴和地主的財產內撥給的一部份，或由每個會員把他們所得自鄉村的土地，合在一塊來做這種經營，然後再與鄉村土地委員會磋商，把這個零碎的土地，交換整塊的土地。他們合資購買種子，機器，或其他農場的器具。他們常保留他們在鄉

中的房子，雖然他們可以這樣做，像我在薩麻拉郡所見的一樣，但是他們多跑到離鄉數英里之遠，再去蓋新的房子，或把全部的東西搬到喬選的地方，以免跋涉的勞苦。在這種計畫之下，則不能享受農業共產的社會生活，經營所得的贏餘，是照着工作的比例和投資的多寡而分配的。

純粹農業共產會的運動，不久就失却牠的地位了。許多根據這種辦法而組織的團體，漸漸變成更簡單的合作社或無形解散了。上面所引用同一的統計，也指出由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農業共產會約減少了一百五十個。我會與許多從前純粹是農業會的會員談話，在談話之中，我發現大部份不幸的事故，都是因廚房問題而發生的。簡單的廚房輪流使用的問題，或在公共食枱之上，因口之於味，有不同好之處，已足破壞團體中的和氣了。有時因為一個團體的領袖不幸死了，漸漸地遂由一個純粹農業共產會而變為較簡單合作的形式，若

婦人得病，全盤的計畫也因之瓦解。遂有其他的——一個團體，採取農業共濟會的形式，現在發達得很興旺。他們告訴我說：在牛是屬於社會所有的時候，牠不能產生充份的乳汁，但是當改爲私有的時候，每個婦人盡心看餵她的乳牛。欺騙和懶惰在男子之中是常有的。據我自己的觀察，無論在什麼地方，農業共產會之得以成功，必須有一位強有力的領袖，能在團體之中如家長一般的行使他的職權，如是牠的命運多少總會得些保護。

新經濟政策下的公營制

自新經濟政策見諸實行之後，好些觀察家預料那土地使用的合作制度，會全部崩毀。但是照事實上，農業共產運動所得的成功比較細小，而那更簡單公營使用土地的形式，則竟蒸蒸日上。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賽底鈴 (Sadi-

(*his*) 在經濟生活所發表的文章說：

『二萬二千公營社中的一百萬人，耕種三百萬俄畝的土地，有七百卅九種的副業，可做這種運動生機勃勃的證據。此外那最末了那一年的公營運動的發達，多在農民自己所分派的土地實行的，所以公營制的農業藝能，是比個人自耕一方之地更高明的，由是漸漸得着農民的信任了。』吾人要注意現所加於土地合作生產普通運動名詞是『公營』。在新經濟政策之後所發生的新組織的形式，是一個簡單的股份公司。牠可得着大塊的土地。工作的牲口機器是公司所私有的。事務的設施是由一羣負責之人行之，這班人是叫做理事部。薪金照常支給，照付公司的債務，預備大宗的款子為準備金和購買新機等等之用，紅息的公布，若有借貸抵數的贏餘，則充其他投資的用途。這種組織的詳細情形是不一致的，但是各種契約的訂立，一定要經過州官的登記。這種營業的普通權

利和義務，是在鄉村法律（第一百零三至一百一十一節）內規定的。股東可自由退出這種組織和要求退還他們所投的資本，其餘的股東也許會因他的退出，而要求賠償破壞公司的損失。

從前所述的俄國改造農場的考察，在一九二五年在南部的一州發見廿二個公營組織，牠們都是農業共濟會和合作。始初有四個農業共產會的組織，但是統統沒有例外的，牠們都採取新的計畫。其中的十六個是在一九二三年以來所組織的，表示這種運動仍在繼續發長着。各團體的大小均不一致，由六家至三十五家，他們的土地也不一律，由一百六十二畝至一千四百畝不等。

這種團體的新例，（引用俄國建設農場考察的材料）會幫助解釋這種運動的趨向。

『共產主義的曙光』，是在一九二〇年一個農業共產會所發起組織的。二

年之後，復改組爲一個公營社。這個團體是由十家所組合而成的，共有五十一人。他們由鄉村領受他們所應得肥美的土地一千一百五十畝。這種人，是在他們自己的土地居住的，每家有自己私人的房屋和牲口，雞，豬，和牛。農場的機器是公司所私有的。他們有兩輛機械犁，一輛打禾的機器，一個束禾的器具，和各種輕便的農具。平常納稅和機器借債及其他種種的義務，都是由贏利項下撥還。畫出一部份的贏利留充買新機器或其他改良的用途，其他的一部份留充活動資本，貸借的抵數則依據投資之多寡和工作之輕重分給與各工人。每家還有一種叫做紅利股息的分給。這個團體的農夫，由政府處領到物質的幫助，以購買他們的機械犁和開掘自流水井。牠可算做一個出類拔萃成功的農業和社會的經營。

『真理的光明』共有十五家，七十五人，和六百四十八畝的土地。牠是在一

九二二年所組織的。這個團體的會員是在鄉村居住的，離他們的土地約有六英里之遠，但是他們都在預備搬到他們的守業處去住的。他們有六匹馬，十五頭牛，一輛沉重的機械犁，和其他的機器。購機械犁的款項，是由農業銀行所借的，這筆款在收穫後分做兩次攤還，若在時年失收的時候，可酌量展延償款的時期。在收穫時令之末，贏利中的四份之一，照着工作的多少，和原本投資之數目，當做利息分給與他們的會員。所剩下的百份之十五的贏利。留爲還償債務和購買新的機器，『共產主義曙光』的辦法則稍異，撥出百分之幾，視組織所賺之多寡而異，按照比例分給與會中的會員。

『新路（或旅程）』，是在一九二五年九家貧苦的家族所組織的。他們以他們在鄉村所分得的土地，交換一百零八畝離鄉約二英里的土地，土地委員會復允許在下一季每人給足八畝的土地。他們沒有馬匹，沒有抵押品，所以他們的

公營社的聲名不彰，銀行借給他們一筆一分半月息的借款，以充開始耕種時候購買六馬匹和其他必需的機器之用。不久之後，他們的基礎漸漸穩固，他們復借以五年為期月息一釐的第二宗的債款，為改良土地的用途之用。第一年的收成是很豐裕的，根據這個團體總理的談話，這筆盈餘的款子，應供給各家的需要，借貸的抵數，用為清還債務和購買額外的機器。他們懇求給以機械犁和極熱心地設法擴充他們的農場。

農業委員斯米腦夫氏 (Smirnov)，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在經濟生活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估算現在各種的合作農業的比例，得下列的結果：農業共產會約占百分之十二，農業共濟會占百分之五十八，公營社占百分之卅。這種比較自這個時候始，公營社的事業漸臻興盛，其數目亦大大加增。在這篇文章內，他也估算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業公營社的會員，他就這個名詞的廣義

着想，用來包括許多貧苦的農民——這就是沒有馬匹或牛那一班的農民。

這種社會生產形式的趨向，已證明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牠的勢力未曾伸張到二十米零跟着他們父親的舊路走的農家之前，一定要等到牠的確實經濟的價值有了完密的證據的時候。無論是團體的或私自成立個人農場的，都有由鄉村搬到土地的趨向，因在土地豐裕的地方缺乏水泉，因為要需一筆鉅款以開掘良好的自流水井的緣故，由是大受妨礙。

我們可以很泰然地說，總而言之，那純粹經濟的關係是公營運動發達的最大的動機，在社會主義者的專門名辭說起來，那與這個組織聯合的人，除解脫了他們的束縛之外，就沒有別的損失了。在正的那方面說，這種運動首先就以借債的利益，分配土地，和發借極通融的債務以購買機械犁。各種對於農人極有裨益的情形，實足以引起極不好的弊端，因為那不合法的公營社常常是富

有的農民所組織的，利用牠以達到得着機械犁，或其他借債的權利，不平的怨聲也就發生了。

他們盡力使着這種運動變成農業合作全盤計畫的一部份。在農業合作協會治下工作的全俄公營議會，與合作共發刊每月出版一本卅二頁的雜誌，名曰公營主義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頭一次出版。不止如此，公營社人員常占極重要的位置，處理地方農業合作的事宜。這種運動，在報章雜誌上漸漸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共產黨領袖也視牠為最有希望的法子，以促成鄉間的社會主義。第十五次共黨會議，在牠的提綱的議決案之中，很明確地指明要對於各種的公營農業和蘇維埃農場特別加以注意。

機械犁

在俄國農業計畫中，機械犁的位置，尤其是對於促進公營運動的事業，是非常重要的，是以我們對於這點是要特別加以注意的。

當亞蘇林森 (Arthur Ransom) 在一九一九年的隆冬到俄國的時候，他問農業委員，什麼是他視為農業上俄國最大的需要，他的答案祇是一句話，「機械犁」。我記得在一九二二年大饑告終的時候，在薩麻拉郡與一位農業共產會的總理閒談。我們在討論宗教的問題，當他回答我問他的朋友教徒在本地從事賑饑事業的熱心問題的時候，他對我說：

『我們不再信仰上帝了，機械犁就是我們的上帝。』

這句農業共產會會員的話，雖不能當作毫不掩飾的話，但是機械犁在今日俄人的心目中，是不以一付機械來看待的。機械犁的形象，常畫在廣告紙上，印在日歷和紙幣的上面，發播於州郡之間。對於農業有興趣的雜誌往往有盈篇

滿幅的作品，討論這件東西。如在這種雜誌內，找不出這種現象是不可能的。

政府當局對於使用機械犁的態度，在上面所引用斯米腦夫在經濟生活所發表的文章的最末了那一節，提綱挈領地告訴我們說：『機械犁對於實行公營制是一件最重要不過的東西。機械犁全數的百份之八十，促成了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的合作和公營的組織。機械犁，沒有可疑的，是淘汰農民個人生產事業的主要原因之一。若是一輛機械犁與合作連成一氣，和用之得當的話，那麼我們不但祇有一架農業機器，並且是鄉村社會主義發生的一個新原因。機械犁尤其是能把貧苦的農民聯合起來，提高他們的生產，和預防古辣克來剝削他們的惟一辦法。牠使他們有與鄉中的資本份子戰爭的能力。』在一九二五年，福特車的輸入約一萬輛。有人猜想，約有百份之十九是入於農民之手。其餘的是指派給國家農場，和其他政府及社會上的機關。約百份之五是賣給私人的，他們用兩

三家組織而成假公營組織的名義去購買的。一半以上的車輛，自然是買給北高加索 (North Caucasus) 和窩耳葛河 (Volga) 出產穀類的地方。西北利亞和烏拉河一帶 (Urals) 需要大宗的車輛。

再擊亞爾干日爾斯古 (Archangel'skoe) 做一個例，第一個機械犁是在一九二四年輸入的。在一九二六年我發見共有十八輛機在農民的手裏，其中的九輛是私人所有的，其餘是屬於集合的。三十八輛中的三十輛，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所買的。發售的價錢大概兩三倍於同樣的美國的機械犁零售的價目。公營社先交頭一次很少的攤款，然後再以二三年為期，分批償還。私自購買者，則要以現款交易。

俄國改造農場的研究者，在一個精密考察卅中機械犁的普通情形之後，他斷定最大的困難是那機器在耕餘之後就沒有相當的役務。我們可以發見有許多

的機械犁，祇經過不滿一年的使用，就廢棄在田間，最近的修理機器的店舖和機器師離鄉約一百英里之遙。在俄國的情境之下，至少要耗費數星期的光陰，或在收割的當中，然後始能把機器師和所更換的機件運到未修理那破壞的機器。卅中那第一輛的機械犁，因為二年前沒有修理，遂廢棄田間。

這種情形，自然會影響到農民對於這種新機器的態度——他們從前對於這種機器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當一個美國的機器師修驗附近公營社的機械犁的時候。這機架因為沒有修理所以於置田間歷數星期之久。在驚奇的圍觀者之中，他們若有這種事發生總必在旁觀看，有一個富有的農民說：

『若使我的牛臥倒不肯耕作，我能用鞭鞭之強之去工作。但是你不能用同樣的法子來對待這個東西。』

最後政府當局知道這種危險，趕快去組織一個服務的機關，散布於國中各

地。土爾(Ter)地方組織九人一隊一羣的機器檢查員，他們的責任是在一定的時間，在他們所指的區域之內檢查機件，給農民以機器的教導和各種力之所及的幫助。但這種辦法仍未能名實相符，是以全部的組織仍不能稱爲完美。批評家在他們爭辯之中是沒有錯的。在這種農業秩序的狀態之下，應先把牽曳的構造先明明白白介紹給農民知道，不應在困難發生之後，然後去做這種的工作。

若以機械的數目來論，牠在俄國農業上是仍不足重輕的。因爲雖然根據農業副理事的推測，在一九二六年春季的時候，在全蘇聯區域之內，有二萬二千輛機械犁在田間工作。大戰之後，其數目由零輛一直增加到可驚的數目，這個數目在二十米零或不止此數的農家，不過是九牛一毛的數目。在一九二六年第十五次黨部會議以前，呂可夫(Fykov)在關於農業和工業化問題的演說之中指出，『祇有一個工廠，勃得洛司基(Pullorski)，從事製造機械犁，牠所出產

的機，比外國的要貴五六倍。」

根據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二日哀斯亦斯亞 (Aesstia) 所發表的文章，茲特錄下一節，國內所製造的機械，至那一日止已達五百七十七具。在上多林格勒 (Stalingrad) 有一間新工廠的設立，但是在未來的幾年之內，自製的機械犁的供給，無論如何是不足以供農人的需要的，大宗的機械犁是以仍將繼續着由美國輸入。

俄國的幾米零畝的沒有屏障或天然障礙物肥美平坦的土地，極需要機械犁和近代大規模生產的組織，祇有政府機關，或我們在上文所說的農民聯合的團體，方能經營這種巨大的事業。但機械犁是與公營社一樣的，就牠們的廣被採用的方面言之，仍是在一個試驗的時代。機械犁不因宣傳的作用，就會把馬牛的位置取而代之，但是若是這幾千散見各處的機械，能使頭腦簡單的農民了解

牠們經濟上的好處，牲畜的使用，則無形中將被淘汰了。

蘇和斯(Sovhoz)

在新式土地習俗之下，對於蘇和斯，或蘇維埃農場一定要細細地考察一下。

在一九二一年，根據全俄的年冊，有四千以上這種的農場耕種着從前大地主的土地，其總數是在二米零以上俄畝的土地。革命後最初管理土地的方法，是政府一力主持的，其目的是欲防禦這種寶貴的不動產被農民不分皂白地據爲己有而散失一空。但是這種手段未免太遲滯了，所以在任何的管理機關組織之前，不能保存大部份的牲口和機器，家具，和其他的器具令其不至散失。跟着這個重大的損失之後，便有一個時期，有一班新組織的政府農場的司理們，在

國內飽經饑災危急存亡的時候，他們開拓所有的能生產的產業。最後當產業組織爲地方團體，歸各地的托辣司管理——希望牠能成爲在新經濟政策下有利益的政府管理事業，其結果，他們承襲了年久失修破壞不堪的建築物和器具，極小成份的牲口，和一文不名的資本，因是他們已處于重大不利的地位了。

溫閱革命第九年末蘇和斯的情形，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的農民生活，指出延遲至一九二四年，一半以下在這種農場內所用的土地，是爲這種組織所耕墾的。多過百份之二十的土地，是用各種不同的法子租給農民，磅秤被放棄在牧場之上，或用爲稱乾草之用。

我在俄國改造農場服務不止一年，在一九二五年，有一間公司開始與北高加索農業托辣斯合資經營一個蘇和斯。照這契約的規定，這一萬五千畝的土地，與另外的製造廠和其他的事物，都歸一個公司管理之。這種土地從前是僧

侶貴族中流社會一部份的私產。以前在俄國管治之下，這個龐大的事業，曾與其他兩大地產聯合成爲一個單獨的個體。雖然因爲有製造所和葡萄園這種可贏利的營業，這團體是托萊斯內幾個個體之一，至那時期止，牠都能自給，這所美國的組織，發覺這建築器具，是要急待修理的。這是很明顯的，祇有速謀修理，庶可把革命以來的破壞，重新整頓一下。沒有加漆的房屋，零落的瓦面，泥磚所蓋的東西毀壞不全，籬笆亦已破壞。天井之內，觸目都是破壞的事物和凌亂不全的機器。簡直一點流動資本都沒有。

在新經濟政策實行的第一年，蘇和斯的經理人爲時勢所驅使，欲速達其目的，用從前地主對待農民的方法，去與二人和租地者訂立很苛刻的契約。這種手段增加農民的反感，他們已憤恨這種土地使用方法之不當，復覺得這種財產應分給與鄉民的。跟着便有許多土地訟案發生。合上面所說的美國組織，做個

例，歷來與鄉村便有小小的爭執，這件事以後移交到最高訴訟機關解決之。這種情形，復益之以危機四伏經濟的競爭，迫不得已，遂放棄了數百蘇和斯和採取解釋更明瞭的步驟，專心致志以發展所餘留下的一千三百的團體。

現在蘇和斯理想任務的一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個著作家在農業生活上已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了。他批評政府籌劃局(*Government Planning Bureau*)的報告說，蘇和斯的職務是要做下列的三件重要工作的：『第一，為農業出產品製定更高的標準，不是祇供蘇和斯之用的，並且是供給附近農人之用；第二，介紹更好耕田和料理牲口的方法，鼓勵他們使用機器；第三，介紹給他們以工業的事業以製造附近農民所出產的原料，務使工業化了數個的蘇和斯。』

假使這個大農場有能照着這種辦法去做的可能性的話，我們已在美國人所

耕耘的地產的經驗已明明白白地說過一番了。這個組織是現在蘇聯邦內最機械化的農業事業中之一。牠用十九輛機械犁，做各種農場的工作，除卻最輕易的輸運之外，各種完備耕種和收穫的機器，也用最近美國的機器。在第一季天旱和蝗蟲爲患的不好情境之下，平均的小麥出產，每畝可得十四布楚，與鄉村平均的比較，是九布楚與十四之比。爲照料團體內的機器而組織的機器店，也能替鄰近的公營社和村中的農夫做些修理機械的工作。各種用機械犁和其他的機器所做的社會工作，如替貧苦的人家打禾之類，也消解了地方人對於蘇和斯許多不滿意和不信任的惡感。不止如此，這全個的事業，變成實行牠平常工作顯明的計畫。遠近單獨的或成羣的農民，跑來參看上自在地窖內自動的電氣和自來水的設備，下至在田間的奇異組合的收穫打禾機的全體的設備。學校的正式代表，和農業機關的當局，由協會委員會的各部來視察各種試驗的結果。

除了這種非正式的和非屬政府的教育工作之外，還有十位由俄國最大的農業專門學校——莫斯科泰晤拉蘇夫專門學校（*Timerevov Academy*）——來的學生，和十個由國中各部的農家兒童，費三個月的光陰，做實習的工作，初次去學習大規模機械化耕種的方法。這些兒童被看待做特別一羣的人，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盡力使他們得着各種在田間使用機器的經驗。除此之外，地方官吏復派一小羣的孤兒，并給以居住的所在，使在農場的各种活動，從師學藝。先在有經驗的監督指導之下，訓練約七十個的本地農家兒童，使成開駛機械犁生。在這裏應先要聲明一下，這是不關重要的教育副產品。

地方農業部，利用蘇和斯為研究半打未闢的雄馬的地方，其目的是想改良馬種，謀地方農民的幸福。在對於植物的長成有興趣的托辣斯的指導之下，他們做各種用為試驗的植物，及蘇和斯自己試驗的植物。

組織內最大的工業計畫，是磨麵粉和製酒，安放大車的地方，就是製造麵粉和酒的所在地。不獨農場內一切的五穀是在那裏磨麵，他們並且由隣村購買幾千布楚的米麥回來碾磨。製酒廠不特用農場的大葡萄園的葡萄，並且要到隣近的農民購買葡萄汁造酒。

自採用完全機械化制度之後，第一年耕種的畝數，增加到百份之二百五十，就全個事業來說，若能把麪粉廠小心經營，則雖在不好收成的時期，仍能維持到年終不受損失。同時也做了不少應做的修改和改造的事。政府在籌畫利用這個地方使成更大機械犁的中心點，而幫助附近的地方，農業專門學校學生的數目，在第二季實習上工作的時期將會驟加幾倍。

這個例子不是說普通蘇維埃農場的情形，都是這樣的，不過是想去解釋政府預備去實行各種牠所想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的總計，證明在

耕中的畝數，物質的利益，比隣近農人有更好的出產，牲口和器具價值的增加，雇傭的數目雙倍於昔日，平均薪水的加增——每月由十至二十盧布，第二方面，在一九二五年八月間。地方托辣斯贏利達二米零半盧布，竟使其餘的托辣斯的整虧共達二米零。

這三個的計畫——公營社，機械犁籌買會，和蘇和斯——皆是欲達到同樣地的一部，土地用途的社會化和普通的改良。牠們之中可以說是沒有一個曾經過試驗的階級。牠們都是極饒興趣的，像其他許多俄國的試驗，對於世界的農業，尤其是對於美國的，皆有極大的關係。在牠們身上，已經化了一大筆的鉅款，將來也許會化更大筆的款，用嘗試與錯誤的法子，去求更高深的發現，這可說是在理想和可能之間。

第五章 政府教育和對於農業的援助

我們已看見那革命承襲了有史以來陳舊的鄉村生活，繼續沿用着牠們祖宗所傳授的農業方法，再加上七年的世界衝突的蹂躪，內爭和饑饉的損失。各種進步的統計是自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開始的，今暫取戰前的計算當作牠們的常態，這種計算大多數尚不能完全相等的。欲脫解這種背景的支配和國家貧窮不利的地位，政府所指導的鄉村改良的完成和步驟，是一樁宏大的事業。

農業學校

俄國任何教育，若可叫做正式教育的話，那麼，讓我國首先注意農業的正式教育。國內的各種教育，根據着兒童的環境而施以教育的意旨。是以對於鄉中最小的兒童，則教他們去了解切身事物的變遷，與時令更改的關係，去明白去做某事的理由，當他稍長的時候，則教以找尋更好的方法去做田園的工作。在一九二五年一種特別的學校，叫做青年農民學校散佈全國。他們的計畫，是想在每州或鎮，最少設立一所這種的學校。男女學生，曾唸完鄉村學校四年的課程，普通約已十二歲了，這種學校就收錄他們。年限定為三年，特別注重農業和家庭經濟學兩方面的科目。由鄉間遠來求學的兒童，或在戚友中搭食，或，像我在列甯格勒郡所看見的一個鎮一樣，這學校當局為學生預備寄宿的地方，徵收相當的代價，在這情形之下，每月約收費五元。

在亞爾干日爾斯古州，我看見約有四十個學生，在學校開辦的第一年入

學。在第二季，學生的數目又益加增。全州農業全體的顧問，或叫做亞金郎，(agronom)用充學校各科的教員，以助學校原有教員的不逮。這位領袖的農業家，每天授課兩小時，測量官和獸醫每人擔任一小時，這種工作爲他們應盡的職務的一部份。撥與學校三十五畝的土地，用充試驗的農場，同時復捐助以一筆的款項，以應開支，但是這筆款是常不敷用的。兒童如在這個學校修業期滿，可不用考試直接升學國家的或地方的高等農業專門學校。

除了這種州立的學校之外，還有尙在組織中和設備極不完美，比較更專門爲十五歲至十八歲的男女學生而設的學校。這種學校是訓練亞金郎和各種農業專門家的地方，牠是由從前的學校改組而成的，與牠具有同樣的性質。這種學校專門研究本地具有特性的果實禾麥之類。

例如，我曾參觀在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出產葡萄的地方的一間

這種的學校，牠有一個普通的農場，以從事各種農場的試驗和實習的工作，專門研究牠的葡萄園和造酒的方法。

籌集教育經費，普通都是地方的事務，所以我們會看見各間學校的設備，建築物，和普通的尋常預算都不一致的。但是總而言之，延聘一羣飽經訓練的教員，是最困難的問題。

各州或地方的中央學校，和像莫斯科附近的泰晤拉蘇夫專門學校 *Time-razov Academy*) 這種大教育機關，自然比其他各處的農業學校都好得多。牠們都有在學習期限中提前專習某種學識的趨勢，牠們把實習和聽講二者并重。每年夏天派遣幾百的青年男女，到蘇和斯和各工廠有一定的步驟去做實習的工作，他們要寫他們活動的詳細報告，這種工作是學校課程的一部份。最後學校不給以任何的學位或文憑，一定要等到這個學生，在他唸完學校必修的功課之

後，再能完成一個實地工作的計畫，以證明他的實際的技能之後，然後始給以學位或文憑。

亞金郎 (Agronomns)

這種高等學校最重要的職務之一，是去栽培上面所說的亞金郎的人才。亞金郎的工作，就是政府朝夕不忘的去提高農業出產品普通的生產率。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農業生活的摘要，給與我們有些關於這個重要部分各方面的工作重要的統計：

在革命之前，在俄國本部有一千零七十五位亞金郎。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在同一的區域之內，有二千七百位，其數目的加增，在超過百份之一百以上。他們預定的計畫，想在一九二八年之內，在國內每州栽培一班有學識的亞

金郎。這種人百份之三十二，曾受過高等教育，百份之五十一，受過中等的教育。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他們的薪金平均六十八盧布，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其薪金則雙倍於昔日，在同一時期之內，普通來說，地方預算的加增，已超過百份之二十五。這種站區會把八萬七千以上的農民，組織成精密合作委員會和試驗的團體。

這一款是列爲這一部最重要的工作：推廣專門農品的文化加增適當的農品循環的使用，改良牲口的繁殖，宣傳良好耕耘的法子，加增農業的工業化和機械化，增進貧窮的和小康農民的合作。對於各種這類的目的，他們完成了很大的進步。分給農民的選擇過穀類的種子，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由二十六萬蒲_卜每蒲等於三十六磅——加增到三百萬蒲。在與三田制相反的多田制度下所耕種土地的百份率，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由百份之三·二加增到百

份之二十。專門農品下種的地方，大多數與戰前所差無幾，麻苧，向日葵，和馬鈴薯的加增，已數倍於昔日。

現在仍要注意的其他預算未能盡善的地方，亞金郎薪金的低微，缺乏正當運輸的方法，皆與站區的効力以絕大的打擊，他如亞金郎常要做頗多牧師的和其他與該部漠不相關的工作的事實，他們正當的工作所以受了極大的影響。這種事實之所以發現，又是因爲那亞金郎的事務處是撥用地方預算項下所維持的。

我知道在北高加索的亞爾干日爾斯古的一州的亞金郎的工作是很透徹的。讓我們考察他們的工作的綱領。這站區是從前一個有錢鄉民的住宅，宅內有一個大天井。屋內三間房子的牆壁，都掛上許多廣告和農業的展覽品，曾得過獎的牛馬和市場的相片。列甯的半身照片，當然也在其中。這個比較富裕的州，

因有一位大農業家，一位助手，一位半日工作的獸醫，和一位測量家，常引以自雄。這是人人所知的，這四人之中，有三人每日花費一部份的時間在農民青年學校內授課。這個站區沒有自己的試驗場，但是牠從事幫助對於試驗有興趣的農民，在他們田畝內作新農品的試驗及培種牠們的方法。在家畜繁殖的時期，地方將牛馬放在天井內，以應農民之用，根據着使用者的社會境遇徵收很公道的費用。

亞金郎的第二種活動，就是：組織和設法擴張一州的市場，這種事業，是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行於亞爾干日爾斯古州。這個第一個的市場，當還未實行的時候，牠的展覽品比較上是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其種類之多，實駕於美洲之上。赴會的踴躍，和觀衆對於展覽品和演講所發的智慧的訊問，都足證明觀衆的增加不是祇受好奇心所驅使的。一年之後，所設立的第二市場是比較大些、

就各方面言之，也比第一個市場更興旺。這種運動漸漸遍布全俄，由各州開始傳播到各郡和各區更大的經營，而成像在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所成立的大市場這樣大規模的展覽會，這個展覽會是在大饑之後未久所舉行的。關於直接由鄉村參與這個大市場的代表的人數，有各種的規定。

在各處則用小的展覽品，和有圖畫的廣告的魔力，以招致農民羣集參看。在火車站，圖書室，鄉村蘇維埃的屋宇，城市農人的住家各處，你都可以看見這種的小會。我參觀過土爾(Ter)區地方蘇維埃的聚會，在那裏我看見一個羅博廣和排列整齊的農業出產品，農場所用的各種機械的模型，鄉村俱樂部的模型，諸如此類的展覽品。

農業文學

也許個個農業宣傳運動最堪注意的狀態，可在大宗出版的書籍，小冊子，和雜誌上窺其全豹。在莫斯科的農業部，祇舉一個出版者來說，在他的一九二六年六月所印行出版部的章程，共有七百五十以上的書籍和小冊子，除了故事，歌曲，兒童的故事諸如此類的書籍之外，還有其他關於各方面農民有興趣的專門學識的書籍。出版物是用很好看的紙封面裝釘的，牠們的裝潢常是很美麗的，發賣的價錢均照書本之大小而定，每幾冊約值幾古必至一盧布或在一盧布以上。這種書籍的廣告，刊登於農村報紙之上，分送給村中的各圖書室和在大城市的各書局和鄉村的合作社代為推銷。我在合作聯合西北角所見的售書部，是在華麗聯合的辦公處的扶梯之後，但是他做極大的生意。一年前，他們開始採用墊付價值五十盧布的書籍給鄉村合作社的計畫，這種信用祇以十八月為限。在一年之內，組織了的這種售書處四百所，牠們中一大部份，在三個月或四個月

之內，推銷了五百本的小冊。

農民日報 *Peasant's Gazette* 是由全俄共產黨 (*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 中央委員出版部所印行的，是一種銷流最廣農人的報紙。牠是一種篇幅狹小，祇有四欄，八頁，每星期出版一次的報紙，印刷非常簡陋，但是詮釋得非常精細，一次出版的份數約達八十萬份以上。在一九二六年夏天，鄉村軍隊兒童所舉行推銷這種報紙的運動，閱者的數目又增加了十萬人。在同年十二月份的報上，登廣告聲明凡定該報一年者，外加贈月刊一份，名曰農民消息手冊，和二張美術五彩長三十二生的米突闊二十三生的米突的畫片。共收費一盧布八十古必。

這種報紙的性質是怎樣的，可在列寧格勒的書報架上，順手拈來一看便可一目了然了。第一頁專載共產國際新聞，尤其是關於各團體對於一九二六年俄

羅斯黨內大衝突的態度。第二頁半頁的篇幅，在「資本治下的各國」的標題之下，節錄國外的新聞——「國際聯盟和她對待德意志的方法」，「資本主義者的結合而反抗勞働者」，「揚眉吐氣革命的中國」，「立都安尼亞 (Lithuania) 的背叛」。在同頁的下半面，在「蘇聯的各處」的標題之下，記載着俄國的新聞。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全蘇聯的戶口財產的調查開始了」，「白俄的領土的加增」，「糖將跌價」，「價值四十六萬七千盧布的傳種的馬匹的輸入」，「怎樣去預備蘇維埃的選舉」，「民間歌謠的歌者死亡的消息」，諸如此施的事故。第三頁的全頁在「欲施教必需熟嫻會計術，和根據着會計術而建築類教之道」的普通標題之下，滿載着爲期不遠的選舉預備的消息。

由以後諸篇，可以看出俄國報紙特別的性質。大部份的材料是鄉村訪員所供給的。對於本地蘇維埃，學校，合作社，和其他的組織，或褒或貶加以批

評。將姓名和日期用極真摯的態度詳細記載出來。這裏有去年在各鄉怎樣去舉行選舉的故事。翻開第二頁，我們會看見在「爲減低物價而戰」的標題之下，有五六封的書信，和兩欄記者的關於各種農業的比較價值問題的討論。第五頁和第六頁，專載農業試驗新聞，農民訪員在這頁中也發表些他自己的文字；和亞金郎的作品。不良的校長在學校所鬧出的醜史，一個蘇和斯的收穫倍於鄰近的農人，兩個主持合作社的無賴，怎樣以賭博欺騙農民的金錢。第七頁，軍事欄，有求「周卹紅軍的家族」的懇請，一篇需要蓄儲銀行的文章，和一段莫斯科樂器公司私人的廣告。最末了的一頁，是農人日報 (*Farmer's Gazette*) 印刷部各種出版品的廣告。

這種報紙之外，還有鄉村所印行的月刊，其主要部份，討論他們地方特別的問題和本地新聞的報告。西北一帶的地方，掣來做個例，印行一種共二十四

頁，用許多圖畫和圖表解釋，和有很豐富農業新聞和知識的佳妙的農民星期雜誌，名曰紅色的鄉村。郡內有好些比較大一點的地方叫做烏色士(Oyzed)也有報紙印行。

農民的日歷(*Farmer's Calendar*)，爲農業部印刷部所印行的，是一個真正學識的寶庫，內有各種任何農民所應知的知識，小之如爲小兒命名的常識至怎樣去蓋雞屋的知識。牠所有的如：長篇的關於革命運動最重要的歷史事實的註釋，蘇維埃政府組織的概要，法律干涉農人的撮要，一部份關於合作社的討論，農業教導和實際援助優美的部份，普通知識部，關於鐵路，郵政，量衡器具諸如此類的記載，和在報章之後最末了的兩頁爲解釋報章中平日不常見的字彙。

農業生活，是農業部的機關報，牠是更專門廿二頁的每月雜誌，其銷路僅

限於亞金郎，地方農業部，和其他的機關。牠每月可銷流約一萬冊。其最主要的作品是出諸農業委員之手，這本雜誌是經過農業部副委員所校訂的。紙張，裝潢，和印刷都極差強人意的，其作品包括各種不同而相關的題目，極足令人滿意的，文章的內容是非常簡淺的，雖庸夫俗子亦得了解，牠甚合於科學的故亦甚適於學生。

新村是一本六十四頁的雜誌，也是農業部印刷部所印行的。牠是一本優美全爲農民而印行的印刷品，每二星期出版一次，銷流約一萬二千冊。那裏也有爲鄉村婦女的特別雜誌，爲鄉村圖書室而印行的雜誌，爲戲園而印的，和爲兒童及青年人而印行的雜誌。

是以印刷品由各方面攻擊鄉村的弱點。執政當局知道那最後的興盛，和甚至於國家最後政治的健全，都依賴一個開通的農人，能很聰明地加增他的土

地的生產力，和加入他的社會上有組織的生活。這種攻擊常因人民的無知和漠不關心的態度而不能發生任何的效果。但是鄉村工人的活動團體，在冬天的夜間，對着目不識丁的農民，誦讀書報，和鄉村圖書室是常備以解答他們的問題。如是這種印刷刊物的勢力，漸漸地深入愚民的心坎了。

在這裏也要講些關於軍隊和普遍的軍事服務的教育的職務。選拔的方法根據着候補者家庭義務而定的，每個俄國的青年男子，一定要在軍中服役由八個月至二年，有時竟達五年之久。沒有一個脫離紅軍之後是不識字的，這是很可以自雄而是人人所深知的事實。但是他所學的不祇是讀書寫字。他是教以一點關於歷史和地理的常識。他對於他的鄉井——都會或城市——的生活是有相當的認識的，所以在他的心坎中，都有都會和國有親切關係的概念。除此之外，政治的書籍，農業的書籍，其他各種形式和論題的書籍，在他的兵營圖書室之內

在他之前陳列着。我們已經知道，軍隊是用爲招致農人報紙的閱者的基礎。九成的農民一定要去在一個軍隊內實行去做的，無論如何總會得着效果的。

如是我們已能在資本不充裕的限制之下，用普遍和逐漸會發生效力的方法，而教導農民以增進土地文化更好的形式。但這仍是未臻完善的。在農業生活內一位著作家引用列寧的話說：『把土地吃下去是不可能的事，沒有錢，沒有充裕購買器具，牲口，和種子的資本，我們是無所適從的。』農民所發的問題的意義，無論是在俄國或美洲，都是想問：政府爲農民所做的是什麼？其所做各種的事業都是哄騙農民的。我們祇可找出數端的事是差強人意的。

借貸信用

借貸信用，是與鄉村各方面的進步——對於實業也是一樣——發生極密切關係

的援助。無論牠是購買機器改期償款的借款形式，種子的借貸，或借款以充資本的直接假貸，其最後的分析，是政府在俄國援助農民的法子。在這裏我們最要記得，那蘇維埃錢幣的價格，在一九二三年以前是未曾固定的，自那個時期以降，這吉奉尼券 (*Chervonets*)——這是一種新貨幣制度的標準——因銀根奇緊會經過幾度的危機。我們也應記得，俄國從未借過國外大宗的借款，國外也缺少借貸信用以供輸入機器，器具，和其他農人日用必需的事物。她迫不得已，祇得用現金以償短期券。

照這種情形的表面上來看，這種農業借貸信用制度的成就，實足駭人聽聞的。在一九二四年所成立的聯合計畫，內包括上面中央農業銀行至本地借貸信用公會各種的組織。在這二年半的時期之中一直至一九二六年的年中，蘇聯境內地方信用機關的數目，由五千三百五十三所加增到九千二百所；會員則由一

米零十萬加增到四米零二十萬人以上。在同一時期之中，整個制度的收支相差的總數，由二百二十九米零盧布增加到一比零二百二十米零，或在三年以內的時間，其增加的數目，比原始收支相差之數多過五倍以上。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出借一百七十七米零盧布的借款，大部份是借給貧苦的農民的，總數最大的借款竟達三百盧布。

在購買機器信用借貸的範圍之內，在一九二六年夏天，貿易委員會爲蘇聯所公布的等級，規定凡價值在四十五盧布以下各種的家用機器和器具，都用現款交易；價值四十五至一百盧布的器具，在購買之時，應先付一半價錢，其餘一半應在第一次收穫的時候全數還清；至於價值一百盧布以上的機器的還款辦法，分爲三期攤還，第一次先交三份之一的現款，相差之數再分兩次收成之後攤還之。同樣的計畫是施用於入口的機器，除所購的東西價值是在六十盧布以

下，則需現款交易。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放借種子借款的數目，達十四米零盧布以上。十一米零布楚各種穀類的種子，用這種辦法分給與農民，在收穫之後應付還百份之六的利息。

殖民

政府最饒有趣味的計畫之一，是與其他相同的，要等到有充分的資本然後而大事開拓，這種計畫就是：由一個人煙稠密的地方，把牠的戶口移植到東南一帶未經開發的地方。人口密度最高的某地方，在上面一章內已說過一二。有一位著作家推測，因為人口稠密的結果，鄉村中有不下六米零的無用的工人。在城市中，同時也有一米零以上的失業工人。包爾蘇高夫 (Bolshakov) 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的農業生活所發表的移民工作的撮要內，指出在革命前十

年，每年平均有三十萬人，被吸引而遷居城市者。雖有極大工業的擴充，在任何時刻，難望有收容這個巨量的剩餘人口。現刻在城市中，失業的問題仍繼續着排演下去。所以政府不以等閒視之，移轉牠的注意力，去籌畫這種移民的業務。在一九二四年之前，這種運動沒有集中的方向，在蘇維埃統治之下着着進行。在一九二六年之末，約有五十萬的殖民，散居國內的各處，他們不照着政府的計畫而單獨遷徙的，在他們所遷到的新區域，他們在找覓土地以供耕種。總而言之，這個計畫想由人煙最稠密的俄國本部，烏克蘭 (Ukraine)，和白俄羅斯移植五米零的殖民。

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新村，有一段佈告描寫這個計劃所定下的普通情形。在窩耳葛河下游 (Lower Volga)，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土地，據政府的宣稱，可容十六萬的殖民。其手續，先得由所指定一定的郡內地方土地部，

取移遷的允可。移殖的人家應有二個半以上能工作的家人，和有價值六百至九百盧布的財產。十歲以下的兒童，火車費豁免，成人則征收四份一的車費。征收極低微牲口和行李的運費。除此之外，在殖民的地方，還有一宗價值由一百五十至三百盧布的貨物或現款，借給遷徙的戶口，特準豁免他們三年至五年納稅的義務，如有需用木料之處，則給以不取酬的木料以供建屋之用。這種利益的享受，祇限於依照着這種正式計畫而遷徙的殖民。以應土地部的需要，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預算內，共包括三十二米零盧布的巨款。農業雜誌的作者，仍原嗟歎款項之不足，特別是以供幫助願遷徙比較窮困的人家。

同樣計畫的一部份，是去籌備改良一大批在人煙稠密區域不適耕種的土地，尤其是去排洩低窪之地的積水。這種方法盛行於西北一帶，因為在這一帶的地方，有一大分量的土地因卑濕之故，而遂不適於用。在更小的範圍之內，

組織地方公社，在可做到的範圍之內，供借一小部份所必需的資本和勞働。政府則給以資本的收支相差之數和專門學識的援助，常常在相當的時期內豁免這種改良的地土的賦稅。

有些其他對於農人重要直接的援助，祇可把牠拿來說說。例如在一九二六年蘇聯境內二十個政府，有一千三百九十四匹經擇選過的雄馬，和五萬的農民。純正傳種的羊，牛和豬每年也同樣地輸運入口，以提高本國可怖的牲口的極低的標準。農業委員推測，在一九二六年，約有價值五米零盧布以上的木料，不收費分給與貧苦農人和各種農民公社。農民的日歷曾印在克里米（Crimea）從前俄皇的一所宮殿的照片。這所宮殿現用為農民的療病院，每年共收容一千的病人。一小數的農民，在高加索（Caucasus）療病院，也得休息和醫治。這不過是政府直接幫助農民幾百種方法中的幾個。

由考察各種統計表，而發現昭彰的事實，講論關於一九二三年以還農民的經濟，在各種事業的活動是不更改地加增上去，常照着幾何級數而逐年前進的。我們一定要承認那各種的生活，已達於將到零度的退步，和那也許會希冀得到迅速的復原。但是雖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地方情形穩定以還，其進步仍甚有可觀。

這是極可靠的，那使用不合時的人員和未經試驗的計畫，沒有一個能收效果的，徒虛化了許多可貴的資本。地圖和調查和報告的工作，徒花費了幾噸(Ton)的紙張和幾桶的墨水，花費時間去產生這種不適用的材料，簡直是發狂的行爲。材料的大部份，或將在沒有機會去實行之前，已成爲過去的東西了。幾米零現款的損失，是不智慧的放債所招致的。這施行的計畫其本身是健全的。凡此種種，祇可算爲送給最高價導師的學費，在他指導之下，俄維斯是在

學習她的經驗。同時，她的雜誌和報紙，充滿着極誠懇錯過和根據着事實的批評，這種習慣，在最後的一着，應會戰勝這種弱點。

第六章 鄉村貿易

至這一點止，我們所討論的，大都是關於農業出產，土地的保有，改良耕耘的方法和提高牲口的標準的話。這種出產品的出售和供給鄉村以製造品的需要，內包括了最饒興趣的蘇維埃政策之一，這就是貿易的統轄在這裏，我們也發見城市與州郡復陷於互相仇視的地位，和托洛斯基著名的「剪刀」（Scissors）的能深入人心的要點，令到製造品的價格和農業出產品發賣價的距離殊懸益甚了。

在大戰中的共產主義和在貨幣的價格固定以前，人民祇依賴以物易物以繼

持其生活，城市和市鎮的居民『吃他們的家具和衣服』。農人目擊紙幣加增到幾比零，其價格日日漲落無常，所以他們不久之後，除却以物易物的交易外，不敢做其他的貿易，以一蒲 (Pod) 的麪包以交換一件大衣，某量的馬鈴薯以交換一套的衣服。在薩麻拉 (Samara) 政府饑饉的時候，甚至於以房屋交換五六布楚的小麥。不久之後，我們將見這種對於貨幣的不信任，時至今日，仍繼續留存着，整個農民的貿易深染這種色彩。

市場

古代鄉村市場的組織，給農民保留下最有色彩和活潑貿易的形式。每個重要的鄉村，都有牠設定的市期，通常都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在鄰近鄉村之間，彼此間似有互相的規定，以避免彼此間時間的衝突。這種的預約，是無疑的，

是小商人所速成的，他們往往還於各市場之間，在鄉中交納執照費，在草棚之下設立商店。通達到一個興旺市場的道路，在市期以前的夜間，常常充滿着貨車的痕跡。各種的牲口，水果，蔬菜，家製器具，牛軛，皮鞋，諸如此類各種不同的東西，在方場之中，光天白日之下羅列着。各種的商人雲集，由蹲踞在她牛乳瓶或一大堆美麗的紅蘿蔔之旁的農婦，至於用臨風飄搖的東方美麗的棉的印花紗以裝飾他的草棚的亞美尼亞 (Armenia) 的布商。在羣衆之中有數十個無一定居處的商人，把他們的貨物都佩在兩肩之上，是以他們可以自由說話。一雙皮鞋，三四條圍裙，或半打的內衣，就包括他的全部的貨物。發賣廢鐵的商人，也常持一大堆的奇形怪狀的生鏽的鎖，一個不合用的燭台，或不止此數，柜鈕，門引手，和一本其他雜貨的目錄簿。

在市場中，商人和買客都是一樣的，講價是極普遍的，這是俄羅斯與東方

相類的地方，有人到市場若因農民柔聲低氣而給以所索的原價，就會上當了。這種價錢也許會令到外國人以為便宜已極，而不再加以盤詰。但是這種習慣將使你的隣人極端抱怨，若使你在這個社會居住下去。這就破壞這種制度的整個的道德。讓在市場空場內想買雞蛋或豬或棉布，嚷出驚奇和力竭聲嘶的聲浪，當他們說出第一個價錢的時候，在究察貨物本質時候的令人作嘔雄辯的手勢，和在相當之時間之後，然後頓足以示購買該件的堅決心。

市場也不祇是買賣的場所。像在美國有些地方的裁判期，或一個不間斷州郡的市場，牠是一個交際的場所。在那裏鄰鄉村的朋友親戚麋集。牠亦可算為行樂的地方。那裏還有些有益的娛樂。那裏最少有很大數目的人民，水洩不通的人叢中所發出刺耳的叫聲。互相取笑——俄人素長於此道。諸如此類的事實，無疑地，雖在市場的需要已銷滅之後極久，仍會保存不改的。

在較大的市鎮之中，有一部份市場的商人，作全星期的羈留，而經營其生意，在城市之中。一大部份家用肉類，牛乳業的生產品，和青菜的交易，是在公共市場的攤頭舉行的，但是普通鄉村市場的方場，在市期已過的早晨，是荒廢不用的地方。祇贖下草棚的骨架，和常位置於方場內的合作社，做鄉村應有的生意。

消費合作社

在這個範圍之內，去考究俄羅斯合作運動發長的詳細情形，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現今俄國貿易制度之下，這種運動的位置，是這樣重要，對於牠在鄉村的工作，是以也值得加以涉獵了。

讓我們擊馬斯洛夫皆特 (Maslovkut) 做我們研究的對象。在一九二六年

六月，消費合作全體的社會。可代表鄉中戶口總數共七百五十家中的二百八十六家。牠曾因管理不善而受重大的損失，把牠說得好聽一點，可以說牠在一個變動和有一位有毅力而富於商業經驗的青年管理這個合作社的時候，築下了三十盧布的債台。在三個月之內，社員的增加達三百六十三人，已償還清楚全部的欠債，社員的信心也因之而恢復過來，每月可做一萬盧布的生意。在鄉村內，那裏還有三間其他的商店，兩間是私人所開設的，一間是農業合作社所開設的，也是因管理不善現刻暫時關閉。

私人開設的商店中之一，位置於消費合作路旁的彼端，和施行很劇烈的競爭，尤其是對於發售本地出產品及器具，這種貨物是由城市的商店個人私自批發而來的。依照這個合作的聰明年少的總理的話，這商客的成功，是因個人與他的社中的人員熟識和深識他們的需要及嗜好的緣故。在他方面言之，大多

數合作的失敗，皆因任用不誠實和豐裕的經理，他們心目中，對於自己的工作有親切的興趣。中央聯合的會長，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於這種組織全聯團體開會的時候報告：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全合作之百份之三十一，多少都受些管理不善的影響，其所受的損失達五米零三十萬盧布。這種現象，在一九二六年的上半年。已日形減少，是以牠不能影響百份之二十五以上的合作，但牠仍是這種組織急待解決的嚴重的一個問題。

在西北一帶，合作聯合中央辦事處，我造訪一位管理這個地方最近組織的教育部和宣傳工作的富於毅力的青年婦人。這個地方，最先就濃布着合作的思想，其第一步的成就，祇有百之二十五以下的人口沒有參加這種運動。其領袖的野心，不外想把鄉中的戶口全數登簿。報章上的文章，鄉村圖書室的赤化書籍部，書報室，討論團體，鄉村各種開會的演講和報告，盡力去引起組織和

維持這種合作商店的興趣。除此之外，教育部已擔任為地方訓練領袖及經理人的更重要的工作，以幫助本地組織和充教員之用。每年在地方的中心點，開設速成科，裨得與現已在鄉村從事工作或在訓練中工作的人員，以更好的訓練。復組織其他的團體，與以數日的教練。使能在本地的組織機關內成為助手和活潑的工人。有請教員到城市，去學習關於這種運動各種計畫和問題的更完備的科目。也開設關於這種工作各方面適宜的科目，以利那種不能領受他種形式教練的人們。不止如此，在西北一帶的公共學校，已增設特別的科目，當一九二六年的大會，有一千以上的男女學生被編成班，訓練他們去參加這種運動的活動。

組織一所合作的支店通常的手續，是很簡單的。尋常就派一位提倡者，到沒有設立合作商店的鄉村，去發動農民需要合作商店的慾望。或村中的團體

意見接合，可呈請地方聯合請求與以幫助，以成立一所合作社。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地方本部派遣一位教師，去幫助成立這種組織。有一百位的社員，然後始得成立新社。會費定爲五盧布，其中的五十古必（Copeks）應即時交納。會費總數百份之二十五，歸諸合作聯合。採用憲章，選舉三人至五人充管理委員會，以主持店中的事務，選舉三人以充糾察委員會，以監視店中生意之往來，及常常稽查店內的帳目。所舉的管理社務和商店會員，依照社之能力，每月支薪三十至七十五盧布不等。其他的工人，依照本地勞工聯合所定的標準，而發給薪金。糾察委員會，祇照着其所做的工作，而酌給酬勞。當這個商店經已成立之後，遂擇選商店的地址，合作聯合以長期的借貸信用而假以貨物，或與以必需的資本，貿易遂正式開始了。各種貨物的價格，無論賣給誰人，都是一律的。社員都給以帳簿一本，以登記他們所購取之物品，以此爲根據，照社的財

政情形，在每年常會中，以宣布他們應得的股利。

其他一種合作社零售分配的形式，必要加以注意，以期完成這個大觀。這就是完全政府的商店，牠是政府的分部或政府托辣斯直接開辦的。例如，農業部在各邦的都會，和幾百稍重要細小的經濟中心點，開設無所不備鐵器及器械的商店，叫做高斯爾斯勒斯(Gosselshlads)，這是一個經濟界所用的名辭，就是政府農業批發所的意義。牠是笨重農場的器械及機器，木料，鐵，及其他的事物分配的地點，牠也是普通鐵器用品最好農具供給的地方。我在北高加索一帶所見的這種商店，比美國大農業市鎮這種生意經營是更順適和做極大的生意。在農業的地方，有許多較大的市鎮，也有零售的商店，與織品企業家聯合社(TeXiles yndicate)的組織相類。

農業合作社

現在讓我們由農人的見地而去觀察交易的生意，因為牠對於發售他的出產品有影響的，以後就要隨着發生許多問題，當農業和工業的利益衝突的時候。農業出產，約占俄羅斯的富源之一半。在一九二六年，農業出產的總數已達於戰前的常態百份之八十八。同時工業的改造，曾把出產率提高，達於戰前的標準百份之九十五。但是俄羅斯甚至於仍不能供給她自己所需要的製造品。她在世界市場現有的地位，從前是沒有的，依賴她的森林，鑛務，煤油井及農業的出產品。

在農業上面，我們首先也要注意合作思想的位置。在這種運動的這一方面，其活動的界線，是沒有消費公社的情形這樣清楚的。不期然而然地這個組織的生產活動，將與公社所在地的本地主要農業事業分離爲二了。所以，例

如，在一九二六年，據報告所得，約有四十種不同的出產乳業生產品，五穀，馬鈴薯，麻苧，及諸如此類的公社。各個的合作社，有時也從事各種範圍以外的活動。例如，馬斯洛夫皆特 (Maslovskut) 的農業合作，在牠未曾充份發達之前，有一個借貸信用的區域，以購買五穀，開設零售的商店，不祇發售農業器具，并兼售普通布帛及鐵器，私置機械為社員犁田之用，及開設一所磨米米廠。

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有人推測約有三萬個這種的組織，在蘇聯大肆活動，其全體的社員，約達七米零農家。會員以家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把牠們組織成有十三處主要中心點的大聯合。在最後的一年，復加上一米零的新社員。加上三個的新聯合，內包括雞蛋，香烟，和五穀出產品。貿易營業總額的總數，將達一比零元。合作經理各種牛乳出產品的銷路，占百分之九十，香

煙百分之六十，五穀百份之三十，和再度發售的馬鈴薯百份之四十。約有一萬六千種不同工業的經營是這種公社所開辦的，大都是關於農業製造的計畫，如麵粉廠，牛乳餅工廠，馬鈴薯粉廠和其他的工廠。

領袖抱怨缺乏足量的資本和借貸機關，以致給與各團體以漫無節制不良借貸的制度。我手頭沒有關於管理不善的統計，但是可以坦然無疑地說，那農業合作，消費合作也是一樣的，深感缺乏有資格的經理人和領袖人物的痛苦。我曾提及那在馬斯洛夫皆特 (Maslovskut) 的本地公社，迫不得已，大加縮小牠的活動及出售牠全部的器具，機械犁也在出賣之列，以期避免完全顛覆的事實。這是因為愚笨的擴充，特別是不分皂白及太長期放債的結果。至於我們曾注意到在一個上面所說的關係，四米零以上，或幾乎占農業合作社員百份之六十，是借貸信用區域的會員。下列的表是借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農業生活

的，指示出在統一借貸信用的制度之下，第一年借債的分配，是堪以効法的（我祇引用主要的一段，其百分率是以全體計算的）：

農場機器.....	14.5%
流動資本.....	14.2%
集約經營（所產生的收穫品）.....	13.5%
耕種的牲口.....	11.0%
種子.....	7.0%
用手推駛的農具.....	5.2%

在刪棄關於在鄉村組織消費及生產合作這一部份之前，一定要用一段的文章說明組織古斯特尼(Kustarni)或家庭手工工作的情形。在大戰之前，有人推測，約不下四米零的人口致力於各種的家庭工業。據可靠的消息，現下約有

這個數目的一半以上的人民，仍從事於家庭工業的，這種運動是逐漸加增，及在各種可能的方法之內盡力鼓勵，大都採用豁免的辦法；賦稅就是減少家庭生產形式的最大原因。有五十萬這種的工人組織合作，內有中央交易和財政的機關。家庭工業批發商店，可在各主要的城市發見，每年都有一大批頗大分量的家庭工業的出產品輸運出口。這種運動的大重要性，是因本地鄉村經濟而發生的。牠不祇在冬日與大量的農民以工作的機會，并且供給一大部鄉村所需要的製造貨物。大部份出產品如衣服，皮鞋，馬口鐵器，木器，四輪馬車，和諸如此類的貨品，是用手工或用鄉村簡單的機器所造的，一個國家必得經過這個經濟及工業紛亂的長久時期，在任何國中都是極重要的事實。

政府——收買五穀者

政府在農產交易的範圍內，占據了直接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占據了五穀商人的重要職務。

我們祇要回想在內戰時期米穀徵發的結果的經過。這狡黠的農民計算：若他所種的米麥，除了他所需要之外，其餘的就要歸諸公有，他會只種適足他家庭所需要的爲止。除此之外，他雖有幾蒲 (Pood) 家用所贖下來的麵包，城市供獻很少或毫無貨物與之交易。其結果，國中耕耘的區域大爲收縮，由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由八十八米零俄畝而跌至六十一米零。在同年之中，是地球所深識的，發生歷史上最大的饑荒之一，蔓延於受戰事蹂躪的區域。好些人認這個大饑是米粟徵發的結果。這個政策置多數黨於生死關頭的境地，補救這種情形的辦法，一定要取消贖餘歸公的習俗，這種贖餘的米麥，每個未雨綢繆的俄國農民，把牠收藏在倉廩之中，以禦重來收穫不豐的時年。但是我在俄

國，看見了許多備受饑荒摧殘區域中心點的情形，令我信服，與牠說服其他頭腦清醒的調查家一樣，雖有這種賸餘的米糧，在這個時期之內，如有連綿不絕幾年禾稼完全的失收，也會發生饑荒的。

新經濟政策在饑荒終了後實行的，致力於各方面大宗的出產，開改造的紀元，耕種的區域，至一九二六年與戰前相等。同時，發生把所加增這部份的國家財產，運到國內及歐洲的市場去的問題。不久，在政府米麥交易機關，叫做克力包博羅得(Klebo-product)的範圍內，曾設立一個統一的制度。但是沒有經驗之人一定要再慘淡閱歷一番，去行經營大規模生意的學識。例如，我目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饒有興趣和精密的五穀運動。國家已定下了全家的預算和用大宗禾麥的收穫，作借貸信用的抵押品，這種禾麥的收成，政府想把牠運到歐洲的市場去。但是第一種的困難，就是購買制度的不完備。米麥不特為

克包博羅得 (Klebo-product) 所購得，并且被銀行，合作，和其他幾家政府的組織所購獲。在許多情形之下，其結果，遂使這各種的組織陷入極劇烈的競爭。他們的機器是繁重和開馭漸漸遲慢。受這種情形所給與的利益，各個購買者雲集於國內各處，以稍高的價錢，收買米麥，運往磨廠，雖因運費的昂貴，貨倉的缺乏，和諸如此類的窒礙，但仍可更早趕到本地市場與政府競爭，而仍有利可獲。這種競爭，偶然間雖然會影響到外國市場，因為政府絕對的管理這個市場。結果，因政府各機關的決議，完全拒絕個人購買者使用火車路運輸的利便，是以有功效地把他們加以淘汰。但是這種進行的程序，仍受一種更致命的窒礙。出口一部份的程序，要靠著提早交貨。但是農民記得五穀的價格，在一年前的春天經已起漲，拒絕用一個價格出賣，這個價格會使政府能與加拿大及美洲的米麥競爭。不止如此，在這個危機上，再加上已有的製造品的饑荒的

影響。

李屋夫 (A. Livoff) 引用下列的數目，以指示一九二六年一月零售的價格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的經濟生活)：

戰前 一九二六年一月

棉織品 以亞星計 (arshin) 一九·七古必 (kopeks) 五七·四古必

(每亞星約等於一碼)

糖 以分特計 (fant) 一二·〇古必 二六·〇古必

(每分特約等於一磅)

煤油 以蒲計 二盧布 一·九七盧布

鹽 以蒲計 三〇可必 一·二三盧布

約在同一的時期，有人推測在沙拉托夫 (Saratov) 政府，農民的一盧布，

在本地的商店購從前祇值三十二古必的貨物。尤不祇此，製造品是農人最需要而最缺乏的貨品，如棉織品之類，雖出任何的價格，都無從購買的，那麼簡直沒有一件陳列的東西，足以引誘守舊的農民將他們的米麥去與他交換的。當這個時期中，我曾站在鄉村合作人羣中，去買一雙橡皮套鞋。他告訴我也許第二個星期或一星期之後會有的。雖然有一批顏色美麗的棉布運到，不久就成爲鄉中的新聞了，在一日之內這批貨就賣得乾乾淨淨，至於普通的傾向，農人大都在他的倉廩之內保存他的麥。他還沒有把要拿的一布楚袋的紙幣，到商店內去購一磅的鹽的日子忘記了。銀行對於存款出百份之八的利息，但是他情願倉廩有一蒲的米麥，勝於銀行內一吉奉尼券 (Chevonets)。除此之外，得着幾年前的經驗之後，倉廩豐實是常可見到很好的現象。若沒有可買的米麥，他們就把磨粉廠關鎖起來。同時國家的預算漸呈搖動之勢，吉奉尼券 (Chevonets)

的價格也在搖動了。

『一個經濟統治的時期』一語，遂成政府各部的標語。如上文已經說過，個人的商人已由市場中驅逐出去。米麥的價格，在春天之際實已落價，以預防來年再開把米麥封鎖起不肯糶給他人的把戲。救濟俄羅斯貨幣的辦法，祇需用限制濫發貨幣的方法。但是在這個枝節以下的問題，是未消滅的。他們像賓古(Banquo)的鬼魅，突然而來，在全年內挑撥共產黨的擾亂，其結局，遂發生在一九二六年秋天第十五次大會內的可怕的各派爭執。這個衝突的普通的過程。凡對於考察俄國國事有興趣的人們，是極熟識的。反對派，是在托洛斯基領導之下的，因恐重要的小資產農民在黨內社會工作活動而發生不良的結果，乃提議趕快用征收高量的賦稅，輸入製造品而轉售於鄉村的利益，甚至於加增現已昂貴的國內出產品的價格，為籌款的方法，以建築工廠，而使國家漸臻於

工業化。大多數的人們，雖深知工業化的必要，他們總覺得不應該加增製造品現在的價格，以促成工業化的實現，但是，在反的那方面，用增加現在工廠的出產和減低其價格，繼續經濟的管轄時期，於是國家自然會工業化了。同時他們提議提倡和扶助本地各種合作的事業，以促成鄉村真正的社會化。

其決議最後為議會所採納，用為革命後頭十年最後一年的指導，特別引起人民的注意去鞏固合作的組織，特別是對於農業合作，農業公營社，和蘇維埃農場。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五穀運動，是經更有組織和更有經驗的工具所引導的。與農業合作以經營中更大部的權力和求其更加增其股份。全個的合作運動逐日進步，其所需要的，是適當的訓練，深謀遠慮，及忠實的領袖，不久就會令到牠包攬國中一大部份的商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蘇聯商業總

數百份之七十六·三，是歸政府及合作所經營的，與個人商家所做之生意比，遂成百份之二三·七與前數之比例。私人交易的大部份是在零售範圍內做的，在這個範圍之內，小商人仍有大部份的生意。但是機會總不容他去盡量發展，加重的賦稅，嚴厲借貸信用的條件，和不平等的運輸，特權，處處都與以與環境順利的合作競爭的窒礙。祇有個人興趣更大的精力，在一方面，合作尙未發育這種的異趣，在第二方面，更大社會團體遲漫的舉動，遂使合作不能立即壟斷這個範圍之內一切的生意。但是大變化準已回到俄羅斯來了，其進取的神速，將有如雨後春筍不能制止之勢了。

第七章 政治

鄉村議會(*The Village mir*)

幾乎在現今政府的各種農業和普通經濟的程序之中，照我們的觀察，這種制度有歷史上的基礎，和未曾用執政者的權力強使人民遵從。同樣的，因想了新鄉村蘇維埃的情形，我們應回頭去研究古代的議會(*Mir*)或鄉村議會。吳禮斯(*Wallace*)在一八七五年與這組織認識之後，其著作內說：『在該撒式的暴君專制和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的大堅壘的地方，這種農業共產會，約包括人口六份之五，是最重大的提倡民主政治形式的代議立憲政府的形式。』他解釋他

所說的，是關於英國的憲法，不是關於歐洲大陸的。那裏是沒有成文法律，以管治議會處理的事務，和沒有一件事是比他們集會這樣不拘形式的。但是習慣所造成一堆的成規，是被嚴正的執行。播種，收穫，及刈草的時期，像米咨的 (McDes) 和波斯 (Persians) 的法律一樣的不可能移易的。各鄉有牠自己不可侵犯分配土地的方法。集會常在戶外舉行之，因為沒有別的地方足以容得下這羣人衆。在這個會之中，各家應有代表一位，若沒有生存的男子去代表其家的話，那麼，婦人也可出席聆聽關於家長應做的事務。鄉村長老似乎不願出來鑽營位置，因為他所負的責任是比酬勞更大的。開會的院規是很簡單的。每人評論討論中的問題，每次常討論二個問題，等到對於這個問題沒有別的討論為止。長老於是在人羣中站起來，敘述鄉村議會所決定的討論結果的撮要。若使贊成與反對的人數相等，遂用舉手的法子而決定之。

這是常要謹記的，就廣義言之，這種集會是沒有政治意味的。牠所討論的是祇關於怎樣分配和耕種他們自己的土地，修理橋梁，建築公共澡堂和其他這種實際的問題。他們對於賦稅的關懷，是祇注意於鄉村征收的收款公正的分配，這種征收的收款，是政府和地主所排布的。吳禮斯 (Wallace) 以農業共產會比作一個放大的家庭。實在議會的活動，一大部份是關於家庭瑣事的。

我們已注意到，在各事進行之中的辛斯特烏 (Zemstvo) 的位置。這種合法的設立，是鄉村議會職務的放大，以應因釋放農奴而發生之情形的需要。地主的存在，和辛斯特烏的運動的指導，這種運動的性質，是與鄉村議會相同的，其所關懷的，是全關於本地和實際的事務，這種領導的工作，不然而然的，遂入於農業共產會中熱心公共事業或有政治活動的會員之手。法庭，賦稅，警務等，仍是中央政府無權過問的機關。但是鄉村已深悉自己是一個經

濟的單位，古代的習慣把牠弄成像蘇維埃國家的實體，當實地履行的時候。

蘇維埃的組織

我們將不源源本地去考察蘇維埃政府的構造，因為我們對於牠最大的注意，是去觀察牠如何行使管理鄉村的職務。所以祇要把牠的梗概說說。

由牠基本的原理做出發點，牠是工人和農民的政府，祇有以自己的勞働換取他們的生活費的人，始有享受選舉的權利。個人的商人，僧侶，小製造家等，都被視為社會的寄生蟲，並剝奪他們選舉的權利。以勞働的團體做投票的單位，而不以地理的區分做單位的。是以在城市之中，一個工人在他的工廠或所工作的地方投票，或一羣的小商店聯合而成一個單位。在鄉村之中，無論若何，居民的全體，幾幾乎都是農人，所以地理和勞働的界線是一致的。普通鄉

村蘇維埃或議會的代表，根據每百人應有一位代表的舊制，依照這個辦法，每一百居民應推舉一人而代表之。復由這個團體再選派代表到市鎮或州郡中的議會，市鎮或州郡議會然後再選派代表到郡或州中的大會，最後由郡中選舉代表到莫斯科參加蘇維埃全國會議。

與其他有完密組織的政黨一樣，在選舉之前，共產黨員就開始安排他們的計畫和散佈選舉應知的傳單。鄉村的選舉，是在一月或二月舉行的。到十二月一日之後，報章和農場雜誌，充滿着關於這次選舉運動的文字。但是在俄國及美國的選舉文字之中，有極大的分別的。蘇聯整個的爭鬭，是去闡明一種理想的。在每欄之前，大書特書革命的階級戰爭的原理，注重中央黨部所發出的訓令。因為我們知道那裏是沒有一郡或全國的選舉，所以這整個的選舉，側重於本地選舉。我們深知除卻我們所嫻熟的政黨——共產黨——之外，那裏沒有其他的

政黨。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的日報，內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加里爾（*Kalinin*），他是由農民出身的，發表一篇文書，以指導這次鄉村的選舉的記載。他指出激勵鄉村無產階級的指導，和聯合貧苦及小康的農民的必要。欲完成這個目的，他主張要極小心去察看由這幾個階級內，農場工人，和由青年人內包括婦女所選出的候選者。

紅村，是西北一帶的農產雜誌，在同一的日期中，登載牠的最重要的文章「蘇維埃鄉村的選舉」一文。這篇文章觀察出這次運動，是依照着第十四次的共黨大會的訓令的第二次選舉運動而發生的。根據作者的話，在第一次的選舉運動，招致百份之三十至四十的投票者參加這次選舉，在這次選舉之前，常常祇有百份之七八以上的人數與會。報紙勉勵農民去投票和參與鄉村行政的事

務，不可袖手旁觀，復以不參加選舉爲辭，而批評蘇維埃組織之不良。諸如此類的現象，在合衆國人民的心目中，像每年選舉時期的誅文，深以爲奇的。編輯最後所豎的旗幟的計畫是：『一個農場工人，貧苦的農民，小康的農民的大聯合，在共產黨指導之下，而去反抗古辣克。』依照着這種普通的報告，這班古辣克有『投降蘇維埃旗幟下』危險的傾向。根據這種提議和黨所發出直接的訓令，各州及本地的黨務工作者開始預備他們的進行次第單，及計畫選舉的事務。

鄉村選舉

在一九二六年，馬斯洛夫皆特 (Maslovskout) 的選舉，我亦躬與其盛，因爲國中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久居的工人，無論是俄羅斯市民與否，皆有投票的權

利。

這個鄉村沒有一所巨大的建築物，足以容納一切的投票者，是以依照着老例，這個選舉是改在蘇維埃本部天井內舉行。選舉的職員和主席的蘇維埃委員長，在陽臺上執行事務，在陽臺下的園庭廳集着二三百的投票者。鄉村選舉者的總數，共一千七百六十七人，其中有八百三十一位男子，和九百三十六位婦女。根據一個不嚴密的推測，選舉的到場人數，還不及這個數目中百份之二十，在他們之中，婦女的數目更少，這是昭彰可見得出的。在查核到場人數註冊完畢之後，遂正式開會，先由一位由州中派來的創始者演說。他勉勵選舉者應為蘇維埃去選舉良善，誠實的工人，特別要選舉些婦女去當代表。選舉事務的本身遂依照着秩序進行。

豫選會事前已代蘇維埃境內三十六處地方，豫備下一張完全的候選者的名

單，這張候選員的名單，先送到大會去。經過很短時間的磋商，這個提議幾被在場一致拒絕，遂議決由在場的人民中，提名選舉。姓名逐一喊出，以便書記官把牠記入候選人之列。有時說幾句介紹的話語，但是大多數的被提名者都是極有名氣，不必代為介紹的。於是把選舉案打掃乾淨，以便舉行選舉，羣衆也就整理衣冠，預備開始投票。

這位因他的忍耐及善於對付羣衆自始就深受我羨慕高大而似患肺結核症的青年主席，全場一致地復被選爲他原有的職位。這位外來的黨組織者，被選爲蘇維埃名譽會員，這個習慣，城市對於欲加以敬禮的游歷的外國人，有時也以此種待遇待之。這樁事做完之後，選舉的本身就開始舉行了。

投票者的意見，跟着老法子，用舉手的方法而表示之。約一百年之前，俄皇的政府想在鄉村議會試用投票箱，但是農民莫不以兒戲目之，所以在事實上

實無所補。蘇維埃現仍沿用一個古代的習慣，沒有發明一個新的方法以供選舉之用。這個公開投票的方法，實足令投票者了解政治的信仰。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牠的足以阻礙表示意見自由之處尙小。這班少數比較富有的農民，共投一張的選舉票。有幾個婦女，站在她們的被提名的同性之旁，得意洋洋，大有鬚眉的氣概。全場之人，反對由蘇維埃農場所提出那個候選人，很明顯的，這是鄉村與政府農場因土地問題而發生爭執結果的反射，這個爭執在法庭內，曾擱置數月之久。

這種用俄羅斯方法而選舉的程序的進行，歷數小時之久。至於在舊鄉村議會這一方面，則有很自由和熱烈的討論，這位多才的青年主席，等到適當的時間，就狂呼『請諸位安靜一些』，然後付諸表決。每位候選人，常常被邀請緣登陽台之上，裨羣衆得睹其面。有一位年齡太少而落選。其他有因為他們以前

品行不端而被拒絕。古辣克則很堅決地投票反對婦女。但是有一位離我不遠滑稽的選舉者，大聲疾呼說：『來罷！讓我們替婦女投上幾票。我對於婦女沒有什麼惡感。我是很喜歡女子的！』站在積雪之中，過了二三點鐘之後，我的脚已疲倦不堪，我的政治熱忱也因之消沈下去了，但是鄉民把他們的肩縮入他們的羊皮大衣內，磨擦他們的雙手，利用所積下來的冬天的下半日，去選舉候選者的全額和稽查賬目委員會，根據法律，他們一定要在普通選舉的時候，分開選舉出來的。其最後的結果，被選到蘇維埃的三十六人之中，有三位的女性，五位共產黨員，其餘的是沒有黨派的鄉村農民。

這個鄉村議會，每月正式開會兩次，以執行正式的事務。牠共分爲三大部，土地和賦稅，文化事業和公共事務。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在職員服務的時候，他們有選擇在那一部服務的可能。每日的議決案，是取決於主席團的，在

馬斯洛夫皆特的主席團，則以五人組織而成的，這五人是蘇維埃所舉的。辦事的工作，和詳細的計畫，是經委員長，秘書和二位書記負責主持的。這四位工作人員受領薪金。平常蘇維埃的會員，是不支領酬金的。

除卻蘇維埃各部正式工作之外，其他重要的委員會，皆由鄉村及各機關的富於服務精神之人中選擇出來，例如，馬斯洛夫皆特有關於處理孤兒及寡婦的委員會，衛生委員會，統計委員會，牠們重要的事務，是去記錄鄉村已耕種土地的畝數，出產的大概等；有一個修正委員會，其職務是去調停催收賦稅者和市民的爭執和諸如此類的事情；和稽查賬目委員會，在上文已經說過了。在列寧格勒郡，我發見七個的小鄉村，最大者不過有四十家，合而爲一而成一個政治的單位，牠有一個八人組織而成的蘇維埃及上列各種的委員會。

在要實行重要性質無論何種的公共工作，遂召集全鄉的選舉員，宛似一種

放大的蘇維埃。我記得在馬斯洛夫皆特所召集的這種戶外大會，以討論修理鄉村學校校舍的方法。我也記得在鄉村的遊戲場，當一個少年誤將足球踢破禮拜堂上神聖的照片的玻璃，遊戲遂暫時停止，等到有人擔保次日當即照樣賠贖始告無事。

總而言之，人們的腦海已深印下這種市民大會民主化的印像，和實不知道執政那方面的恐嚇。那裏有關於戶口稀少飽經患難更小的鄉村單位的親切的觀察，和小政治組織行政也是可能的。投票者對於投票，現仍原保持以等閒視之的態度，這是現下最大的弱點，但是雖現在已逐漸減少，若使報章的報告是可靠的話。因為共產黨人當重農民的意旨，所以盡力設法，使人都參與投票，以博普遍的信仰。每日公共事務的施行，是農民最注意的政治形式。他們參與政治的結果，將放大政府的機能，再刪繁就簡，使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切膚的關

係。這就是現在的政府極力去完成的工作。

工作中的蘇維埃

州或市鎮的中心點，當然是鄉村更專門職務的地方。這裏有測量者，亞金郎，學校監督，和州郡法庭等。在美國人的眼光中看起來，任何部中的工作，都是數不勝數的繁文濶節，祇費了許多的時候。但是除了像吳禮斯 (Walls) 這種的作家和其他俄羅斯的普通古代的故事被人信仰之外，並沒有其他的現象。這場革命祇在陳舊已成過去的公文之頁數上，加上沒有經驗的原料，對校後復加以對校，漆封和簽字，雖在極簡單的公文上，都要施以許多麻煩的手續。

地方政府最有趣味的情形之一，是司法的施行。最大的案件是在州或郡的

大中心點審決之，但是，『人民的裁判官』，在一定的時期，巡視各大鄉村，聽審細小的案件。在這裏可以看得出，這整個司法的程序，是非常簡單的。由鄉村市民中選出一羣的陪審員，其服務的期限，以一年為期，他們照着他們姓名的字母次序。當案件發生時，輪流參與各法庭的堂期。在鄉村的審判的時候，有兩位陪審員與裁判官同時列席，貢獻意見而判斷之。

在高加索我們的州中，深受一位公平而滑稽的巡行裁判官的恩澤，他的法庭常常充滿着旁聽的羣衆。我回憶起有一樁關於判定一個未出嫁的母親的孩子的父親的案子，在一個鄉村的小俱樂部內，聽衆之擁擠，與在芝加哥（Chicago）聽審離婚的案子一樣。經過數小時的審判，陪審員和律師解決了許多紛亂的衝突和勇敢而前後不符的口供，然後得到完滿的結果，這位嚴肅年青的鄉村警察，屢向這羣好探閒事的青年聽衆，大聲疾呼，叫他們安靜一點，但是沒有

什麼效果。

司法的最足令人詫愕之處，是臨時拘捕的方法和監獄的性質。其在馬斯洛夫皆特的美國改造農場團體中，一個最好的比方，是一個芬蘭人的被補，這個富於毅力年青的漂泊者，因管理工人俱樂部虧空而被捕。像在各處的青年，在這種環境之下所做的一樣，若他是在困難境況的時候，他就挪用俱樂部的存款。他自認他被告發的罪狀，靜候傳捕。但是當警察來傳他的時候，他在充當一齣戲的戲台經理人，這齣戲是將近開演的時候，他遂坦白地告訴警官，說他是不能去，沒有他，這齣戲將演不成的。警官遂很客氣地回到州裏去，在戲演完後一二日，然後再來傳捕。還有一位爲蘇和斯開駛機械犁的鄉中青年，在一個暢快的晚間，飲得泥醉，次晨驚醒，始知身已被捕入獄，趕快爬起來，像一個少年巨人一樣，把監獄的木門打破，回家照常做工。當政府當局發現這樁事

的時候，他承認他不是故意犯法，但是因為在收獲最忙的時候，極需他去做工作的，所以不能在獄中久留而悞其正當的工作。這樁案件遂就無期攔置。除了干犯國家的罪外，十年監禁，是法庭中各種犯罪最重的刑罰。大多數的案件，都是少過這個期限的。和常有一種延期定罪，這種辦法是全不要身入囹圄。監獄雖是國家權威的表號，但是地方監獄，用農民輪流看守，這樣一來，犯人簡直如寄身家中，與鄉中的生活，更多接觸的機會。在地方監獄，如有長期監禁的犯人的話，遂把監獄暫作教育的機關和拘留的所在，這種制度背後的學說，是想於既犯法之後去改善他們，不是去責罰他們的。

工作中的共產黨員

這個問題總會發生的，共產黨在鄉村的政治和行政生活，占着什麼位置，

而這個小團體怎樣去維持牠的領導地位？蘇聯境內，共產黨黨員的總數，是沒有超過一百萬的，在這個數目之中，鄉人占了極小的比例。例如，在馬斯洛夫皆特共有三千六百的人口，內祇有一千七百六十七位。投票者，在一九二六年，祇有五位經驗豐富的黨員和十位候補者。在列寧格勒郡的高羅得斯基(*Volodetski*)鎮，有七千的人口，那裏祇有五位的黨員及十五位候補者。在好些的鄉村，那裏沒有一個共產黨員。

首先，我們要追憶那共產黨全不是普通所認為政治概念的一個政黨。在他的歷史開始以來，一直至一九一七年，他秉持國政的時候，是在一個秘密的革命運動的時期。羅致黨員是招致充軍，監禁，或更重的刑罰的淵源。時變境遷，在她得統轄全國的時候，情形與前適成反比例。黨員二字，現在有被恩眷，高位，權勢的含義，那裏有一班專覓私利者，在革命成功的初期，鑽營

得很高的位置。於是遂有清黨的大舉，這就成爲繼續分期肅清黨內的成例。雖然，時至今日，仍有好些的專覓私利者，時時刻刻都想尋機混入黨內。共產黨深悉牠的事業仍未完成，仍要積極革命的。祇有訓練和統一牠的生命的保障。除卻共產黨外，沒有其他的組織；像宗教的訓令一樣，能令一人急速去遵行的。候補員要經過六個月至二年長期的試驗然後始得入黨。同時復留意他們的品格和態度，和教以馬克斯的信仰和列寧的韜略。既爲黨員之後，就要經極嚴格的訓練，於是個人就變爲常被調動工具的一部份，全憑黨的旨意，調派他到各處的地方工作。沒有黨的允可，他不能改換他的工作或居住的地方。他每月不能支領一百十二元五角薪水。然後把這種飽經訓練，教導和被視爲熱心的領袖，逐個或數人成羣派往工人和農民的羣衆之中，他們是宣傳的中心和指導人民的機關，同時也是做其他工作黨內可靠的工具。當鄉村在國家經濟上的重

要漸漸明顯的時候，他們就採用『向鄉村去』的口號。始初黨訓令黨員由城市到鄉間去。在這裏替他們在地方蘇維埃，勞働的組織，或更直接政府行政機關的分部委任了許多的位置。會到過鄉間的黨人，希望能因得市民的尊重，而可爲自己謀一位置。但是不久就被人發現。這種被派出的黨人，常沒有農民實際的知識，對於他們所授與的工作也沒有實在的興趣，是以其所得的結果實與理想相反。結果鄉村的工作，遂以自願到鄉間去者負責辦理。但是支配的方法，是仍然不改的，計畫的成功，完全要依賴個人去替自己找一個位置的本領。

這隊在某鄉的共產黨組織起來，每月正式開會兩次。有一段有興趣關於共產黨員活動的討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黨的機關報，莫斯科日報發表，題爲『在鄉村中別開生面的黨的工作』。普通，這種實際的活動工作，是去幫助農民去購置更多的農場機器，促成合作的組織，打倒地方古辣克的勢

力，和互助社會的幫助。在這裏都深加讚許。對於祇關懷於理想的政治討論，則深加以排斥。

茲引證兩個樣本，去指出這種需要工作的形式。第一倪古魯多夫阿爾楊腦夫邵 (Nekladov, Ulyanov Gubernia) 鄉村的黨分部，有會員十二，大部份的會員，是州中的被雇者，在上一年他們常常聚在一塊。

看他們所思索的是那一種的問題。讓我們由議事日程中取出一點撮述之：

一 條陳：蘇維埃共和國內，是否有產生無政府的可能？

斷定：在蘇維埃共和國內，沒有產生無政府的可能。

二 問題：在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是否可能？

斷定：討論的結果，全體贊同，若得國外工人的援助，社會主義可在一國之內成立的。

三、聽說：黨的程序和章程按款的詳細報告。

斷定：在各款之內，衆人是仍表示滿意的。

寫這篇文章的作者，相信『這段東西指給我們看，那倪古魯多夫黨部對於地方問題，幾乎全不加以思索，明明白白，他們是與農民斷絕關係的。』

這裏是在同一鄉村內馬得夫黨分部的報告：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六月之間，馬得夫黨部所做的工作：

一、舉行四個大運動以慶祝『紅軍日』，『國際婦女日』，一九〇五年革命二十年慶祝節，和一日「列寧紀念日」。

二、採用『向鄉村去』的標語，和把牠在地方市民大會之前提出之。

三、破天荒的工作（共產黨男女童子軍的運動）和由各處地方組織

大會所選薦的共產黨人。

四、預備選舉代表去參加共產黨的大會。

五、第十四次共產黨大會議決案的考慮。

六、舉行國際政治犯救濟和提倡飛行的運動。呈遞各種報告。』

在吾人目光所能看出的，這個報告，是鄉村黨分部。所注意的各種活動和討論的一個例，這個程序是與平常州中共和或民主會的活動有些不同。

在上面報告內所提出的兩種青年運動，是訓練將來黨員及領袖的教育全部計畫的一部份。康素母爾(Komsomol)或青年共產大聯盟，為黨的程序重要的附屬品和幫助，牠也在新鄉村的社會生活上占了活動的地位。我們在下文再加以討論。這個組織中的二百萬的會員，九十萬人是居鄉的。在農民日曆，有一篇很簡單討論這種運動的文章，說他們在鄉中最大的目的，是想『把共產主義的精神灌輸入沒有黨派的青年農民的羣衆裏面去。』會員是要去參加鄉

村中的社會和合作活動，和去幫助黨分部的工作。利用他們做紅軍發酵的中心。補充俄羅斯海軍的青年。他們都是來自康素母爾的。青年人也有他們的訓練。我記得在馬斯洛夫皆特團體的誠條之中，有禁止飲酒及佩帶珠寶的禁例，抽煙則視爲不應有的習慣。與普通禁例相反的，則有絕對禁止到教堂守禮拜的禁例。

共產黨員不祇要受他們自己的織組的訓練，他們並且要時時受極嚴重公共的稽查和批評。當我在馬斯洛夫皆特居住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一樁黨部直接向民衆控訴的事實。跟着就有一個地方清黨的進行。這樁事發現後，在土爾地方的共產黨檢閱委員會，遂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在鄉村俱樂部召集公開大會。

當羣衆齊集之後，與平時一樣，已過所指定的開會時間約一點餘鐘。很富饒於戲劇興味地幃幕慢慢捲起，就現出委員會的三位黨員與地方黨部的書

記，坐在一張覆以紅布每次開會必見的長桌之旁。委員會的領袖，是一位呆笨，糊圓頭，謹慎的斯拉夫族人；首先起立講演。他說，今日開會的目的有兩點：第一，使黨知道人民的意旨。第二，使地方的黨員，服從公共的批評和淘汰不堪造就的份子。他的演說詞，與傳教師的沒有分別。他假誠心地引用列寧的話。他說共產黨員不祇是深被期望能成爲最好的國民，並且要成爲鄉村中道德和社會活動的模範。就請人發表對於黨的批評和問題，在安靜的空氣中，他就坐歸原位。跟着就有人發表幾個不關重要的問題。

第二個的講演員，雖是一位面目黧黑的亞美尼亞(Armenian)人，他流水般的演說詞和活潑的手勢，與他人迥然不同。他的演說詞充滿着智慧和嚴正的批評，和用切題的事實以動人們的觀聽。他講解因米麥的情形而影響到國際貿易的形勢，和釀成盧布價值跌落的危機。他請人盡量發表關於地方和全國的政

府，黨員，合作社的批評。這是一個洗清罪惡的時期。他的演講引起了許多笑聲，在鼓掌聲中，他肅靜地就座。於是問題紛紛發生，有些人把問題寫在紙上，傳遞到講壇之上，有些人站起來，直接發問。

有人提出關於幾年前判歸政府農場久經爭執的土地的問題。有人批評爲人衆磨輾米麥現行磨房價格的不對。合作社的管理法，深受罪人的詬罵。鬍子灰白的農民和共產黨青年各執己見。年老人訴控康素母爾是虎力根 (Hooligans) 這個字，是俄羅斯人由外國文譯音而來的，用以表示普通暴亂和干犯無法無天之罪的意義。他們對於這幾點鐘內的公開批評，仍以爲不足。市民若有對於黨員或候選人深致不滿之處，可與他們約定私人會議而討論之。這種會議，赴會人一定要允許爲守絕對的秘密，無可疑的，這種事實也許會收着些少的功效。因這種聚會與私人所開的會議而得的結果，黨的領袖於是得知地方選舉員全體

的良莠，和地方黨部得盡力取締尸位素餐不努力工作的會員。推測共產黨員在農民羣衆中的勢力，要考慮三四種的根由。就第一點言之，黨的權力，不是可用黨員的數目而表示的。有幾米零遍布俄羅斯各地的人民，普通與政府和黨的目的深表同情的，但是因爲他們沒有這種政治的興趣，或不願服從黨員應受的訓練，或因爲對主義上有不願表贊同的地方，所以他們從未請求入黨。就第二點言之，俄羅斯的農民與世界上大多數的農民一樣，對於政治，沒有多大的興趣。他們對於政府有一種天然憎惡的心理，若使他有任何的隱藏的哲學，這種哲學一定是無政府的哲學。他所深好的政府，就是不大管理他們的政府。是以若是政府的事務是更實際，和與民家更接近的話，那麼他們對於政府便會發生興趣了。但是在同時之間，鄉村的黨分部，是一個組織完密和有訓練的團體，在一個不管時事和沒有組織的農民羣衆之中工作，其結果便收獲極大的成效，

其團體也日形擴大了。

在沒有實施任何計畫之前，這種現象對於鄉民的經濟利益，有極大的損害，他們心滿意足地將自耕自獲過他們每日的生活，讓對於政府有興趣的人們把持國事。解釋這個意見的推論是：那共產黨是真正照依着鄉村人民普通的旨意而管理其人民。領袖無不依着民衆的請求而更換其行政方針。土地法律的更變，就是證明這話不虛的證據，謹記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黨內的不睦，就是因爲在那種情形之下農民交納賦稅而不加罰的問題所激起的。

賦稅

農業賦稅是鄉村政治與經濟急待解決的焦點，以這一點爲出發，農民方深知他們應操鄉中的政權。

我們要牢記着，由外表看起來，在這個改造時期，國家的全部擔負，都放在農民的身上的。跟着內爭混亂和徵發農民的米麥，以救濟國人，不使盡成餓殍之後，所徵收各種農品的賦稅，其成分約達收穫品百分之十五。工廠在內爭的時候，廢置不用，現要重新改築。鐵路要重加修補。鑛山均被水淹沒和被敵人所破壞，須得組織委員而整頓之。農業減少到與戰前的生產率一樣，在衆口嗷嗷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的當兒，這是供給工人糧食惟一的來源。國內的工業，現已盡歸國有，不特不能產生利益，而且是一宗第一沉重的債務。農場以現款支付發票，其所收回的不過是一點或連一點都沒有的製造品。

在一九二五年之間，恢復工業原狀可驚的工作將完成，工業獲利的百分率，已證明是比農業更大的。政府的貿易和工業的專利，開始收穫重大的利息，遂令農業的直接賦稅逐漸減輕，但是同時之間，蘇聯的預算不斷地加增。

財政副委員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把俄羅斯本部的預算報告給中央執行委員會，內開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每家農民平均的賦稅爲十四·二盧布，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爲九·三盧布，和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再增加到十一·九盧布，但仍原是在二年前平均的賦稅的數目之下。同時蘇聯的預算，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由一比零，四百八十米零約飛增到四比零，復核准一筆一百米零的準備金。

這種奇事，是用一個嚴刻經濟的程序而剝削領受極低微薪金的被雇者，尤其是對於專門職業階級的人，如醫生教師等的利益而完成的，各部的預算，會含辛忍痛的加以限制，以期催促工業發達的可能。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的預算裏，祇挪用百分之十一以維持政府的機關。

農業賦稅的計畫，像其他蘇維埃政府的計畫一樣，可以加以修改或更換

的，且每年必加以更改，當有人考察出牠是有改變之必要的時候。新經濟政策和劃一幣制實行以後，最重要和備受歡迎的改革，是採用一種單一和一定的賦稅，以包括地方和全蘇聯的預算，以代替革命後沒有組織時代一切不劃一特別的賦稅。我仍於一九二五年夏天，在鄉村所發現在行使中的稅率，是依照着可耕之土地的畝數而定，土地的多寡，也跟着家中人口的數目而不同的。牲口則用土地的畝數而計算之，以便抽稅。例如，一匹馬當作一俄畝之·七算，一頭母牛作一俄畝之·六算，和一頭雄牛作一俄畝之·三五計。

地方機關，呈報他們本部所需的款項給在這個制度中第二最高的機關；這種的款項，經過審核之後，則合併於郡或地方預算項下，逐級呈報上去，最後，全俄的預算依照着各部的需要，和國家經濟的情形而酌定之。各部需要的供給，但仍未照章撥付。試思蘇維埃政府職務之廣闊，牠的各部的需求，實有

漸漸擴大之勢。國家是人民在社會主義計畫之下從事於社會生產的事業，與牠的公共工作的大職業，和其他於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及普通行政通常的事務。預算所以要建築於小心推測年中的收穫，國家工業的收入，國家貿易等等之上。這種推測，有時也有錯誤，最近因一九二五年的五穀運動的失敗，而釀成危機的理由，和因為這種理由，千方百計去籌畫一百米零盧布的款，以舒時困。

這是很明顯的，那鄉村政府的預算委員會，在整個的經濟計畫，尤其是對於賦稅的征收，占了極重要的位置。他們的報告，不獨可以影響預算的規定，并且可以斷定某地方稅率的比例。每俄畝土地的估價，其普通的價格，在上文已談過，依照郡中或大農業區域的期望的生產力而分爲九類。一郡所征收的全部賦稅，仍原依照地方委員會所議定的預算材料。把牠再分配給各州，各州則

依照着各鄉的預算收獲之價值，再把所得的一部份賦稅分配給各鄉村。

據這張表的規定，儲蓄豐富或租用他人土地富裕的農民，對於他們加增的畝數，比例上，不特要繳交更高的賦稅，並且要跟着田畝的加添而遞進。這種賦稅的施行的一個例，如：我們在馬斯洛夫皆特看見有一位六口之家鄉村中的農民，有一匹馬，一頭牛，十五俄畝（四十英畝）肥腴的土地，和五俄畝的牧場，交納三十一元四角八先的賦稅。俄羅斯東南各區，內包括產米麥豐富的地方，所徵收的賦稅總數之三份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是歸諸中央的。在同一年限中，蘇聯農業賦稅的總數，約達二百三十五米零盧布，內有一百米零以充地方的費用。第二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表冊復有變更。他們盡力把這個擔負移到豐裕的農民和古辣克身上去，根本上，已由類似土地單一稅而變更嚴刻的收入稅的形式了。果園，菜園，葡萄園，和這種集約經營的土地，分門

別類，以期在鄉村中徵收他種沒有直接與耕種土地發生關係的收入。普通的賦稅，已一度經人注意過的，約加增百分之十，但是根據一個新的分配預算中，地方所得那部分的土地，加增到百分之二十。賦稅分等級之重要，也應加以注重。依照着這種計畫，約全農家的百分之二十五，因為貧乏，完全免除納稅的義務。這種境遇，普通是根據家畜之多寡，尤其是工作的牲口，而計算的，因為土地的分配已躋於平了。所以，根據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蘇維埃財政的數目，鄉人百分之十五是沒有任何牲口，百分之六十有二頭以下的牲口，別一方面，百分之十五的上等階級農民，根據在第十五次共黨大會之前，李哥夫 (Rykov) 所用的數目，交納百分之五十七的賦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列寧格勒日報內有一篇文章，討論賦稅制度是否仍要更改的問題，指出在列寧格勒郡，約有百分之二十的農家，被豁免納稅的義務，下列賦稅的徵收，依下

列加增的等級而行之：收入達一百五十盧布者，徵收百分之五零四份之一；達三百盧布者，徵收百份之五零四份之三；達四百五十盧布者，抽收百份之八；達六百盧布者，抽收百份之十零二份之一；六百盧布以上者，則抽收百份之十四。

賦稅的繳納，很明白地，宣露國內各部的饒裕的情形。例如我在東南產米麥最豐富的地方馬斯洛夫皆特鄉村所見富裕的農民，他們私有二匹馬，一輛機械犁，三尾牛，和二十頭羊，並租賃約一百畝政府的土地，他們共繳納二百四十五·七九盧布的賦稅。在第二方面，在列寧格勒郡的一個小鄉村，二位最富裕的農民之中，有一位共祇交納三十盧布的賦稅。同時，北高加索一帶的地方，把牠的賦稅總數之三份二，解呈給中央政府，這個列寧格勒郡的州，平均每家抽收賦稅六盧布，牠的短少之款項，得由地方賦稅項下補貼百份之五十。

雖然有人希望推行單一農業稅，以包括地方各州和全國的預算的事實，我們發現國中各處的鄉村，自行徵收賦稅，以供各種和常是很奇怪的用途。好些這種的情形，在農業問題與高彩烈討論的時候提出，這種問題，是在一九二六年第十五次大會黨內衝突的時候討論的焦點。哀域斯亞報 (*Investia*) 在那年十月三十日，報告一大堆關於這個題目的言論。有一個演說者宣布：

『在烏郎日斯郡 (*Varonez Gubernia*) 的一個地方，自行徵收的賦稅，竟達於正式農業賦稅百份之三十五，在其他的方面，有達於百份之七十者。』

『不假的，』他又說，『自治區域的預算，無間斷的增加……但是牠仍不足以供鄉村文化充量的需要。所以自行徵收的賦稅，』他再進一步說，『這種「爲求大衆利益的賦稅」的大部份，是撥充鄉村蘇維埃工人的

用費』

有一個由窩耳葛河 (Volga) 的薩拉托夫郡 (Saratov Governoria) 的代表，陳述征收這種賦稅的目的：雇請牧童，修理橋樑，開掘水井，修理學校，置備兵器。還有一位演說者，陳述爲維持輸送僧侶而設的特別賦稅，在開耕的時候，款待耕種的工人，每家釀資五十古必，以維持鄉村更夫的情形。一個鄉村，甚至於說，賦稅是祇爲維持教士的生活而設的。

這是應該記住的，那『反對黨』是在黨內爭執時候，托洛斯基派的稱謂，主張應加重徵收農人，以期工業發達的速度得以驟加。李哥夫 (Rykov) 於十月卅日在共產黨大會前，關於這個題目的談話，以莫斯科農民情形，證明不能希望再由這個源頭得着更多的幫助，做他的駁辯的護符。這種農民的收入不過一千二百四十八盧布。他的農業賦稅，已達於二百五十三盧布，若再加上保險

費和自行征收的賦稅，則將達於四百盧布。換言之，他收入的總數，約百分之三十二已為賦稅所吞沒了。『除此之外，』李哥夫再說，『總而言之，農民正因商業用品價格的昂貴，在叫苦連天呢。』

一九二六年的黨大會，撮述為這個問題而得着勝利多數人的態度，下列的幾句話，是關於農業及農民的議決案：

『企圖祇以農民做賦稅的對象，欲用強征暴斂和提高零售的價格的方法，去由農民處籌集特別的資本，不能避免一定會停止鄉村生產能力的進步，減削農業的出產品，和令到勞工階級和農民聯盟發生破裂的危險。』

農民所想的是什麼？

有忍耐性的農民，雖不能用言語表白自己，但是他的需要，是人人所洞悉

的，和就根據這點做他們行動的基礎，這是很明白的。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的：當農民發現有某種原因，足以抱厭政府當局之處，他就以犀利的言辭，以批論共產黨人和蘇維埃，這種事實是數見不鮮的，但是當他們是心平氣靜的時候，他將會贊美現在的政府而唾罵從前的政府。

我曾參與政府尤其是鄉村蘇維埃公平的討論，這種事是比在一九二六年革命第九週紀念日，在哀域斯亞報(*Travestia*)上所發現的農民信札更常見的。這是很明顯的，那哀域斯亞報是政府的機關報，不會登載反革命的言論的，但是這種盡量登載批評的材料，是足以鼓舞人們的精神的，而這種新聞的發生地點，也是極實在可靠的。我選錄二則錄下：

『工作還沒有照規安排妥貼』

市政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將在自由選擇之時開始改良。但是這種工

作，還沒有照規安排妥貼，因為在本地各處，這裏，那裏，和每一處，都由人口中富裕的份子做主動的機器。互助委員會的組織，是非常腐敗的。在大部人口之中，牠還沒有興設的，在已興設的地方，牠又受古辣克的壓迫，不能充量發展牠的工作。

中等農民，索多夫(Sadow)

新亞爾干日爾 New Archangel 李亞楊郡

在這個標題下最後的一段小文章：

『一視同仁——這才是一個良好的政府』

對於其他鄉村的鄉村蘇維埃的情形，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但是我能夠告訴你我本鄉的情形。我們蘇維埃的主席，工作極不努力，在鄉村蘇維埃那裏很少開會。當預備賦稅表的時候，他不請人去幫助他，甚至於連蘇維

埃內的會員都不請。他常常喝醉酒。那裏有很多不努力工作的人，但是主席和秘書與他們極爲親密，根據他們所說的，在他們之中他們成立了一個小的黨派。我們知道那蘇維埃的權力，是很有計畫的事務，但是我們的主席對於此事毫不了解。請看我們州中的委員會——是非常有秩序的。他那裏他們告訴你各種的事體和辦事敏捷。法庭也辦得非常好，不過他的工作太繁雜一點，但是他們審判案子，你可說牠是沒有毛病的。那裏也有不好的現象，這虎力根是在很利害的增加，賦稅也十分高。

一視同仁——這才是一個良好的政府。

中等農民司奴諾夫 (Signov)

亦先諾克鄉，必烈因司慨郡

我想司奴諾夫把普通農民的态度集合起來，『那裏有很多錯誤的事體，和

賦稅是非常高——但是政府是這樣腐敗的。」

第八章 社會和文化的活動

餘暇的利用，是文化情形最好的索引，這是普通所承認的社會學的意義。是以讓我們去觀察在靜止中行動中的鄉村生活。二者若居一於此，那麼，這新經濟形式怎樣影響人民，尤其是青年人的社會和文化的生活？怎樣地影響於教育，道德，禮節？教堂在鄉中應怎樣變遷？不期而然地，這是最能引起大多數新俄羅斯觀察家的幻想和興趣的問題。最後，大部分是關於新制度的先知先覺者研究的結果。在革命最激昂和未專心致志於建設的時期之中，沒有閒暇的時間，做這種基礎上煞費苦心的工作。牠是一個純粹的和簡單的經濟的競爭。

雖然有各種貧窮的窒礙，但是世界上羣戮刀於普遍完全近代的教育，已發軔了。在幅員廣闊國中窮僻的鄉村，圖書室和俱樂部已逐漸開設了。普遍共產黨青年的組織，把自由世界的思想，散佈在農民羣衆的體圍之內，機械犁和機械化的生活，很普遍地輸入歐亞東南的草原，不可避免的與西方漸漸發生接觸的機會，這種西方的文化，在未滿一百年以前，國中領袖很熱烈地把牠拒諸俄羅斯國門之外。

教堂

在討論鄉村地理形勢的一章內，我已說過，在表面看起來，這是一百年前鄉村的形勢。是以現雖經過兵燹之餘，這陳舊社會的道德，仍原存在。教堂是在鄉中建築物的中心點，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中心。這個古代的設立，完全圍

範人民的舉動，由墮地一直至死亡的時候為止，雖至死亡之後，仍能使其家人爲之焚香祈禱。這種魔力，實無足與之軒輊者。牠從前在鄉村團體之中，所占的社會和甚至於經濟活動的位置，與現在的不相伯仲的。甚至於那時代的習俗，也沒有被人當做一件破爛不堪的衣服而捨棄之的一日。確實，在這幾年內，雖然是一件破爛不堪的衣服，在俄羅斯仍視爲至寶的。犁田，播種，割草，和收割的時期，仍受古代教堂假期所節制，有一位列寧格勒最有智慧的牧師，告訴我說，這種習慣，是人民不肯採用新曆的一個原因。我曾見每年祈福沿江而下的馬隊，有牧師帶領着十字架的人民做領路者。約六個月以前，在旱魃爲虐的時候，我看見帶着十字架和旗幟和神聖的圖像的賽會，在田間祈求甘澤的施降。這鄉村教堂，在星期日和各種事故發生的當兒，鳴鐘召集教徒，虔心祈禱。牧師穿着隨風飄動的長衣和未經修剃的頭髮，很優游自得地來往於街

衢之間，去替小孩施洗禮，青年人行結婚禮，或行葬禮。虔敬的老人，仍在鄉村方場內對着畫在教堂內或掛在教堂門上神聖的聖像行朝見禮。

現在文明結婚儀式，雖是容易而簡單，但是在每個教堂所指定的結婚公開的時令，牧師們替人舉行婚禮忙個不了。年青的新娘子，仍極力主張保留指環和面紗的存在。她仍情願受二小時點燭戴冠儀式的苦楚，準備很嚴肅地宣許服從和有始有終的誓約，因為這種儀式，會給她以更大的神聖不可侵犯和保證的意思。丈夫也沒有剷除腦中的以妻子當作一個家庭財源。新加增的一個工人，會因這個儀式而更隱固的事實。在最近有關於管理家庭關係法律修改的提議的普遍討論，這種提議，是否因為現在對於離婚裁制的不滿而產生的，有一個農民投稿到一家農民所喜讀的報館，其字面的意思是說，「一個堅固的妻子，和一個堅固的幣制，」換而言之，就是說一個穩定的妻子一種穩定的幣制。

教堂的假期就是鄉中大節的時期。若在更重要日子的時候，雖然政府也要被迫依例放假，牠祇有使康素姆爾(Komsums)或地方黨部舉行一種宣傳的秩序，聊以解嘲，以反抗這種的引誘。但是年老的工人，雖在沒有包括在教堂日曆被認為十二個合法假期的日期，他們也常常不到工。地方教堂守護神的誕辰，常是特別好的機會。鄰鄉的親友，由很遠的地方來參與這個盛典，和在這個聚會之中，與他們的主人，大飲大吃，盡歡而後散。跟着便有復活節，雖然有各種新的紅節(Red Days)，是一年之中最大的假期。無論有什麼事故發生，這個節令，總不免有許多人要喝得爛醉。在無論什麼假期將告結束的時候，普通都可碰見一班小孩在街邊做各種的遊戲，或者是一個快樂的團體，現身歌舞台上，這種玩兒，俄羅斯人在就醉且飽之後。常會去做這種勾當。

飲酒，鄉村視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在這裏或且應說一句關於酒的普遍

問題和牠對於農民的影響的話。含有酒精的飲料的禁令，已漸漸廢弛，政府全權管理製造和發賣飲料，現復見諸實行。百份之四十淨的麥酒，現在可在政府的酒店自由購買，在各處地方，酒和皮酒可以不加限制地買給人喝。俄羅斯的農民和工人常有能飲之稱，在大戰期內的禁令，把這種家庭的出產品，幾禁得絕跡。這種家庭的出產品，根據着官方的推測，耗費了一大宗的米麥，製成一宗不良的飲料，和由在在需款的國家，掠奪了一大宗收入的財源。數月之前，當我聽見地方財政秘書，在列寧格勒郡的一州的中央委員會，報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這種的情形，我就發生很大的感觸。根據這個報告，這一州酒賦稅的收入，多過本地農業賦稅的總數。腦筋清醒的目擊者告訴我說：喝酒醉現在仍沒有戰前那樣利害，但是自禁酒時代以來，這種現象是有加無已。同時衛生部，工業同盟，和青年組織舉行一種很堅決的反對飲酒的宣傳。用廣告列舉

牠的危險性。報紙和演說家都痛罵牠的害處，黨中也嚴厲處罰黨員之沉湎於酒者，同時也同樣的取締普通一般人飲酒。但飲酒的習慣，仍慢慢的加多。教堂的假期，是暢飲的最好的機會。在其他各地面，無論如何，總會影響到信真教堂信徒的生活，這種禁令對於他們，簡直可以說沒有一點的印象能令他們去約束養成這種的習慣。

我已經說過，那教堂在鄉中仍繼續着舉行各種的儀式，但是雖在初到的觀察家的心目中，也會看得出教堂在現代已失卻牠原有的位置了。幼年的孩童，大都是被他們的父母帶領到教堂去守禮拜，但是除了偶然間在大假期或舉行結婚禮的儀式之外，青年人是裹足不到教堂的。牧師們是頭一種人因這種的現象而抱恨世風之日下；有智慧教堂的信徒，則承認這是當然的現象。這種缺憾的一部份，無疑的，是因時代普通的精神而發生的。在北高加索，我曾與我們鄉

中的牧師作長時間的談話，他很熱烈地，很驚駭地埋怨地方青年心術的敗壞，和他們有日趨於惡的傾向。這個會話，除卻所說的話和句法的安排，有些出入之處之外，可以當作合衆國無論何處鄉村宗教團體的研究。

這個俄羅斯的新時代，在各方面，的確確都被學校，印刷品，和講台上的言論所克服，以最良善的唯物觀，去解釋人類的生活，而引起否認精神的生活，這種精神的生活，是整個的信正教堂基礎的觀念。在歷來神秘的俄羅斯人心目中，在盲目的信心和絕對的無信心之中，所贖下來的緩衝地是沒有多少的。教堂內部的運動，起初很有真實的把內部改革一下子的希望，以後不過是政治領袖位置競爭的工具而已。除卻西伯利亞某部外，有一處叫做永生的教堂，在鄉村中從來就沒有招致得皈依其教的信徒。地方宗教的團體，與其他的教堂斷絕關係，沒有任何更進步教會團體的指導，也沒有雜誌的印行，牠向着

古代的道路走去。除了一小部份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學生——可以這樣地稱謂——之外，那裏沒有訓練新的牧師的教育所。在鄉村中，很缺乏合格的牧師，同時在列寧格勒教堂之中，可以發現成羣成陣以乞爲生的牧師，根據那可靠消息的，說他們不肯就鄉村的聘請。

色丁太 (Seetanti) 是不接納羅馬教和希臘教團體的稱謂，在別一方面看來，從革命以降，實際上，其勢力會大大加增，與我會與之會面的福音派的領袖，自謂其前途是充滿着極大的希望。這一派有一百萬以上的信徒，牠印行書報，開設一所傳道師訓練的學校，得着政府的許可，開全國及區域的大會，最近沒有得着信真教教堂神聖牧師會準與出版的憑照，就印行新綴語法第一版的聖經。各種的印刷品，經過驗稿員極小心的查驗，由政府印行部承印的。所有刊登的稿件，祇限於純全宗教的文章。就這個字的狹義言之，是沒有關於政

治性質批評的作品。浸禮教派也有很多的門徒，國中許多其他細小的派別，除了幾樁例外的享受外，比戰前享受更大的自由。這種教派，在鄉村和小市鎮中特別興盛，雖然在大城市中也可見他們的聚會。信徒覺得這種信仰，與日俱新，與科學的生活現象的解釋，很少調和的餘地。他們的神學深受原理主義的限制，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則被嚴密的清淨教宗所管束。千福年前基督再生之說風行一時，在俄國會身歷革命前最後十年的真誠的信徒，也許有這種的信仰。門諾教派和色丁夫(Seetani)的信徒可以說是誠實，端莊，勤謹的國民。他們大多數是良好的農人，和南部的門諾教派的(Mennonite)殖民地，與其他在試行農業共產和公營農業散居各地的教派團體，是真正關於土地問題教育的心點。還有一層，他們組織的形式，是民族化的，和刪簡他們的儀式和洗滌半偶像崇拜的污點，這是未開通鄉人神像禮拜的標誌。他們自己的鄉村祈禱會禮

拜的形式，是缺乏美的觀念，和常有過於情感之弊，但是牠有忠誠的精神，會發生一種的莊嚴。

政府當局於頭幾年試行壓抑和破壞教堂失敗之後，普通利用反宗教或「無神」會的力量，察發牠殉道是再愚昧不過的，應加以嚴重的攻擊。這種政策後來稍有變更。干涉宗教的集會，遂被嚴厲禁止。無神會，現則專心致志於教育宣傳的工作。牠發行一種雜誌，發起演講，研究團體，辯論，和不信仰神異之說，而陰損教堂的勢力。

我們當還記得，那信真教的教堂，就是曾被革命推翻，自古以來專制國家的利器，就是這個教堂在革命萌芽的時代，公開咒罵革命。這是很容易明瞭的，那蘇維埃政府不特當牠是一個奴隸人類頭腦的迷信，並且是一個很明確的敵人，而去反對這個古代遺留下的殘勢力。最可怪的，就是，在這種爭鬥的表

面，憲法所擔保信仰的自由，仍能小心翼翼地被人遵守，像我們在今日所見的這樣。因為他們承認宗教的勢力，已根深蒂固，同時這種教派，被視為最不妨礙政府的宗教形式，所以不急於望即把牠消滅。他們甚至於鼓勵牠們去發長，并給以居留地和各種利益，使為正教的眼中釘。有一位胸懷寬闊的共產黨員，告訴我說，若使他把持一切，他將在國內各鄉村之反抗宗教的團體，和鼓勵大規模的宗教討論。

較高的政府當局，泛而言之，對於宗教的各方面都沒有興趣的，有想把這個問題留待慢慢的教育程序來解決之的傾向，他們所注意的，不過不許宗教的組織參與政治的活動。地方的當局，與各省的態度一樣，對於這個問題，常乏遠闊的眼光。我們有一個這種的富有興味的例子，我們曾與一個反抗羅馬教及希臘教的團體，因與一個對於這個教派有興趣的美洲組織有特別默契，到馬斯

洛夫皆特的改造農場去當學生。這班基督新教的農民，到蘇維埃農場的時候，引起了地方黨分部的大恐慌。幾天之後，在鄉村方場之中，因有二三個基督新教的兒童，與幾個正宗教教堂的人，作不犯法的宗教討論，遂引起捉捕基督新教徒的事故，和傳召他們到警察總局受查驗。在查驗的時候，我亦在場，聽見長官最後的判辭。他告訴犯法者說，在這個地方，如沒有特別的許可，在無論任何的宗教集會內說話，難為一個成立的宗教集會到其他的集會致意，都受禁止的。沒有同樣的特別許可，雖三人以上的討論，也在禁止之列。他又告訴他們說，關於宗教題目簡單談話，和他們自己私人的禮拜，也許會放縱他們心坎中的蘊蓄。

不久之後，學生的數目，因為有許多由莫斯科農業專門學校轉來而大增，其情形於是更形複雜。但是在地方進退兩難的當兒，有一位副理事親到農

場中，他是一位許多年來富有聲望和在內戰中屢立戰功的黨員。就外表上，他立即看見全盤的局面，甚至於連這個性情的弱點也洞悉無遺。他趕快鎮壓地方當局的恐慌，和盡力去催促青年共產黨員和色丁太，大家聯絡起來而謀雙方的利益。

是以，雖在這個古代停滯不進步障礙的情形之下，這種新勢力，是仍在進展工作中的，教堂，一部份是聯各種宗教和倫理思想世界運動的結果，一部份是共產主義宣傳更直接的成績。這裏亦有人以為這種設立不能得留其原有面目的思想。無論牠將來能否屈己就人，去遵從這種新制度，或將在這個程序之中，中途出軌，則需要時間的考驗。同時，教堂仍是社會生活和鄉村中的古代文化習俗的中心。

那洛尼洞 (Narodni Dom)

那洛尼洞 (Narodni Dom) 或人民的議會，在同樣意義之中，是革命理想所創造出來新文化的中心。若使鄉村僥倖有一座建物，其大足以收容各種娛樂機關，在這個社會的中心點，你可以發現像鄉村戲園，書報室和圖書館，爲康素姆爾和發起者而設的俱樂部，爲救濟不識字者而設的講堂等等的設立。各種這類的活動，普通都是散設於與鄉村方場毗連細小的房屋之內。但是，總而言之，房屋不是重要的原素。公共的屋宇，一定要等到繁盛的時候，然後始能建設的。更有意思和重要的，是隸屬於那洛尼洞之下各種組織的職務。

在無論任何種類組織完善的俱樂部，在每個赤化書籍圖書部，在各個俄羅斯的工廠，市場，常常在車站的某一處，都可以發見共產主義的神殿，卽列寧赤化書籍圖書處。在這裏的覆以紅布的牆隅，一定有一張列寧的半身的大相片

或他的石像。牆上橫挂着一面寫着『列寧雖死，但是列寧主義是仍原生存』的旗幟，這種題語，其他的或者也是一樣，以提撕警覺來往的游客。大領袖所題寫的文字，到處觸目皆是。他的一生的故事，由孩提之日，一直至他的以香料保全的尸體安臥克蘭寧 (Kremlin) 宮外墓中的時候止，詳詳細細地在圖畫中述寫出來。他親手所著的書籍和評論他的書籍，可在這個赤化書籍圖書處自由選讀，或購買帶回家內。這裏是地方政治和共產主義宣傳的中心。所贖下來公共屋宇的牆壁的位置，用以懸挂馬克司和恩格斯和在革命中殉主義者和英雄的照片。這個鄉村特別樂意懸挂本鄉出產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加里寧的照片。那裏若仍有空餘的地方，則飾以各種鮮明的標語。『世界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個標語一定挂在觸目的地方，用大字書寫，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各種這類的標語，使觀察家會堅信這種不間斷和觸目皆是廣告，不久定會使

共產主義的理想，像「象牙皂」(Toory Soap) 這樣著名不可或缺的東西，在他方面言之，那裏將有沒有其他比這個更經濟的廣擴消息的方法的感想。

認識了各間房屋普通內部的布置，我們將就這個範圍內加以說明，讓我們再進一步考察這樣布置的組織的活動。若就簡單那方面說起，我們將先觀察那洞 (Nardom) 一下，若以更簡便的辭稱之，可以叫牠做戰園的所在地。這是我的不能移易的偏見，那俄羅斯人都是天生的演說家和演劇家。祇須給以一個有內部布置和一個畫在帆布上的森林的簡單演戲台和導演者，和幾張繪以花草的粗麻布的帳幕，由高加索至亞爾干日亞無論任何的鄉村，祇須花一星期或一星期以下的光陰，就能夠產生一齣極有價值的戲劇。但是欲使幻景虎虎如生，觀衆則切不可坐與戲台太近。導演者是主角之一人，這齣戲劇的成功，全要依賴他一個人。當練習的時候，演員卻極賣氣力，但是導演者由前便他的低下去

的地方，朗誦劇辭，演員則以同樣的表情和速度，背誦其所誦的劇辭，坐在後面的人們，甚至於也不能辨別其不同之點。這種表演，對於任何的組織，常是有益利的事體，但是無論有什麼事故，因為這種時期常至秋冬的時候，戲園裏常常擠得不可開交的，是以戲園內的空氣混濁非常。開演的時候，在俄羅斯其情形大概相類，是極有問題的和根據演員和觀眾雙方的便利而定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觀眾常先期麤集，很忍耐地坐在沒有靠背的長椅上，以待開幕。同時，除非有嚴厲官方的禁令，戲園內時充滿着煙瘴，和開始吃食葵花子和俄國的花生。

戲劇的本身，我怕在最近之間，已成宣傳為藝術而培植藝術的媒介。但是有許多新的劇本，是有價值的作品和有與人民的生活漸漸接近的好處。有時也有一班地方野心的優伶，將排演一齣從前戲劇家所寫的劇本。跟從現刻莫斯科

著名演員指導的姓名，幾百班的伶人，以藍色的斗篷命名——這是工人習慣的服飾——如風起雲湧散見於國中各處。這種演員，各去一種不同的角色，其特殊的特色，詳見於永生日報，牠登出關於世界和地方法事故的喜劇要略的批評。這種性質的戲班，是來自各大中心點的，常往來於縣中的各鄉，偏演地方的事故，有時極有藝術的價值。

我記得有一齣關於蘇維埃離婚法律本地所出產的滑稽劇，在一個鄉中備受人們的讚賞。有一個老農民與他的妻子發生口角，這種事情雖在頂好的家庭也會發生的，既知道離婚允可是可以這樣容易得着的，他們即刻到鄉村當局去請求，在他們沒有知道之先已正式離婚了。特達斯加不勝喜慰，當他知道他現在是一個無拘無束的人了，若使喜歡的話，他可以再行結婚，對於他的妻子沒有其他或何等的擔負了。但是當他知道她在這種範圍內，也有同樣的權利，不禁

使他目瞪口呆。受這樁事的打擊，他們倆被勸說他們是太孟浪了，在他們未離公庭之前，他們復言歸於好而破鏡重圓。

戲園，我們已經看見過，不過是一所近天井的屋子。還有一層，若在這種機遇，像在上一章中在鄉村黨分部的報告所述的，如列寧紀念日，五月一日，國際婦女日等，這個鄉村中心點，是舉行演說的地方。景奴 (Kino)，俄羅斯的電影家常以此稱他的戲園，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大中心點非常發達，差利 (Charlie) 和兜德 (Doug) 和瑪利 (Mary) 是幾與革命的英雄并駕齊名的。器械仍原是非常昂貴和缺乏，因為這種近代的狂慾，在鄉村中已根深蒂固了。但是出賃的巡行人力發電機的設備，其足跡幾遍於窮鄉僻壤的地方，且受極熱烈的歡迎，牠表示這個機關，努力擴充的程度，可望傳佈人民用電的先聲，和與農人以更進一步的興旺。

無線電，在農民之中，也慢慢地發達。在一九二六年有人創辦一種農氏無線電雜誌。與大城市毗連的鄉村，在半空中豎起他們的收發電浪線的數目逐漸加增，雖然在這種器械更昂貴比較上更偏僻的地方，征服這種困難的方法，可大家醜資托鄉村的組織購買大宗原料。等到在莫斯科的強有力的站成立不久之後，夜間可發送世界新聞，農業消息，和音樂秩序到蘇聯邊疆的地方。

如有人仍以爲多數黨是全賴武力做變換大局最大的方法，抱這種觀念的人，應置身於國中那洞(Nardoms)附近像蛛網一般密的書報室和圖書館裏再磨練一番。在北高加索的亞爾干日爾斯古(Archangel'skoe)州，我們看見這州中四十個鄉村中的八個比較大一點的鄉村，有書報室和圖書館的設備，這種書報室和圖書館每日照例開放，和沒有管理圖書室的人員。最大的鄉村，不只有牠的中央圖書館，並且也設圖書分館。這個總圖書館，不特是分發各種的

書籍，尤其是關於農業和政治的，並且也是傳遞消息或知識的機關。在馬斯洛夫皆特，有一位管理圖書館員告訴我說，雖然在八月收割的時期，他曾給一百和十個鄉民傳遞各種關於賦稅，土地法律，和諸如此類的消息。太小的鄉村，不能成立一個正式的書報室，則由市鎮的總圖書館替他們預備一個巡行文庫。我想起有一次旅行到列寧格勒郡的一個小鄉村，我看見康素姆爾我的主人的女公子，在一個星期日陰雨的清晨，在一個安置各種書籍以共隣近許多的小殖民地之用的校舍，分發書籍。當然我們不能說鄉民是博覽羣書的讀者，但是他們是這樣地受一種讀書空氣所包圍，這種空氣從前在俄羅斯夢想不到的，漸漸地不識字的數目大大減少，這種循序漸進引起求知慾的辦法，將來仍會奏更大的效果。

這場與不識字的大戰，再接再厲繼續下去。一個普遍成人教育的運動，以

「不識字解救會」高尚的名義用我們的夜校制度開辦。這種組織直接發售彩票而籌款，（這是各種籌款最通行的辦法）在教育部指導之下，而維持這種成人的學校。班級的分配，以適合於學生的便利為度，婦女常在日間上課，男子則在晚間上課。上課有時是在那洞的屋子內舉行，有時在鄉村的校舍內舉行之。這裏最足令人失望的障礙物，不是款項或甚至於教員的缺乏，雖然這兩種的需要是常有不足之感。這種「黑暗人民」——他們常以此自稱——的鐵石心腸，是最足令人失望的障礙物。熱心青年的教員，常覺得祇有一所煖房，一位教員，和書籍是不足以招致全鄉飢渴者到光明的水泉去。我曾在一個這種的學校的第一晚，看見有一大羣的學生，逐星期漸漸減小祇賸下幾個人，在這個冬天祇過一半之前的時候，這班學生已完完全全走得精光了。其補救的方法，祇有與其他機關協謀去攻打這面行將破碎人民的無知識漠不關心的高牆。

無論在什麼地方，若有一羣像在一個政府的農場或受顧於富有的農人的被顧的勞働者，勞働工會有牠自己的俱樂部，有演講和正式的會議，而討論其酬金的問題，工作的情形和這種組織規定的事務。

在共產黨指導之下，有一個全蘇聯婦女的组织，普通叫做婦女部，是鄉村中婦女的俱樂部。在遍布國中的幾千鄉村之中，在東南一帶，東方獨立的共和國，在北部冰雪封鎖的地方，女組織員的足跡遍於最偏僻的鄉村之中，傳播婦女權利的福音。我曾與一位熱心青年婦人談話，她從前曾在亞爾干日爾郡臨湖一帶的鄉村當組織員，她在這鄉村內，與外界完全隔絕約半年之久。婦女投票的權利經已實行，領導她們去參與鄉村中各種社會和教育的計畫——合作社，互助會，學校委員會——普通算起來，她們已成爲有學識的國民了。

每個鄉村，幾乎都有牠的互助會，以幫助貧苦的人民，老人，殘廢者，和

鄉中的孤兒爲目的。顧郵這種人的責任，本來是政府的職務，與社會爲成人教育而自行籌款以幫助教育部的情形相類，因鑒於政府預算的不足，這個地方組織，是以抱這個社會的義務，分任在自己的身上。畢業的費用，依照會員經濟的情形而與以津貼。劃出土地的某一部份，以供耕種而籌款，有時還與以某種的利益。這種款項的接濟，可借給人家購買種子，施捨藥品給窮苦的人，或在緊急情形之下而施給糧食和衣服，例如因失火或水災而致傾家破產的人家。換而言之，互助，是聯合的慈善事業和社會上的保障，以求進步爲目的的社會的紅十字會，貧苦無告的人民，可到牠那裏去求助，沒有含有布施的意思。

鄉村的少年

少年的組織，爲先鋒和康素姆爾，在上文已經說過一點。但是黨，與教堂

一樣，進一步爲兒童要求應有的權利。是以托洛斯基，與其他黨派的領袖，會極端贊成自覺地建築起一種煥然一新的革命的禮式和風俗的制度，使人人從生至死都被包圍在這種空氣之中。與其使其嬰兒做基督徒，這鄉村中的熱烈革命的父親，不若使他的嬰孩成爲一個緩進的自由黨黨員(Octorist)。在一個有演說的集會裏，兒童就被供奉給這個新社會的制度，並命以含有革命意義的名字。按我所知，有一個鄉村的一雙孿生子，履行這種的手續，以列寧和羅薩盧森堡 (Rosaluxemburg) 做他們每個人的命名。

哀斯克拉 (Iskra) 即「火花」，是列寧第一次所辦的革命雜誌的名稱，是兒童很普通的命名，甚至於還有更奇特俄羅斯式的命名，其拼音和字數，常有數字之多。例如，我認識一個青年農民，現刻是紅軍中一個官佐，他以司鈴 (Seerren) 以名他的無依的兒子，這個字是由「制度，時間，和精力」(System,

time] and energy)]這幾字的第一音拼合而成的。

男子或女子至七歲時，便有在先鋒組織裏做會員的資格。這種運動的體格活動，是模仿英國和美州的童子軍的運動。這種佩帶紅巾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在國中各處都可看見他們在投擲磚石，野宿，唱歌，和列隊巡行。他們的格言是『常有準備』。在晚間他們在營火之旁，或在俱樂部內所聽的故事，都是關於列寧少年時代的歷史，開仗情形的敘述和俄羅斯革命時代的稗史，和爲工人權利而起的世界戰爭。由這個少年時代起，就教給他們以共產國家的理想和去繼續階級戰爭的工作。教給他們以清潔和清正的習慣。他們不得吃煙。若是已屆成年的時代，他們應去去幫助各種地方社會的工作。

共產黨青年的組織，或康素姆爾，選集比較年紀稍大的男女青年，給他們以相當的活動，一直至廿三歲爲止。以後若使他們已被收錄入黨，就規定以正

式黨內的工作。

共產黨青年組織，爲牠們的會員就歷史和政治的範圍內，擔任更專門的教育。青年的男女，應去參預鄉村生活的活動，尤其是合作的事業，他們是在蘇維埃統治下一般青年人民的首領。他們也參預地方戲劇的表演，對於運動，他們尤具有特別的興趣。運動在鄉中幾乎已成不可或離的遊戲，與美洲青年人嗜好壘球沒有分別。鄉村間彼此遊戲的比賽，在天氣溫和的時候無間斷的地舉行。運動雖不是俄羅斯土產的東西，但是共產黨青年組織，是鄉村中提倡運動的最大的提倡者。英美的游客當他們在俄羅斯最偏僻的鄉村，聽見由運動場所發出很奇特的發音，狂嚷足球，拳術，籃球等等極熟識的名詞，將不禁爲之驚奇不置。大多數的鄉村，有各種類如梯，棍架等等簡單的戶外體操的器具，這種東西雖然是常常曠置不用，但是可以表示一種已漸趨於像俄人所謂「體格的

理想」和產生「精於遊戲之人」普遍的運動，這個字是他們由英文裏採用的。

這種運動，在俄羅斯青年民衆中，到底發生什麼普通的效果，是很成問題的一件事。那裏有許多人會告訴你，由鄉村的牧師而至於良善的共產黨員，說那國中的青年，已在日趨於惡了。那裏是沒有疑義的，無論如何，革命是想澈底地破壞舊道德和社會上一切的制度，這種東西，在大戰的時候，無論在地球上什麼地方，都受着騷擾。俄羅斯綿延的戰禍，內爭，封鎖和飢荒，生活上遂感覺着不安定和恐慌，而使身歷其境的兒童，有太早成熟的弊病。幾百萬的沒有父母的孤兒，依賴着他們自己的財產，在設備不周和供給缺乏的兒童的家庭中，度他們的半飢半餓，像無家可歸者，漂泊往來於國中大火車路線之間的生活。有人推測，祇北高加索一帶，有約在四萬以上的無所依歸者，靠行乞和賣技做謀生的方法。幾年前，在薩麻拉郡 (*Samarra*)，我問一位十二歲的兒

童，以通常的問題說：『當你長大的時候，你想做什麼？』這位年少的老人，很嚴肅地對我說：『現在我不知道我去做什麼好。我的生命已經滅亡了。』

十六歲或十七歲的男女孩子，在飢荒和內爭將告結束的當兒，已看够了生活的各種悲劇和災難，使他們都變成不信有上帝者和厭世者。這是不假的，在這個時期中所發生橫行無忌的行爲，實屬不少。由我所能知道的言之，從前的農村青年，對於性慾，謹守自然和道德的概念。早婚已成頑鐵鑄成的規則，私生子和墮胎間中雖會發生，但是很少見的。在這個不安定的期間，這兩種罪惡，當然是有增無已的，那裏復有了傳布各鄉花柳病的打擊，這種病症，是戰爭的遺傳物。這也是不假的，在比較青年人之中，大部是嗜酒成癖的，在國中各處，都很熱烈地舉行反對含有酒精性飲料運動。因爲反對的結果，據鄉中的報告，發生了許多強暴的行爲。離婚的侵入，在守舊的鄉村，其影響沒有比城

市的怎樣大，但是甚至於農家的青年，漸常去請求結婚簡單的民事註冊，若爲環境所驅使，他就寧願不娶。頭腦簡單的農民，常在收穫的時令，娶一位壯健的妻子，當農事已畢不再需要她的時候，就與她離婚，有一次有人對於這種行爲深致不滿。

雖然不以年齡的本性傾向，去尋青年人的錯誤，那裏是沒有疑義的，由一九一三年，讓我們說罷，至一九二三年，這幾年中所發生的事故，在俄羅斯後代之人中，曾留下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印象。假使脫離這種痛定思痛的苦海與社會和道德的紛亂的力量，最後，也許是今日俄羅斯的青年最足引人注意的現象。在薩麻拉郡的饑荒區域，於與死爲隣和恐怖的當兒，新收成不過祇有一點的徵兆，我記得這班青年人怎樣地穿起顏色奪目放假時所穿的衣服，在鄉村方場內和以悅耳的風琴悠揚的聲音很快樂地跳舞。這班青年人，是從來沒有失竄

過的。人們祇須聽他們的歌聲，不特可以發現這種會令他們放縱新自由的風度，並且也會發現在培養中新世界的精神。

有時有些男孩子或女孩子，由奮鬥中浮露出像很明顯一線的曙光，這是俄羅斯前途新時期的預兆。猶記得我曾與這個新世界一位居民，在一個狂風吹蕩的山頂，在躲避風雨的小車的陰影之下，費了一個星期日整個下午談話。他是由莫斯科農業專門大學來的一位學生，是一個鄉村小童，同時也是共產黨青年組織的會員。我在共產黨青年組織的集會曾聽過他演過一回很好的講。我也曾看見他在一個炎熱收穫的日子，在束禾機旁做歷數小時的工作。我曾看見他與一班信教的學生比肩工作，雖然他的意見與他們的是相反的。在那一下午，因為我發現他在讀書，我們遂移轉方向而談論書本的學識了。他認識他的托爾斯太和土屠格涅夫 (*Turgenev*)，和現代韻文的傾向。他很聰慧地說，在這個像

俄羅新近來我所看的紛亂的時期之中，是不曾產生偉大的文學，但是在平靜的當兒，牠會不招自來的。他以個人的主張和察定，討論書本上的學識和他自己思想，他已發現一條生命的新道路和緊緊的追隨着這條路跑去。

在我們這一班學生之中，那裏還有幾位同樣的學生。遍於俄羅斯全國，其他像他們同樣的人，能辨別這種挫阻的鹵莽和普通民衆的渙散，而預防將來的退化。

在鄉村青年中，各種有組織最足令人失望的工作的狀態，在其他社會事業也是一樣，也許是缺乏適當的領袖人材。這種青年運動是新的事業。領袖自己的本身定是鄉村，或由稍大的中心點出身的，他的經驗，是由顛沛流離中得來的，與俄羅斯學習其他各種學識的步驟一樣。這種活動的價值，因為他要這樣大部份依賴着領袖的品格和本領，所以在各鄉村和各區域領袖的本領是大不相

同的。

在與城市毗連的地方，雖然備受城市風氣所陶冶，青年人的社會生活，仍是很簡單的。在各鄉中，我雖看見青年人於月明之夜，麩集於方庭之中，按着風琴的音調，跳古代的跳舞。在場中幾乎無論任何鄉民所和唱的歌曲，都能唱得極合音節的。處女和放蕩之士，手攜手，在陰影的地方，踱來踱去，密談細語，說了老半天的廢話。但是西方所輸入的東西，內包括最流行的跳舞術，有一次在土勒申的電影戲園內，音樂隊頗合音節的，突然起奏，傳入吾的驚愕耳鼓，隱隱約約，似辨得是：『是，我們沒有香蕉這是歐美近日最流行的歌曲』的聲浪。有人會驚奇地想，什麼會發生，若使，也許可以說，這種文明會出人意料之外的在俄羅斯鄉野的地方存在。

但是無論新鄉村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古代的生活確實已成過去的事物了。

從前吾所知道很清楚的二三個鄉村，現在我不能發現什麼醉生夢死，遲滯不前，鬍子鎖面的民衆，但是祇有一種充滿生機的活動的感覺。在鄉村活動的共產黨員，將要需用一位書記來記載他的各種開會的次數。那洛泥洞，尤其是在白天的時候，是各種活動蓬蓬勃勃的老巢。有時那裏有一種不同的感覺，謂這種是聳動人民視聽的活動。但是牠是有目的的活動，雖在愚笨的農民之中，牠也漸漸地留下牠的印象。

小而紅的校舍

現在吾們要簡簡約約地，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到再造的工具去，公共的學校，牠是受俄羅斯大多數已死的先知所忽視的，尤其是牠對於鄉村所發生的功效。讓吾們首先戰勝這種制度很明顯和傷心的缺點，這種缺點，是因國家貧困

而產生的結果。除了俄羅斯教育家之外，無人應受這種責備的。自採用新經濟政策之後，大部份的教育預算，都歸地方團體自備，無論你到什麼地方，總有人會告訴你說，地方領袖及沒有致送他們的計畫給他的上峯的機會。我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的哀域斯亞報 (*Tassia*) 內看見教育委員龍拿查斯基 (*Lannacharsky*) 的報告而發生的嚴重的批評的事實。

學校的數目，仍原少於革命之前的。學校中祇有百份之四十六已屆受教育年齡的兒童。這種教育制度的第一部份名目上，是要經過四年的歷程，但是照事實上，蘇聯邦內，各學校百份之六十四·三，祇有一個教育三年制的學校。尤有甚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祇有百份之七八的學生唸完第一歷程，照普通來講，應該有百份二十五至三十的。學生中三份之二是男孩子，在鄉村之中，男孩子和女孩子數目的相差的數目，仍原是很大的。在北高加索我

們的州中的小規模之內，我看見也有這種普通的情形。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學校內祇有百份之四十四的已屆入學年齡兒童。在馬斯洛夫皆特鄉村，在一百五十同時入學的學生之中，祇有百份之十五或二十以下的學生唸完了第三年級。其他的，其情形大概都相似，必得到出間去工作的。

自然，在這種情境之下，強迫教育是不能辦到的。在選擇學生的時候，先選擇年齡較小的，由八歲至十二歲的兒童。他們都就平常的班次上課，貧家的兒女，則給以受選擇優先權利。其解釋是這樣說，那有錢的農民，能聯合起來，去公請他們的教師。在那裏，教師實在是很難找的，是以我們現在分班級的教育，是反乎古代的制度，沒有考慮這種程序的政治學，無疑地，這種選擇最堪造就的而授與以教育的兒童，還是一個有疑問的方法。

教書，尤其是在初等教育工作的，在俄羅斯比合衆國猶甚，常被視為不祇

是一種專門的工作、在合衆國在學校教書，尤其是在農村的地方，所需求的條件極低，常被視爲想結婚必經的階級。當出席教師的會議，我常被教員年齡之大和在他們之中男子數目之多而有所感。現今凡欲領取初等教育證明書的教員，其資格應於中學畢業之後再受四年特別的課程。這種課程有時因爲教員的供給缺乏而節減，庶不致教員有供不應求之患。三州的大會，夏令的學會在內，每年舉行一次。各人都要一定出席。用這種方法，是使教員能與他們學識範圍內最近的發達，有接觸的機會。教育工作的人員，當然，像其人的工人一樣，也加入職工組合。薪金仍原是很低的，一月由十五至三十元不等。校長則有一所住宅的供給，這所住宅，常是校舍中的一間房屋。薪金平均來算，還在有技巧的工人之下。

校舍是不足應用的，自革命以來，建築了些各種各式細小的房屋。鄉中私

有的房屋，暫充教員或改建而供學校的需要。這種爲權宜之計的地方，與各農民的房屋一樣，天花板極低，甚少有適當的光線和充份的空氣。我所看見的從前的校舍，普通都有完美的計畫，至少有二間講堂和一所教員長的住宅。在好些的鄉間，我曾看見這種以供兩班學生輪流使用的校舍，雖在校中祇有小部份的學生的時候，其情形也是一樣的。在地方惟一的缺乏未解決之前，將來應建築許多的校舍，以收容鄉中全體的兒童。

用客觀的態度考察一下，俄羅斯的教育現象，是毫無生氣的。在不可想像的貧困，教師的忠誠，教授理想完全的變更的表面，其所成就的，究竟是什麼！這是其他和一種驚心動魄的現象。我記得我們在四年前，在薩麻拉郡，紙和鉛筆，在學校間是一種奢侈品。甚至於連粉筆也無從購買的，在有些的地方，用一口釘在一塊木板上書寫，是學生所僅能得到最好的紙筆。有一小塊地方未

曾用過碎片的紙張，被人視爲珍寶。學校的書籍，也同樣的希罕。當時一線的希望，就是教師們的忍耐和機智，他們在饑荒和貧困之中，茹苦含辛，不間斷地去散布一線的光明。

在這個全段的時期，最大的成功，就是：由初級教育至大學止，都採用和設置一種全是新奇的教育的學理和方法。斯格泥林 (Scott Nearing)，在他所著的蘇俄教育的一書內，曾將這種關於教育學事的變遷，說得非常透切。在這裏，這是可以證明的，在這幾年內，這種新教育方法，已遍布於國中的最偏僻的鄉村了。杜飛 (Dewey) 的名，是把約翰杜威 (John Dewey) 這個字母省掉了，而稱呼他的，雖是鄉中最無識的學校教師，無有不知其名的。高貴學校小心翼翼地所試行的研究和自治的方法，在國中最偏僻的地方已在實行中，且已收相當的成功。鄉村學校的兒童不再是一輛聽人指揮的自動機，像鸚鵡一般，

呆坐在一個具有像俄羅斯國中俄皇一樣的威嚴的教師和牧師之前，反覆背誦他的「I」「S」和問答教授法。在學校講堂之中，那裏有一種自覺的威嚴的感覺，這種感覺不久就會令到最小的兒童，覺得他自己本身是學習程序中的一部份一個社會民主政治的一份子。

我記得很清楚怎樣與這種相反的事實而令我有所感觸，當幾個月之前我與一位在列寧格勒郡的農民經過十六哩的路程騎馬歸家，沿途聽着他的兒童時代的故事，一二日之後，遂至他少年時代的校舍去參觀現刻的學校。這個人現刻是本郡中央委員會的一個委員，他在鄉村一個不常見的胸襟寬闊的地主爲農民而設的學校所受的所有的教育共三學期。依照他所說的，當時大部份時光，是花費在學習教堂的祈禱文和問答教授法的重要的事實。現在我所看見的學校，與以前的大有天壤之別。教師是受過普通以上的教育和極智慧的一個人

和他的妻子，他們在大饑的時候，流落鄉中，遂留店而成這社會上一份子。我知道她的丈夫，在鄉村中沒有像她這樣受人愛戴的。我的主婦告訴我，他不能忘懷他是一位大將軍的兒子。但是他的婦人，在一九二〇年，當外感風寒時疫流行的時候，獻身去看護婦，在全邑人民心坎中，曾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聲望。她去參預鄉村生活重要的位置和曾被選為蘇維埃的一員。

僥倖的很，這個鄉村能為個個已屆入學年齡的兒童，設備講堂和教師，但是因為經濟缺乏和兒童父母漠不關心的緣故，仍有一部份尚未入學讀書者。當我去參觀的時候，我看見學校正在開會。他們端坐在的書案的旁邊，兒童形狀和各種表面上的表現大半是和百年前的一般無二。所穿的是一件同樣的俄國簡單棉製的內衣，用一根細繩束住細小的腰部，靴，或是用樹皮織的長靴。小腿則用布很巧善地包裹起來。褲常是補的。那裏有一個小孩，因為內衣破爛不

堪，不好意思站起來說話。女子也穿着很簡單棉織印花的衣服，靴或長靴，有幾個甚至於穿鞋。但是教師，我有一次注意到，是祇被人稱為沙片依凡諾維奇（*Sergeivanovich*），這是彼此間稱呼的方法。演講的召集和其他請求的命令，首先通知給一位那日當值的傳達員，他是一個頭髮灰白年青的斯拉夫人。然後他到講堂裏，把這個命令提高聲調報告一回。地理的課程，就在由美洲來的參觀者之前講授，時時用地球儀和懸在壁間以應不時之需精造的半球，在第二個講堂內他的妻子正在教授更高的班級，她正在高聲唸着歷史，且加以詳細的討論，與他們常在學校的一樣。這點鐘未結束之前，她以在去年學校所收集的所印行壁間的新聞紙示我。這種東西，遍於俄國各工廠，俱樂部聯合，其實，在各種有組織的生活內，已成極普通的東西了。她是兒童發表言論的媒介，以贊成與批評反對的理由，提議與推薦的貢獻諸如此類的事體，不特影響

他們自己的本身，并且也影響於來參觀學生的父母。報紙中各種論說，由兒童自己分段加以解釋，然後把牠懸諸壁上給大家看。

在這正午休的時候，教師爲我設一個茶會。當我們正依凡而坐的時候，忽二個少年跑入室內，報告一個兒童或女子的不正當的行爲。對於這兩莊事，教師祇說，『好罷，你告訴哀文，我們以後將查察他的案件，這件事對於他也許不利的。』

當告發人既退之後，主人告訴我說，現在各種訓練的責任，都在學生他們自己手中，他們委任一個委員會，去審判和責罰，各種案件。肉體的刑罰是不準施行的。這個陸軍軍官的兒子，告訴我說，起初他對於學生自行訓練的理想，深不以爲然的，但是他的意見現在是很澈底地變成與這個新理想表示贊同不再想恢復古代的制度了。

這種教育整個的計畫，基本的觀念，是想兒童去認識他的環境，和照這樣去實行使這種經驗和調查，由家庭和鄉村漸漸地向外移至更複雜社會的結構。教師不特在學校講堂內始與他的學生相見，便是來往田間和樹林中散步，或鄉村中衛生檢查的旅行，或往鄰近有興味地方的游覽，都可看見他們常與學生在一塊的。

這是不用說的，在我的腦海之中，不能摒除關於考察俄羅斯前途的思潮，他的教育制度的政治基礎，是以共產主義為主的。在通常的鄉村學校頭四年的時候，政治的訓練，祇包括於普通研究課程之內，是不常有的。但是各本讀本或所讀的歷史，都有涉及俄羅斯新紀元的事蹟。這種新故事中的英雄，是世界革命的領袖和為革命而犧牲者，特別是俄國的。壁間高懸着馬克司和列寧半身肖像。所規定的假期，都有革命事故的。更有一層，兒童的整個觀念，自

幼就被養成視工作和工人是世界上最高的事物。商人，壟斷利益者，歷文(Nepman)，是現在政府統治下新富人的稱謂，是神怪不稽的故事中的妖魅。古辣克之於每個農家兒童，不啻是一個最壞不過的匪徒。

這種密如蛛網的鄉村學校，因受各種經濟的缺乏，仍受極大的打擊，也許是在任何工作中的經營力中有最大單一的影響，關係於俄國將來。政府當局深知學校對這種政治的重要，常常謹慎的情願選擇一位受過不良好學校教育訓練的教師，而不肯用沒有政治常識的人員。這種辦法不是說全體的教師非共產黨人則不能擔當的意思。事實上，祇有一小部份的教師，是共產黨員。但是曾引導兒童盡忠於新制度，向着新時代去走的補充的軍隊，他們雖有其他專門的職業，也要實習許多的事務。

有時當我注視一羣的兒童由學校內出來的時候，忽然間會感覺到這裏有一

代祇知道有蘇維埃政治的已屆成年的男女青年，他們都具有一種適合世界理想的新主義，盡力去達到其所希望的目的。革命的成功或失敗，畢竟是要依賴這班後起之秀，或且依賴他們的子孫。

鄉村的醫士

根據一九一二年有用的統計，全俄鄉村人口每二萬一千九百人之中，有一位有學位的醫士。各種公共衛生工作的實行，則由辛斯特馬（Gernstuo）發起之，半社會半政治的組織，則負維特的責任。由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一年，他們曾把公共的衛生費用，每年由二米零盧布加增到四十八盧布。密如蛛網有聲望的醫院，散布於國中各處，其設立的地點，大多數是位於各省的市鎮和地方的中心點，和比較小一點的鄉村。但是有一極大部份俄國的人口，雖需

要醫藥的治理，也永不輕與醫士們發生接觸。他們到費爾斯拔 (*Fel'sber*) 或比加 (*babka*) 處求助。費爾斯拔本來是由軍隊中出身的，在那裏他充當外科醫士的助手而受到他的訓練，但是辛斯特烏以後開設學校而栽培這種略識之無的庸醫，這種事實證明他在這裏所受的訓練與他在軍中所受的并不見得更有統系，於是就把他趕了出去，他的醫術充其量不過與美州州中老古式的醫士子不分伯仲。最壞，他繼續着是一個無知識的藥品施與者，因為農民的窮苦和她偶然間的效驗，這種人遂被他們視爲至寶的神醫。

比加是古代鄉村收集草木植物的婦女，在她們的歷史上有幾個時期，其聲望遍於各地，她們特別是被人找去充當接生婦。費爾斯拔訓練的地方，現在已絕跡了，但是他們仍原存在和在鄉村中繼續着成爲最大的醫藥的救濟。

在俄國醫士來源已是這樣小，在戰爭和饑荒之後，復被大疫的蹂躪，其數

更爲減少。他們似乎特別是受瘧熱病所摧殘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和其他大學中心的醫科學校，曾培養整百的新畢業生，根據專門學識的標準，其年限比較上未免太急促一點。但是鄉村仍有醫士不够分配之感，因爲無論老醫士或新畢業生，都不願意放棄城市中心點的安樂而到鄉村去度粗野的生活。其結果，有一位前幾個月曾在列寧格勒的醫院中工作的美國醫士，告訴我說，城市的醫士，已有人滿之患，他們每月以四十至五十元的薪金，去維持其生活，他們若在省份中心點的地方，其薪金應三四倍於他們所受的，他們若肯放棄城市的生計，何至於搖尾乞人的幫助呢？這是這個有閱歷的政府的一個常用的方法，把那犯政治嫌疑的醫士，驅逐到需用他們的服務的偏僻的地方。

在土爾地方的亞爾干日爾斯古州 (*Archangel'skocounty*) 有一個例子，可以舉出來說。當一九二六年，在三萬八千人口之中，我們知道有三位醫士和

五位費爾斯拔。這個州的中心點，有一所在去年內設立的很好的醫院，牠的院址，是一所從前被那俄皇統治之下的本州司令部所據占的極好的建築物。這三位醫士，都在這裏供職的，同時在這一州一個最大的市鎮，有一萬居民的鄉村，離此有十五哩遠，則完全依賴一位年老的費爾斯拔替他們治病，這個鄉村醫藥的計畫，假定是對於正式被顧的工人和農民全不收費的話，那末，欲達到這種目的，每個頗大鄉村的中心點，最低的限制度在每個市鎮中心點，都應有牠的公共衛生的病室。這種病室，大多數是設於從前農民的家內，稍加修理以應這種工作的需要。在亞爾千日爾斯古州，有五個這樣的中心點。在九至三規定的時間之內，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尤其是在墟期那一天，等候室內充滿着各種裹着細帶和受傷的病人。這最大的病室，在夏季的時候，我們發現每日就診的人，達七十人之多，在這個時期，病人如能勉強工作的話，他們仍忙碌於田畝

之間。在冬天的時候，其數目且多過一倍。對於有能力交給藥費的病人，醫院總希望他們如數照給。互助會調查貧困的情形，對於那委實不能出資的病人，藥費亦可酌免。

蘇維埃直轄農場，甚至於有雇請二個工人以上的富裕農民，全體正式被雇者的醫藥費，都由他們的雇主所代保的社會保險份內支與。內有不收費的醫藥和牙科的照料，和在患病的期內照支應得的薪金的規定。關於在亞爾干日爾斯古州美國公司所開設蘇維埃直轄農場的情形，則特聘一位美國的醫士，是以可不必依賴那已工作過度的州中的醫士代為診視，這是更令人滿意的。

州中的醫士，不特要去做病室的工作，牠們並且是衛生和學校的檢查員。依照教育部的計畫，每個學校的兒童，每年中應受四次醫藥的查驗。因為所聘請的醫藥人員不完備，很明顯的，這種方法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有一個費爾斯

拔或醫士的鄉村，則遵例實行。

一九二六年度州中的醫藥預算，爲三萬零六百七十六盧布，在這個地方，醫士平均的薪金，約七十五盧布。他們在公餘之暇，可以私自與人看病賺錢，在小城市中，有人推想有許多好的外科醫生和醫士，用這個方法賺一大筆金錢，他們用這正式的位置做私自營利的交易。

受過訓練的看護婦，像我們在美國所想像的，在俄國簡直是沒有看見過的。在鄉村之中，所謂看護者，不過是病室或醫院內幫助醫生或費爾斯拔的傳達命令的人。牙科醫生是異常缺乏，美國人視爲比其他診治人類身體上毛病的專家更爲重要的。我們迫不得已，要到離馬斯洛夫皆特一百哩遠的城市去醫治牙病，這種奢侈用費亦很足以自雄。甚至於在列寧格勒所謂醫牙科學，是一個被人視爲城中最好的牙科醫生之一的人所開設的，然比諸美國這種科學的進

步，其優劣之分，最少廿五年落居人後了。僥倖得很，黑麵包和粗糲的糧食，使農民的牙齒，很少發生毛病。是以牙齒若偶然發生事故，費爾斯拔手中的鉗子，就是他們惟一醫治的寶貝。

嬰兒死亡率，仍原是極高的。按亞爾干日爾斯古州的紀載，謂每千中的死亡率，男嬰占一百八十六·五人，女嬰佔一百七十三人。如與合衆國的八十三·五和六十七·三的男女嬰孩的死亡率比較，真有天壤之別了。適當兒童的照料和哺養，簡直是沒有人知道的一回事。最可怪者，我們所見的許多幸而生存的兒童，仍充塞於鄉村街頭巷尾。有紗窗的房子，祇能在圖畫中看見。在每間農民的家，蒼蠅麤集，尤有甚者，飛蟲簡直已成極普通的東西了。兒童常在他們未斷乳之前，就吃食西瓜和黃瓜。餒哺兒童的牛乳的滋養料，習慣上，父母都等閒視之，這種牛乳是一種純正的罪惡，因為鄉村雜種的母牛，常患結

核症的。腥紅熱和麻疹的疫症，常時蔓延於各村，很可怕地在蹂躪一着。

總而言之，據統計上的考察，鄉村的醫藥情形，與學校的一般無二，是黑暗的現象。這種一脈相傳的愚陋和退化的遺傳，復受戰爭和飢荒所產生的窮的助長，遂使疾病和疫症在村中接踵發生。在馬斯洛夫皆特的改造農場的美國醫生，他與全區域的醫院和病室極熟識的，若有充份的醫品和器具，他們全體職負役務的效力，將兩倍於今日。較輕外科手術簡單的繃帶，常由病人自備，他們隨便就近拏一塊任何的布塊充之。這地方醫藥部，祇有普通的藥品發售，但是有許多藥品，在合衆國藥方內為每日常用的藥品，是沒法購用的，這種情形，繼續着經過這樣久的時期，鄉村中的醫生，幾乎把這種藥品的用途忘記了。

在各方的表面上，我曾看見在薩麻拉郡離火車路四十哩的醫生，甚至於在

飢荒之中，維持一所有條不紊潔淨的醫院，醫治病人輒奏奇效，藥品的供給，幾乎反不如美國澡堂內的藥品室的完備。我們美國的醫生，在去年內，常有由俄國地方醫院回國的，極驚歎州中的醫生的技能和忍耐和他們實在的學識。無或間斷的圖畫和廣告的運動，分貼於州中各公共的牆上，警告人民設法預防花柳病，天花，瘧疾，或結核症的病症。性質相同的圖畫，也示人以適當不適當的糧食和居住情形的結果。青白的圖畫，說如花柳病和白濁症的結果，而防止大多數血氣未定的人踏入歧途。聚集兒童的母親，演講照料兒童的法子。畫着一排列隊而行的嬰兒，擎着旗幟，要求有牛乳，清潔的空氣，足量的衣服和日光引人注意的廣告，在合作社，火車站，或人民聚集的地方貼着。兒童在學校內，則教以康健和衛生的法則。去年夏天，在我們州中的市場，有婦女會社誠懇的工人，在他們的草棚內，討論同樣的題目。

不假的，有許多這種的題目，原是在學校討論的。在醫院之中，仍可發現成羣成陣的蒼蠅。雖挂着一張描寫腸熱症的蒼蠅的可怕的圖畫。但是根據心理作用的廣告，若使是沒有錯的，這種運動，最後一定會收效的。若給以良好的機會，在未來的幾年中，這個原本富有的國家，會脫離貧窮的擔負。這裏還可使許多已經籌劃得盡善盡美的計畫發生效果極大的可能。曾劃為瘧疾區域低濕的地方，設法疏通積水，使成富饒生產的地方。醫院能有完美的設備。醫生也可有較高的薪水。同時醫藥教育的標準也提高起來，並鄉村地方良好醫生的數目，也逐漸加增起來了。

第九章 斯麥加 (Smichka)

照字面來說，麥斯加是含有『樞紐』或『束縛』的意思，是一種橫樑，用爲蓋建房屋的。這個名詞，在今日的俄國，是很普遍的應用於鄉村和城市之間，而尋求彼此間的諒解和合作。但牠的含義，不限於合作的。牠的慾望，是真正的聯合，使成一個密切的經濟和社會的個體。就政治方面來說，這種辦法，是現下在黨的政策上，占有有極重要的位置的理想中之一。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十五次黨大會議決案的撮要宣稱：

『各種農業的處置，應由再行鞏固工會與農民基本的民衆——貧窮和中等

的農民——上着手。』

城市和鄉村，彼此間經濟的互相倚賴，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不待辯白而自明的真理。俄國在前十年的時候，曾為環境所迫而有加重征收農民的行為，其關係是單方面的，最少，這已成為極痛苦明顯的事實。農民目擊他的米穀被徵發以餵養城市的人民，同時復不給以一點的代價。雖在晚近和安靜的時候，據我們所見的，最多不過由城市為他們運一點質劣而價昂的貨物。同時，若使他參看他們鄰近的城市，其所見的工人有更好的衣飾，更好的居處，有美麗俱樂部

樂部的供給，總而言之，在表面上，都比鄉民勝過萬倍的。

在第二方面，在大戰前二十年，是國家的歷史上所僅有的城市人口極沉重的加增，其結果，城市對於鄉村仍原有極清晰的記憶。鄉村，確確鑿鑿，仍原是鄉村的地方。還有一點，在這幾年之中，工人和他的鄉村之間，仍有一種真

正的接觸。我曾參觀莫斯科不遠的工業區域的工廠，因牠位置於州中，遂使工人與農民有更換他們職業的可能。那裏有幾十個環繞列寧格勒而居的鄉村，其距離約在五十哩以內或在五十哩以上，有無人居住農民的茅屋，他們的主人已入城工作，但是在每年的夏天，他們或是回家或接他們的眷屬到城裏居住。我已經指出當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冬天，在列寧格勒已經註冊的失業工人之中的一大部份的農民。鄉中的表兄弟姊妹，常去拜會他們在城市中居住的親戚。每輛地方的火車，滔滔不絕的運載許多穿羊皮大衣和絨絨織的靴的鄉民到城中去。公共的市場，爲繼續鄉村交易的風俗起見，開設一所直接與生產的農民交易的地方。各種這類的組織，阻礙倫敦或巴黎城市無產階級的發達，甚至於像紐約這樣成立未久的城市，住在市內歷幾代之久的人民，對於牛乳和麪包的來源，簡直是一種神秘的事體。我曾看見餵養於列寧格勒的繁華的地方的

母牛和母羊各一，在其主婦之旁，不受騷擾的在城中最大的通衢走動。

雖然，斯麥加問題的存在，是和與鄉村繼續不斷的工業化同發達的。採取有條不紊的步驟，以促其實現。

每份雜誌和報紙，每張可以引人注意的廣告，開始用文字或圖畫細論這種結合的需要。以合作運動，爲促成牠實現的一個教育和實用的大方法。在農民的日曆的封面，用很鮮麗的顏色，繪着一個農民，手中有一束稻草坐在近機器之旁的長椅上，在牠中間及下面繪着列寧的墳墓。合作社的廣告繪着農民以大車把農夫的出產品輸運入城，回家的時候，則滿載製造的貨物到鄉間的合作社去。在各郡的會議內，都有滿身塵污真正農天的代表。當蘇聯在莫斯科聚會的時候，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他們的議會之中，有由這個遼闊的國家各處來的真正的農民。這班代表，自然不大參加這種團體的複雜經濟審察的活

動，但是他們把農民的願望和盤托出，這種供獻，深受人們的注意，遂成許多重要議決案的根據。

這種代表，是不出頭而在旁指揮的人物。約在革命第九週慶祝紀念日的時候，我遇着一位列寧格勒郡中央委員會的農民會員，相逢的地點是在斯模尼研究院 (*Smolny Institute*) 的農夫議院他的房中。在我們的談話之中，這位有毅力和頭腦新穎年青的農夫議院的主人，向一位蓄着濃密黑鬚子的代表，問他爲什麼不把他的鬚子剃掉。

「好罷」，哀文吉必湯日說，「我對於這個問題也會考慮過。但是我想這種舉動，對於蘇維埃是沒有利益的。若使有人來參加我們的聚會，若不見有鬚子的人生生活，他們就會發問說，「你們的農民份子，在什麼地方呢？」例如，就是在昨日，我被派到各郎斯特去對那裏的水手的兒童演講。在我演講已畢

之後，他們鼓掌的聲音竟達數分鐘之久。簡直沒有辦法停止他們。現刻他們知道我是一個真正的農民，但是若使我沒有鬍子的話，那小孩們會想我們是在欺騙他們。是以我不把我的鬍子剃掉。』

一二日之後，我去參加革命公共的大慶祝，去看列寧格勒市民，擎着隨風招展的旗幟並奏起音樂，列隊在各街道上巡行到底是怎樣的。我僥倖得到一張參觀的入場券，是以得站在冬宮 (Winter Palace) 的前面。列隊而行的各工廠的代表和全城中各項的組織，在彼得的低濕的城中，熙來攘往，如火如荼，他們高呼恭賀城市蘇維埃主席的口號，或高呼他的列寧政黨萬歲！』或『依照列寧的方法而統一共產黨萬歲！』的各種的提議。當時我看見在我的旁邊，有一樁有趣味的口號。有一位站在前列鬍子灰白的農民，以正式閱操者的資格，很自信和活潑地，對着巡行者舉起他的帽子高呼，『鄉村與城之間的斯麥加萬

藏！』『農工聯合萬歲！』巡行者幾乎不約而同發出一個如雷的呼聲，以示恭賀的意思。

除了城市，與鄉村這各種多少是天然和偶然的提議之外，還有二種有組織促成這種的結合的運動，應加以注意。此中頭一個的組織，是叫做『聯合城市與鄉村工人的會社』，簡而言之，就是斯麥加。這種自由意志的組織，是在一九二三年，在列寧格勒城中工廠區域中的一個區域有一小班六十八的工人所創始的，後漸傳布於國中各工業中心點，會員的數目竟達一百萬人。

列寧格勒會社的會員，已達三十五萬四千零九十五人，在城市中各工廠，有地方的團體的組織。除卻由牠的每年一盧布的會費的收入之外，這個組織有特別的音樂會，開演二三次的電影，和其他各種的方法以加增其收入。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收入的總數是二十五萬二千一百二十三盧布。這種會社的活動，

起初採取攜帶戲班到鄉村去參觀的形式，採用鄉村與工廠毗連的計畫，和諸如此類的工作，在去年之間，曾決定去做借款給鄉中各種合作的組織和供養看護婦，醫生，亞金郎，和其他鄉村社會工作人員的各種更實際的事務。

列寧格勒週年的報告，其格式與新俄羅斯最進步的鄉村的各種社會和經濟活動的章程相像。幫助書報室和圖書館的成立。在大放假，選舉，和特別的運動的時候，則派出演講員去幫助地方的領袖。在去年曾放款借給消費和農民合作社。並借馬匹和機械犁給鄉村的集會社。在西北部的各郡，雇請六位亞金郎以幫助那裏一帶的居民。在國中各處，都派有獸醫。遍於西北的各鄉村，會社幫助牠們去組織磨麵廠，打鐵店，和鍊鋼處。除卻這組織本身的行政人員外，還雇有三百位受領薪金的工作人員，內包括婦女部的組織者，亞金郎，醫生，和產科醫生。

他如勸導工人到鄉間去消度他們的假期，舉行教導和特別聚會而指導到鄉間一星期或一個月的人應怎樣去增進這兩個團體的友誼。在一九二五年，在假期中約有三萬的工人，在他們離開城市之前，由列寧勒格去參加這種聚會。因為地方鄉村聚會的結果，這種休假的人，著作了幾千首的文字作品，普通都是傳播合作福音的作品。不止如此，他們由鄉村帶回幾千的關於他們在鄉村所見聞的報告，給他們的在城市同伴的工人。回鄉度夏的城市中的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學生，在小工廠中心點，被指定以實際的工作和一定工作的程序，內包括參加地方和社會活動的計畫。

於是我們所有的，又是「到鄉間去」從前革命的理想。這一次是工人向農民去說他們會了解的話，不是像從前學生團體對他們所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和社會革命這種渺茫含有詩意的話。不止如此，城市是在運送給鄉村以所需要的

和所羨慕的物質的幫助。

其他我覺得是新奇和與這種「向鄉村去」的程序中最有興味的狀態，是叫做「洞克勒斯忒寧拿」(Domkrestyanina)，或「農民議會」的設立。我頭一次在柏得高斯克(Pyatigorsk)認識這種奇特的中心點的一個，柏得高斯克是在高加索的土爾地方的都會。那裏這座門前橫挂着一面大招牌的建築，很適宜地位置於市場的方場中，每星期，尤其是在星期一，這最大的墟期，有幾百的農夫光顧。在這座屋內，鄉人可得一張乾淨整白的睡牀，其代價一晚不過二角。母親可以隨便留下她的嬰孩，使乳母代為看顧，當她去各處購買物件的時候。有一位當值的亞金郎，教導栽種新禾麥的方法，或去分析已在大麥或小麥或馬鈴薯發現的病狀。就近有一位醫生和一位獸醫以醫治人和獸類的病症。備置一位律師，以利尋求法律教導的人民。在同一的築建之中，有一所以供公用

很刺目而乾潔的飯廳，是爲農民之用而設的。對於真正的農民，除卻收納很少的宿費之外，其餘此中各種的事物，絕對不收費用。

這個柏得高斯克議會，也置備農人閒暇的娛樂，當他們偶然間在一個晚上光臨。有一所有一位年青的婦人招待的設備完美的書報室，內充滿了各種能引起普通農民興趣的雜誌和報紙。對於不識字的農民，則規定一個時間用德文或俄文朗誦各種的報章雜誌——因爲在鄰近的地方有許多德意志的殖民。這個房間，也用爲小規模討論中心點，預備一班受過訓練的人民，在公共討論之中，去提出一個問題或批評，特別是被人視爲特別寶貴或有興趣的無論任何的題目。在議會內的小戲園，也規定下有一個正式的報告和演講，這所小戲園偶然間是我在俄國所看的一所牠的種類中最精緻的小會堂。這指導員很驕誇地告訴我，說那地方政府的各種職員，是要應農民之命來報告，問問題，或講演，當

農民議會召請他的時候，他一定要應允這種服務的請求。有一所富於吸引力和正在擴充中的農業博物館，占據了一個最大的房間。

那裏當然有一個列寧圖書室，一所懸滿紅帷的房間，很嚴肅地挂着列寧的半身相片，和牆上這個大領袖的格言，當我頭一次進去這間房間內的時候，我不期而然的脫去我的帽子。由這個中心點發出政治的宣傳，這種宣傳在全俄已成每個社會工作程序的一部份。

在市場附近的地方，同樣地，站着因事來城的鄉人的朋友和城市中的親戚。哀溫可以很自信地把他的馬車駛入天井內，解下他的馬和查看他所有的貨物，喝一杯茶，和在一個安穩舒服的地方睡他一覺，各種的費用不過幾古必而已——人人都像飽受教育一般。

在列寧格勒，這洞克勒斯忒寧拿，是寓住於這個著名的斯摸尼研究院，那

真是十月革命的誕生地。並是現刻列寧格勒郡的政府所在地。這個城市的中
中心點，與莫斯科的中央議會一樣，在鄉村中和在火車道上，有各種的報紙，
和口頭上的宣傳，和遍貼着廣告的招貼。我所查考一九二六年仲夏區域的紀
載，內詳說對於游客曾與以各種的幫助，或回答他們由俄國西北一帶的八郡所
寄來的書信上的詢問。有二三位律師和一位亞金耶，每日都在場答覆詢問這個
行政中心點的各種問題。

同一夏天區域的報告，內開列一張演講，報告，用無線電傳達音樂，電
影，和游覽各博物院和列寧格勒城的表。但是這個議會所辦的最大的實際的工
作，也許是為各個的農民和來城的代表設備住宿的便利。這宿舍可住得下六百
人，內包括三十間從前用為會內的嫺靜的少女練習鋼琴的小房。在我所查這
三個月中的他們的記錄——在這中夏的幾個月，農夫是很少離開他們的家庭的——

約有六千的農民利用這種住宿的地方。

當這種風起雲湧的時候，雖然在較小的城市和省份的市鎮，都開設這種友誼和有益的地方。幾個月之前，我到一個離列寧格勒約七八十哩這種的鄉村，爲客於一個農民的家裏。他的妻子在我們的火車終點的一個有三萬人口的小省份城市的洞克勒斯忒寧守候他。在市場的方場之內，我們走進這個議會裏去，我們由一個寒冷細雨的天氣走進一間暖室，在我們未曾出發走我們的坐火車歸家的長途，我們在那裏花了幾個古必的代價，換得茶和麵包和臘腸以果腹。當我回去列寧格勒的時候，這次又是我們由鄉村到城市的換車的車站。當我下車入市鎮的時候，我找一個地方查點我的行李。以後我就到詢問處去，以期搜集更多的材料，但是這位當值的青年的亞金郎，忙個不了答覆這一班站成一行在守候着的農民的問題，他連飯也沒有工夫吃，雖有人來叫他去。我於是

離開這個地方，腦中有這個地方事實上是極盡責的的印象，這個統計，是我所有的統計中具有同等價值的數目。

農業委員斯米腦夫 (*Smirnov*) 氏也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哀城 斯亞報 (*Ivestia*) 評論這種設立超凡的發長。頭一個農民議會，是在一九二八年成立的，但是在成立後不順利的幾年中，這種運動的發長漸趨沉寂。在一九二三年，在俄羅斯本部，祇有五十七所的農民會議。由這個時候以降而至今日，祇在俄羅斯本部，這種議會的數目，狠迅速地加增到三百五十三所。中央議院是在莫斯科。自主共和國中的七個首都，四十三郡和區域，二百零二省，和一百個州都有牠的設立。這個委員指出那運動的發長，是由下而上的重要的事實。這就是說這運動是由比較小的城市中心點所發起的，所以能够表明這種運動真正的職務和需要。

若祇以數目的表現言之，單就俄羅斯而言，這些中心點的成就，是足使人驚愕不置的。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有三百七十萬以上的農民，在這寄宿舍內寄宿。有一百萬以上的農民，出席演講，報告，和討論會。有一百五十萬人，利用這個圖書館。這是堪以注意的，所答覆的幾百萬中之一半以上的問題，都是關於土地和森林法律的問題。這種數目，是祇根據比較大的中心點的報告。

此外，這種事實其他的例子，是這種運動的起源，需要各種財源的接濟。這議院的一部份的財政，是直接由國家預算接濟的，其他一部份由農業部接濟的，一小部份由教育部接濟的，和又其他一部份由合作社擔任。這農業委員，在建議要集中這整個的運動，定下更明確的計畫，和把牠置諸他自己的農業部普通指導之下。無論這個運動是怎樣有更嚴密組織的形式，牠將繼續着占據一

個甚重要的位置，而固結城市和鄉村間的關係，因為牠是站在農民的實際和切膚的需要而成立的。

雖然有這種運動，但農民那方面在對於城市的狐疑和厭惡的最大的理由，大半是仍原存在的。這就是他的出產品的價格和他所需要的製造品的價格殊懸太甚。這一點鄉村工業機關，在設法去減低牠的貨物的價格，甚至於反對黨的決議和訓令。演說員，雜誌，報紙，和月份牌，煞費苦心去對農民解釋何以要貶抑農民的利益，而給與工業以崛起的機會的需要，和何以農民不能再求精進若沒有工業供給他以工具和器械的幫助。是以領袖們說，工業和農業一定要一齊同起的。他們指出，城市和鄉村無論如何解釋是彼此互相依賴的。

於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偶然間和根據有精密組織的方法，城市轉向鄉村懇求彼此間的合作。牠的辯護是：欲求實際經濟和教育的進步，必賴鄰里和兄

弟間開誠布公真正的合作。有人若考察這種提議，會感覺着由馬斯洛夫皆特到在列寧格勒，雖仍是相離極遠，但那裏已有真正人民精神的結合，最後可以獲得世界其他各國所沒有的斯麥加的成功。

第十章 結論

這本小書，是我們實地考察的事實，不敢加以個人的意見。這種事實，不是去宣露農業的樂境。此中有許多的現象，是蘇維埃政府的領袖，在計畫建國新蘇聯共和國時，所急待解決惟一疑難的事業。但是由這種現象公正的考察，有一個結論是不待辯而自明的。這就是最近自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三年來，各部均關懷鄉村的事業。平心而論，這種情境可以說已達於無可再低的生活限度，那裏一定要從事改善，否則非完全崩解不止。雖然經過戰爭，革命，饑荒，和瘟疫各種的災禍，使這個不幸的國家，浸入不可超拔的深淵，她仍原受

四面八方世界仇敵的仇視。更進一步，還有許多的國內暗伏的反對者的障礙，他們在幾年之中，很不耐煩的等候目下的政府的傾覆，但她仍力謀改善和完成了許多真正的進步，這種事實的存在，實足令人驚愕不置的。

第一步，去批評農民所得的幾樁利益，我們應記憶那革命所曾獲給他的土地，他常視為權利上應屬於他的。蘇維埃十年的試驗，發覺他是比從前更有恆心地耕種這種產業。除非有第二次比較更充分的力量，才可由他收回這種的土地。將來採用那一種土地分配的形式，是不能預料的。這裏有兩種的傾向，很明顯的已在推行中了，一種聯合從前多田制的不相連屬的土地，使成更大和更利便家庭單位的運動，和由在各種公營耕種形式的農業領袖那方面盡力提倡之。這種土地法律原理，直認各種土地應歸國有的。但是，由重新分配而成更大的個人的土地的慢慢推行，和工作的牲口逐漸增加到原有的數目，個人

的耕種遂不致於停滯了。那私有的意義，也許會使土地分配的手續簡單多了。一個社會開拓土地的經濟上優越的計畫，足以對消這種傾向的原因，這是一個目擊的證據。這整個公營運動搜尋這種證據而構成一個現在世界各處所試行最有興味的農業試驗。

同時，以個人低微的氣力，十八中祇有一匹的牲口，和細微的資本，這頑固的農民，在大旱，蝗荒，和發售價格低落之中，繼續着播種和收穫。革命後第十年，每畝的生產率已升至約與戰前的生產率一樣。農業的情形已將改變，最後，由改造的時期而入於擴充和改善的時期了。

在這第二步的時期裏，有好些從前專制統治時期所遺留下的障礙的存在而阻礙進步的發展。不均平的人口，應要設法移植。應採用現代的習慣而替代古代耕種的方法。機械應由自己製造和由外洋輸運入口。但是最壞不過的，是不

可摸覺的習俗的重壓，像一塊鐵餅一般，縛在農民腳上。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和一種沒有進取心的精神（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仍原像一個灰色的鬼怪，緊緊的騎在他的背脊之上。

在第二方面，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政府的各局部，最少已積極着手研究了。試驗的失敗已經幾十次了，是可以實行的時期，還要等更進步的探討。適當禾麥輪種的方法，已風行各地。耕種的機械化，尤其是機械犁的採用，已曾很有魔力地浸潤於農民的腦海。種植以供製造的專門穀實，已很成功地推種。牲口的繁殖，已在亟待改善的時期中了。國家仍原是貧窮不堪。各種的預算，農業的也在內，很可悲的確確實實是不敷應用的。但是這個弱點，是可以繼續不斷的健全改良的生產方法而醫治之，這種方法在各方面都已在進行之中。總而言之，我相信得過，沒有一個頭腦清醒的觀察家，能避免下這個專門上和生

產上俄國的農業是蒸蒸日上

的結論。

當我們說到農民的身上去，我常常會記起去年在饑荒之中，在薩麻拉郡的一個鄉村的經驗。這鄉中富有毅力的共產黨青年，在戲園舉行一個關於宗教的辯論。時間是定為五句鐘舉行的。因為我們知道本地的風俗，我的伴侶與我約六點始到。戲園已擠上約五百的聽眾，還有同樣數目的聽眾，在仲冬的雪地，站在外邊沒法進去。我以為這班人一定是非常沒有秩序的，但我們看見一個極有秩序的討論。在講台上有一位正教的牧師，一位浸信會的傳道師，和二三無神論的黨員。謨罕默德教的牧師也在被請之列，但他們因事不能到會。主席為地方蘇維埃的會長，他請聽眾為衛生的緣故應該停止吃煙。聽眾遵命停止吃煙，但是講台上的講員，仍繼續着狂吃他們的煙捲。有人在禮堂中大呼說『這就是你們耶教給我們的平等麼，是不是？』衆人亦隨聲附和。演員很忸怩的把

他們的香煙棄諸地上，以足滅之，這個會遂繼續下去。

這牧師在一小時內，把基督教的歷史演說一遍，真不愧是一個誠懇的提綱挈領者。那裏有一陣鼓掌的聲音。有人提出問題，和聽衆中有人給一個五分鐘的演講。各事都極有秩序的。跟着便有無神論者的駁辯和批評。經過三點鐘之後，那農民仍精神奕奕和聚精會神地坐在那裏。我們在九句鐘時就回去，但是這個辯論仍繼續進行一直到夜半，遂祇得宣告停止以待他日繼續討論，這不是因為聽衆已精神疲乏或這個問題已下了結論的緣故。我的同伴是一位有學識又純正的婦人，她在革命以前，曾在彼得堡住過的。她的丈夫從前是一位聲名隆重的律師，在革命爆發的時候，他逃避到城市去，以後他加入黨派，在那裏他被捕遇害。當我們步行回家的時候，她對我說：

「無論如何，我們總會描想到多數黨上面去，農民實已發生過有些的事故

了。在我的生活過程之中，我已把牠看得清清楚楚，從前我沒有看見與此相像的事故。從前他們是蠢如牛馬的。這裏我們已看見一大羣的農民，很有興趣地危坐經數小時之久，爲的是去聽這種關於學識的討論。對的，他們已受過新的事情所冶陶了。』

確實的，在農民中已發生有些新的事故了。牠不是一個大民衆的運動，也不是文化的革命。若可用一個生理的模樣簡簡單單的去解釋心理的作用，那麼，牠就像對於從前無知和無可無不可的石柱，下一種粹然的挫折和擊碎的舉動。這種打擊，震動全體的民衆，但是就其普通外狀觀之，是仍沒有更改的。這落於基礎周圍如散沙一般的碎片，仍需集合之團結之使之聯合起來而成一個新的結構。社會的制度更變了，但是非常的遲慢。

不久之前，有一個久居美洲的俄羅斯人，在美洲居住了四十年之久，當他

回到他的鄉井之邦的時候，他寫信回家給他的姊妹說：

『今日我看見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在這裏克蘭林 (Kremlin) 的陰影的地方，我看見穿起女裙，鄉村的斗蓬，和手中與從前一樣的老婦人在神前行禮拜禮，這種禮節，與四十年前我在克夫所見她們在又一個神前所行的是一樣的。』

這個人的共產精神因之大受打擊，當他發現俄羅斯沒曾向前進取，像他希望中的這樣快。他要花幾個月的時間，去找出真正進步的有希望的徵兆。但去三誦伽利略 (Galileo) 的「牠會動」一語便夠了。在這種愚蠢的農民之中，那裏是一種新鮮的好奇心，因幼稚欲玩弄新的玩具而引起的好奇心，遂使許多的機械犁被其毀壞而棄諸路傍，但是這種舉動會創造新的頭腦。

在政治這方面，我深信農民是更活動和靈巧的參加他的鄉村地方政府的爭

務。像我所指出的一樣，這共產黨領袖，盡他們的能力，去增加這種參與政治的舉動，尤其是在貧苦的農民之中着力。這種對於他自己政務的熱忱，無論若何，都不能使農民跳出無產階級的範圍。他仍是一個農夫，具有世界農夫天然個人的見解。至今，這是一種個人主義被一種鄉村農業共產會幾百年社會共同一致的特異經驗限制。除此之外，這鄉中的集中社會構成的地理，與某種集產主義以進行的動機。在最近黨內爭執時期多數所決議的議案，這共產黨人會接收這幾百萬的有小財產的人阻撓社會進行的挑戰。這是他們所想的，不是把他們移居城市使與無產階級者融合而成一體，像有人提議的一樣，但是用鄉村合作社，公營農業，和比較遲慢教育的方法而促成之。

更確定的說，農民對於共產黨人持什麼態度？我在這本書內的一處曾說過，他們最愛戴這種不太干涉他的行動的政府。他們對於國家行政機關的普通

態度，是可以分爲持着漠不關心的態度和對於各種政府都持着一種遺傳下來不信任的態度。欲銷滅這種漠不關心的隔膜，只蘇維埃政府盡力使地方政府行政機關組織更爲簡單，和實實在在與鄉村每日生活接近，以期消除這種隔膜。

那裏有怨恨之聲。那裏有表示不滿的傾向。我曾聽見一個燥暴青年的鐵匠，在一羣收割工人的當中，大聲疾呼，謂有第二次革命的需要。但是沒有一件事比這幅畫着一小羣巴黎移民在宮庭內嬉戲，和有幾位皇子很留意地看着這幾百萬的農民，引領而待皇家的解放者，把他們由可懼的多數黨治下救出的畫更荒謬。若使那裏有令人不滿之處，這是一個極正當的希望，去剷除這個鄉村的小暴君，因爲這小暴君自己本身是趾高氣揚的農民，所以更常成爲衆矢之的。對於秘密派遣到鄉村的領袖，他們也常直言無忌的深恨痛嫉之。但是這種現象，是新利益的呼聲，這實是受人鼓勵的，不是根本不滿意現在的制度。農

民會擊一根槍去恢復僻處邊界的羅馬諾夫(Romanoff)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這是值得去再提起的，鄉村在政府中所享的權利，不但祇有在選舉時，或在更高級的蘇維埃，有派代表的權利。政府整個的政策，是常受大家多少沒有聯絡的影響，但是雖然了解了農民的希望，大概因為他在這個天然農業國家的經濟上，仍占有一個位置，這種事實，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視的。無論如何，農業的生產，是一定要提高的。是以土地的租賃和農場勞働的雇請，直接與共產黨土地常法的根本理論是相反的。其結果，在這個時期之內，也許在將來的長久時間內，鄉村被人斷定是一個在這個大輾軋的機器——蘇維埃國家——的重要的權衡的輪子。非常守舊，浸染於幾世紀以來的傳統思想和習俗，和與天然的初步過程相接近，雖經過俄皇戰爭，和革命時期，這農民預算，依賴着天時的收穫上帝所給與他的農業品。政府和在農業曾試行過許多的試驗。他搖他的頭，

聳他的肩，沒有方法祇有守候着再說。

四年前，在我頭一次離開俄羅斯所感覺着的感想，曾因二年來所增加的經驗而深有所動。我的感想是：我對於無論任何的運動，這種運動擔任去改造這幾百萬深感各種的不足和受中古時代的制度習俗傳統思想所包圍的農民，使成一個近代自治的國家，都有一種深刻的同情心。若使政府去做這種事業，是要費雙倍的氣力，因為牠需要彼此間充分的忠實和合作——一種社會主義的共和。

上面的結論，我將把牠叫做化學室內所得到的結果。但是沒有人會親切地了解農民的情況，將會使他發生一種不可磨滅和真確的印象和感想。在反面言之，我自己的經驗，有許多次曾使我與胸懷狹窄的地方官吏發生這種的衝突。在這個時候，我將與一個美國人表示贊同，他本身是一個共產黨人，曾在俄羅斯的鄉村中工作過好些時候。我問他對於地方官吏階級的印象如何，他似身歷

不良的待遇很情感的答我說，『上帝乎！我將得之而甘心。』

也沒有什麼美國的工作知道他們更親切一點，若使恕過我，我不能把這種不可磨滅的感想祕而不言，與我們的標準比較，這農民是懶惰一點。同時，他做事是太遲慢和遲疑不決。我會親見美國人與他們一塊做工，他們遲遲不前，像叫他們去受死刑一樣神氣。平常的農民，也不期而然地和不懷惡意的像一隻烏雀一樣，捨起不是他自己的遺失的東西。這不過是幾千中的幾樁小事，可用以描寫鄉村的情形。

我記起在的威爾郡 (*Tver Gubernia*) 的森林中有一塊開墾之地，有一小羣農業共產會員，很謙恭的招待我們，和很驕傲地指示給我們看，在他們的農業共產會之內，因受他們的政府所成就的實惠，人人都相愛如兄弟的情形之後，他們出來，至他們居留地的邊界，揮搖他們的手巾和帽子而歡送我們。或

者我的頭腦向南聯想到一排乾潔的茅屋，在這裏公營社的社員，叫做「共產主義的曙光」的集居之所。他們的二輛機械犁，在高原之處日夜工作，營營作響，似乎是在發出一種新理想中的農業和社會生活的聲調。我發現我自己是再被擠在我們鄉村中辦理完善和生意興旺的合作社的帳台之前。我聽見女孩子在葡萄園內唱歌。我看見幾哩連綿不絕歐亞東南的草原，是尙待人耕種的。我竟日乘馬，馳聘於鐵路兩旁的麥田，還有許多地方是仍未開墾的。不知如何我始能把將來的情形描寫出來。

或者時過境遷，我發現我自己由一間房子的上而在窺看裏面充滿着農民，在半明不滅的煤油燈光之下，祇能看得一個半清楚，這個煤油燈是由家裏擎來的，和挂在一所離火車路五十里的鄉村大禮堂牆上的架上。一個表號，我想，這半明不滅的燈光把黑暗驅滅了，像這班「不見天日的人民」，聽他們領袖能

感動人心的演說辭，告訴他們以革命的意義。另外，我看見麻布的帳幕，用戲台上的機關把牠收攏起來，表現鄉村藝術已有相當的把握和了解。

我又記起與哀溫加必堂亦士同旅行於湖邊的事來，他是管理蜜蜂的農民和不是郡中中央委員會的黨員。我與他的家人，端坐着享受我們的大餐，我與他們分食，因他以賓客之禮待我，我的主人，他的妻子，和吉弟，他的女公子，則不分食。在吃過飯和端上一盞小燈之後，我的友人把他的眼鏡帶上，把報紙拏出來。一位鄰人進來談天和查詢各種的新聞。他特別想知道呂可佛 (Rikow) 有發表什麼意見。

哀溫一生祇受過二個半的冬天的學校教育，但是吉弟，現已十八歲了，已在中學唸書了。她會唸過法文和德文。第二日早晨，我看見她掃在她的強壯的肩頭之上，挑起兩個水桶到山下的小溪中去取水。她做完了她的家務之後，她

脫去她的皮靴和粗的工作衣服，換上一雙法國高跟的皮鞋和一套時式的外衫，到學校的爲鄰近五六郡的鄉村而設的小赤化書籍圖書館去當圖書館管理員。

在第二日，我在窗口瞭望，我看見鄰近鄉村的兒童，穿一雙暖鞋，歡天喜地的，由小巷內經過泥濘的地方和冒着小雨上學校去。我知道他們在那裏所學的功課，從前無論任何俄羅斯的兒童，是沒有學過的，在公共學校的兒童，也是沒有唸過的。介紹許多新的英雄給他們認識，創立下新的理想，解釋明白誰是新的敵人。我猛憶起這個新鄉村是屬於這班的男女孩子，祇有他們能割斷從前的縛束而得獲一種新的知識的容納，將能建大功業，睥睨一世。

諸如此類的事情，若再詳細分析之，照我看起來，今日的俄羅斯的鄉村，外表上，多位置於她的平原的泥濘的河邊，或深藏於四時常綠的森林之中，但是，此外，還有開會，講堂，學校，社會和經濟的試驗的各種熱烈的活動。這

種勢力，在找尋無知識和不關心的牆垣的隙間，而加以攻擊，這兩種弱點，在鄉民中，不特已經養成，并且實實在在已在這種東西所由來的過去的幾世紀中，在鄉村已培植得根深蒂固。那種獻身去包圍這種罪惡的人，比較上盡力與敵人戰鬥的，和不容易被人探獲的，比那種反對這種事業而被革命召他們去打仗。勝利不會在明日或明年能實現的。但是情勢已變更了。各種勢力已在活動中，成功時期可以世代來量度之，將會產生一種新鄉村。這種新的社會構造的準確的形式是什麼樣，沒有人能知道的。我們不過在那裏和這裏略略表示而已。但是這舊的鄉村，無論怎樣慢，我們總會目擊其消滅的時候的。

蘇俄的農民生活

一九四付印
九五出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九角 郵費酌加】

KARL BORDERS 著

盧 逢 清 譯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分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售 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武昌 太平洋書店
南京 南京書店
長沙 長沙圖書局
各埠 各大書坊

俄

羅

斯

十

女

傑

上海
太平洋書行
印

李甘著

定價一元三角

本書不是怯弱的人們所能讀的，因為他們所畏懼的艱難險阻，在言俄國女兒之前是不能給她們半絲兒戰抖的。阿，她們真偉大呀！本書敘述她們的思想與經歷極其詳明，而其文筆尤為流暢無比。這不是平平常常的十篇傳記，而是一部可歌可泣極其深刻可愛的藝術作品。

蘇俄的合作社

劉侃元譯述 定價八角

本書敘述蘇俄的合作事業，極其公正而詳備。對於蘇俄施行新經濟政策及新新經濟政策前後的情形，也都有明白的解析。由此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羅志德爾式與莫斯科式的合作運動的原則之遠異點，以及前者在根本上傾向上的大起動搖與後者的勢力在各國合作運動中的日形增大的景況。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俄國研究

俄國革命運動史

山內封介著 齊仁山譯 一元七角
本書詳敘俄羅斯的解放運動，及各革命家的經歷思想。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蘇柯羅夫著 朱應會譯 一元七角
本書把俄羅斯革命的全過程敘述得十分詳盡。

革命後之俄羅斯

李待琛劉寶書合編 二元八角
本書詳述俄羅斯革命後的種種設施，及其國內最近之狀況。

蘇俄政治之現況

H. N. Brailsford著 胡慶育譯 一元
這是一部實地考察的記錄。欲知蘇俄最近之政治情形須讀此書。

蘇俄的經濟組織

厄林哈定合著 蔣國炎譯 七角
欲知蘇俄經濟組織的詳細情形，請讀此書。

蘇俄的東方政策

布施勝治著 中粟譯 一元二角
此書述明了蘇俄的東方政策，而日本人的野心也暴露出來了。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最近十年的歐洲

R. L. BUELL 著 定價二元四角
胡慶育 譯

增訂再版

本書是現代名著，對於最近十年來（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整個歐洲內各國的實際情形，敘述極詳。茲者再版出書，譯者除訂正了初版的訛誤之外，並增添了最近十年歐洲大事記及歐洲當代名人傳略等文。這確是留心國際問題者必讀之書。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歐美的本日常政

彭學沛著 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詳述法德日美英俄意等七國的政黨之歷史和現狀，而特別注意於其理論的分析。各國政治組織的特徵和政治進化的過程，更敘述得一目瞭然。內附參考書目，尤其是示讀者以作進一步之研究的門徑。凡留心國際政治情形者，尤宜手此一編。

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印行

中國最近百年史

顏昌曉 著 定價六角

欲知自鴉片戰爭至國民
革命成功，這百年間，
我國受了幾許國家破滅
種族淪亡的恐怖的震盪
與若干苦辣辛酸的外來
的侵陵的，請讀本書。
因為本書對於生於憂慮
的我國最近百年來的史
實，記載得非常詳備。

中山 出世後 中國六十年大事記

增訂再版 一元三角

半粟編著 晚近六十年間的史實，實是我國歷史上最觸目最苦痛最危險而又最有意義的一段；所以本書出世，海內風行。只因初版付印倉卒，不無遺漏，用特於再版時，廣事搜求，盡量補充。計比初版增加五十餘頁，全書達五十萬餘言；實是我國目前惟一完美的現代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經濟學史

小川市太郎著

李 詐 輝譯

全一册 定價大洋九角

本書分經濟學史爲古代，中世，近代，最近代四時期。對於前三時期的經濟學說，只以簡單的方式略述其起原演進及其

當時實際生活的相互影響等；至最近代農學派以後，則分別思想系統的派別，詳細的說了個明白。這確是目前研究經濟學的人不可不讀而又不易看到的名著。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婦女問題講話

奧人著作 高希聖郭真譯 定價一元

婦女問題不單是婦女謀脫去男子的寄生的隸屬的問題，而是一民族全人類的種之根幹問題，是和國家及人類的進化發展相關的大問題。所以在這建設時期，牠是何等值得研究而必須善為解決的一個問題啊！本書專以一般的常識和通俗為宗旨，內容極為完備，確是一部不易見到的好書。

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196B

22

